

學子文藝叢刊

卷延年斷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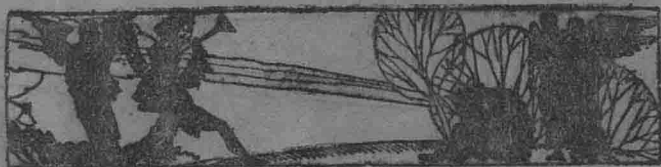
第六卷

第五集

凌善清編



上海東大書局印行



語

體

文

文化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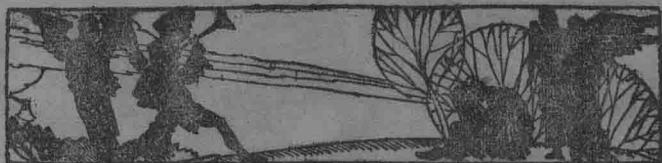
繆啓愉

依生物學者言，語言和文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特有的工具。文字更比語言要緊。人類所以能有語言文字的發生，因為初發見人類時，（後期新生代）自然環境非常惡劣，有比他們大數百倍的猛獁（Mammoth）與他們一同生存，當時人的生命，很是危險，不得不想種種方法以保全生命，所以最先發明了火和石器。這時他們已經忽然直立起來，在形式上已大不同於動物了，腦際不受血液的壓迫，愈思愈靈，腦殼擴大，同時因為不常用嘴，嘴退化，唇漸薄，發音漸漸靈便起來，語言於是發生，文字也靠了思想的努力和特有的器具——手——的合作而產生了。生物學者更說，人類自直立以後，直到現

在，智慧的範圍沒有擴大，因為他們的自然環境沒有改變。

不過，人類智慧的範圍，雖然沒有擴大，（最初用火，現在也用火；最初用針，刀，矛，現在也用針，刀，矛……）但他的內容已經由簡單而進為複雜了。（物理化學的進步）這由簡單而進為複雜的過程，也因自然環境而不同。上面講人類跳出禽獸的圈子和自然環境的關係，現在講人類跳出禽獸圈子以後與自然環境的關係。

就我國論，漢族據於中原，氣候溫和，又有三河的灌溉，所以成為農業的社會，農業社會是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的要因：這是一點。山川橫貫中央，南北交融很不容易，所以我國一切學術都可分做二派，如政治思想，（參看謝無量古代政治思想研究）倫理觀念，繪畫，（參看潘天授中國繪畫史）文字，風俗，習慣等。所以有南北二派的緣故，就是因為環境而造成特殊的性情。（參看漢書地理志和管子水地篇）大概北剛南柔，這從日常生活中可以見到。比如北方吃麥，南方吃米，麥的性質比米要硬，同是一樣絲織品，而北人喜穿



緞，南人喜穿綢，綢的性質比緞輕飄：這是二點。河套以北，打箭爐以西，地土瘠燥，山川險惡，所以人民冒險輕殘，慄悍不馴，歷代帝王，對他們時時刻刻提心弔膽，平王東遷，高宗南下，五胡元清的紛擾，都是實例。所以籌邊這件事，在歷史上是一箇極重大的問題，因此造成一種尊王攘夷，自己誇大的思想，而他方面受外族的毀壞，（如焚書燬板）停頓，（如輕儒）變形，（如由詩變爲詞，由詞變爲曲）也不少：這是三點。又有黃河的潰決的禍患，乃使漢族南遷，或者因此造成學術上一種輕忽苟全的思想，也未可知。（江浙一帶人民的輕忽苟安，於日常生活中表現得更清楚，這我承認是地理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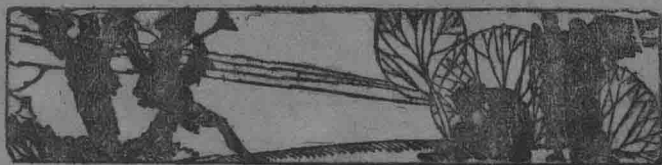
拿各國來比較，希臘也有南北二派的不同。簡單的說：斯巴達是有強大的陸軍的軍國；實行以國王爲中心的貴族寡頭政治，所以人民較無自由；富有質樸剛健的土風。雅典是有優良的海軍的貿易國；實行市民平等的共和政治，自由之風極盛，故能發達美麗優美的希臘文明。（參看世界史綱）這都是雅典臨海，斯巴達處於內地的地理環境的不同所造成的。希臘的海軍戰

勝波斯大帝國，一時人民非常歡躍，加以雅典本來是崇尚自由平等的國家，所以一切思想哲學，工藝，美術，文學都以這地為中心，而形成西洋文化的搖籃。

布匿戰爭的結果，羅馬滅了迦太基，後來又滅希臘，敘利亞，小亞細亞，成了空前的大帝國，在這樣自然環境下，那得不產生為後世所模範的法典，而其政治自然亦不同於希臘因境內多小山而形成的 City states 了。在羅馬帝國下，根本不能產生自治政治 (Self-government) 和箇人自由 (Individual liberty) 而希臘政治的缺點，也正在因過於自由，得不到統一的組織。

埃及所以能發展其文化的特長，也是因為(1)地理位置優良，(2)氣候適宜，(3)尼羅河 (R. Nile) 定期泛濫，(4)物產豐富，種種的自然環境比他處好的緣故。(參看劉炳榮西洋文化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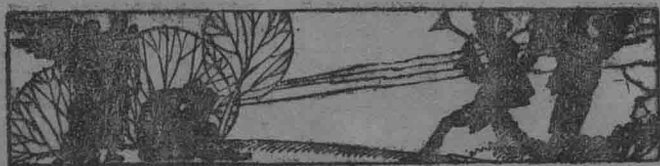
至於印度，到處多深鬱廣闊的森林，所以他的文化最高點，是玄妙的佛教，



對於生命問題研究得很深奧徹底，但不切實用，與中國的實利主義的思想剛相反。（關於中國人的專注重實利這層，可參看姜亮夫國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Russell說：「中國文化顯著之優點，為一種合理的生活觀念」（參看該著中國之問題）這話可說很洞悉中國人的性情。太戈爾（T. S. Eliot）自誇印度哲學是生命的哲學，同時又稱爲「森林的哲學」可見印度文化，與其自然環境的關係了。

以上是就古代來觀察，古代人民的自然環境很惡劣，所以一切文化都受自然環境的支配和束縛，到不可解決時，乃有 Myth, Magic, Religion 等的產生，把一切懷疑，都託在一箇理想的神的身上，而得到絕端的信仰以自滿足，至於現在，已更進一步，到了科學（Science）的階段了。（F. H. Hankins: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 Chapter XII）

因爲地理的勢力對於文化的影響實在太大，所以引起地理定命論者（Geographical determinist）的片面的謬論。例如 Buckle 的極端偏重在



地理關係，以地理為文化的總因果。然而他們的論調固然不合時代，但也有其相當的可取之處，不過不至於完全受地理的支配罷了。現在科學雖已發達，有技術的進步，人定可以勝天，但是不能把自然環境的勢力減到零，因為有報酬遞減律的限制。

在古代，固然有時也知利用自然，不為自然所制服，如一般社會學家把人類利用自然的程序分為三段：

(1) 完全用自然產物時代

(2) 耕種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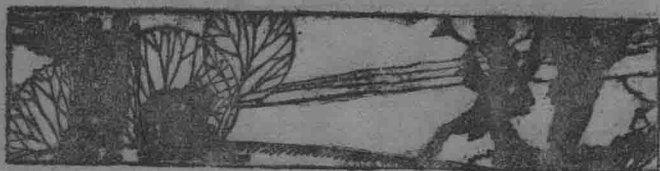
(3) 科學時代

這是把人類自有生以來，都被看做利用自然的，又如我國荀子，他是一箇不屈服自然勢力之下而重人為的人。不過，到科學時代，比較利用自然來得更顯明些，擴大些。然而也不能完全不受自然環境的影響。

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感謝傳遞文化的「筆」：想到科學的發明，我們就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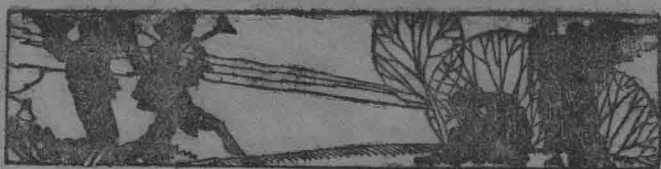


感謝鋼筆，想到宗教藝術的發明，我們就要感謝毛筆。關於這問題，似還沒有看到人說過，我不妨極簡約的述一下。我以前做一篇鋼筆與毛筆優點之比較，毅然的說鋼筆是西方文化——科學的精髓——的代表，毛筆是東方文化——宗教的精髓——的代表。由此可見東西文化柔和剛利，高奧精細的不同，這種不同，完全是筆造成的，因為筆的功能，一方面教育兒童成人，一方面成人以後，又拿牠來傳遞文化，所以東方用毛筆，西方用鋼筆，世世相傳，世世相教，自然愈後愈能極端的發展，以至東方的宗教創發於前，西方的科學發明於後。科學的淵源在活躍的希臘，宗教的淵源在深鬱的印度，而猶太，阿拉伯，中國等次之。（宗教以佛教為最玄奧）至於毛筆與鋼筆的起源，我在雖然沒有找到很確實的證據，說是由於自然環境所造成的，但中國文字以符號，西洋文字以聲音，至少終與自然環境有點關係。（參看 Russell 中國之問題）於是筆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也不難推度出來，毛筆是毛做的，故性柔，能大能小，含包一切，所以用於美術上最宜，而東方人的性情，正像一幅



畫，鋼筆是金屬做成的，故性剛，精細小巧而尖脫，不妨當作一枝槍，這正是西方人的一般的性情。所以鋼筆間互有衝突，必致用很酷殘的戰爭來解決，如歐戰；毛筆與毛筆間的衝突則不然，時或有戰爭發生，但也有和平的戰爭，這就歷史上考察下來，證例很多，最顯著的，如溥儀的受民國的寬容。所以同是對壓迫階級的反抗，在西方為共產黨的暴動，在東方為甘地的不合作；這雖然是社會環境的關係所造成，然而自然環境可以直接間接影響到社會環境的。因為有這種種現象，所以我根本相信筆與自然環境有密切的關係，對於人類的功勞，再沒有別的東西比牠更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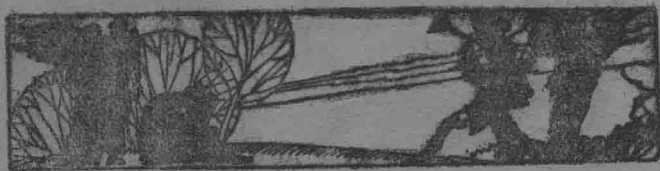
從哥崙布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環繞地球，雖然東西的路徑，是打通了以後，但東西文化將來能否融成一爐，還是問題。日本總算很能承受西方文明了，但細細考察其內地風物，及政治組織，都是守舊不過的，所以一般學者莫不驚奇日本人行動的矛盾，一方面極力接受西方文明，一方面舊的東方文明依然保存而不生衝突。日本人所以能這樣，也無非受自然環境的影響罷了。



我引證了上面這幾段話，並不是替地理定命論者張目，我自己是根本注重人爲的。不過我終覺得，自然環境的勢力，確是生命界的最大仇敵或恩人。依社會學家的分析，地理的勢力，是社會勢力（Social Forces）之一（參看 Hayes, Hankins 著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Sociology）氣候，地勢與位置，交通，物產等，影響於社會生活很大。社會學家又把人事的勢力（Cultural force）與地理的勢力並列，因爲人事的勢力可以改善地理環境。但我以爲眼睛看得遠大點，人事的勢力也受地理的勢力的影響，如我們把筆的起源研究出相當的結論時，便更可使我們相信，何況其他方面，更有可靠的實證！

第一件就是土地報酬遞減律，這雖然有提高生活標準的一法，來消除社會的糾紛於無形，但他方面仍舊不免發生社會的病態，如犯罪行爲的增加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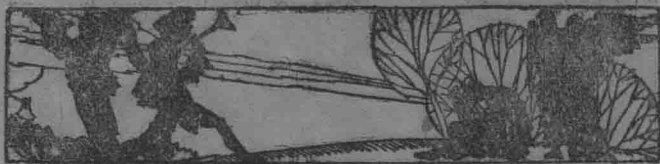
第二件就生物進化來觀察，人類由動物進化而來。動物界所以有這許多



種不同形的動物，也是自然環境不同使然，這在最初 Lamarck 就已經實驗過，而且爲一般學者所證實了。所以我們如果屏絕一切妄念，不要把自己看得太神靈，那我們也不過是一種動物，我們所以能夠站在進化過程中的最上級，也是因爲我們有特殊的自然環境的緣故，所以 Pennyc de Gourmont 創智慧守常的定律，後人加以修正，說智慧的範圍是固定的，人類的高尚的心靈在原始人民就已經固定了。直到現在，因爲身體各部分各器官沒有改變，——換句話說，就是環境沒有改變——所以智慧的內容儘管不同，而其範圍，卻始終沒有擴大絲毫。

第三件就地球全體來觀察。上面所講的都在溫帶範圍以內，至於寒帶熱帶，根本就不能產生文化。所以本篇不妨拿某社會學家的名言來做結論：「一切文化，都是溫帶的產物。」

所以，範圍講得小一點，在有人的社會——尤其是文明社會——裏，地理的勢力，是影響社會生活的勢力的一種。如果眼界看得深遠一點，就生物全



體宇宙全體來看，那地理的勢力——自然環境的影響——確比人類社會中的任何勢力要來得大。

武義婦女的生活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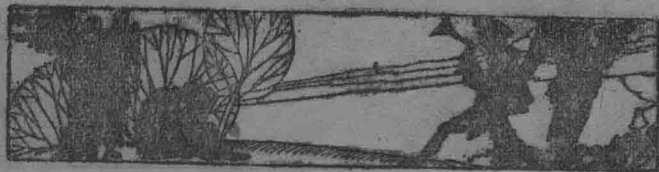
徐覺仙

我在去年六月，約二三箇好朋友去遊太湖，路上經過杭州，上海，無錫等地方，見一般婦女的生活，當時推想到我縣——武義——無意識的婦女，不覺產生了做這篇文字的動機。回家以後，就把我縣婦女生活狀況的實在情形寫了出來，介紹給婦女讀者之前，以供關心中國婦女生活的作參考的資料；其內容並不是捏造和表示弱點，請勿誤會。作者年輕識淺，見聞有限，在這裏要預先聲明的，這篇文字的裏面，過簡過繁遺漏錯誤的地方，在所不免，因此用十二分的誠意來接受讀者老實不客氣的指教和批評！至於零碎瑣雜的婦女生活，因為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的，我就不詳細的敘述了，請諸君諒解！他若我縣婦女的缺點，及當改革的地方，容後有機會

再行專文討論吧。作者附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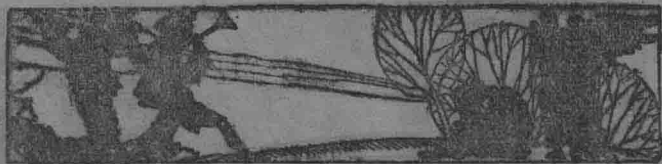
各時代，各地方，社會上的風俗習慣，不一定完全一樣。各時代，各地方都各有特殊的環境，結果都各有特殊的風俗習慣，即使共通的風俗習慣，然而在他們這共通性之中，一定具有特殊性。不要說到各國各省，就是拿浙江各鄉各縣來講，也很多此縣與彼縣不同，此鄉與彼鄉不同，城裏與鄉村不同——尤其是這箇生活狀況。人類的生活是循著天演的淘汰而進化無窮，並且是各隨著特殊的環境，更可以別出各地生活之變化率的。

武義的地方，地處偏僻，社會演進的狀況，斷難與都市相較；婦女問題，更加沈寂，民國十五年，黨軍入浙以後，在這數千年沈寂的空氣中，喊出幾句嘹亮的解放的呼聲來，但是失了知覺的她們，對於本身的見解，不知是福音還是誘惑？在少數婦女，或者受了環境的刺激，倒是覺悟了，走上解放的途徑；其他多數的婦女，受著舊道德的束縛，環境的壓迫，還是依舊不脫風俗習慣的反應。茲將我知道的武義婦女生活狀況，詳細的分敘如後：



地位

武義婦女的生活，簡直是寄生於男性的。一般人的腦底心頭，無不根深蒂固的印著『男尊女卑』的觀念，可憐的婦女，已成了束縛惰的弱者，她們絕對不知道振作和反抗，甘願做男性的下屬。假使我生箇男兒，大家就要拿雞蛋來恭喜了；若生箇女兒，大家都看做是『賠錢貨』。這不特是宗譜上沒有插足的餘地，就是家譜也只重男子而不重女子，至於家裏的產業，也是一樣的沒有繼承權。婦女出嫁了，男子之對於女子，是絲毫不放鬆地督責，他不許她同青年男子談話，他不許她出外；可是別的方面怎麼樣呢？男子無論怎麼樣的淫逸，賭博，吃酒，吸鴉片煙，女子卻不能去過問的。因此婦女大概只有侍奉翁姑，服從夫壻的義務。倘有擅自作出頭露面的事情，越出常例之外的，大家就要譏罵她是『不做家』、『橫賣貨』。就拿膳食一項來講，也不能同男子同時同餐，享同等的權利，必須要待男子餐畢，才可進餐；男子如果在外面沒有回來，就應該等候，或者在廚房裏隨便吃吃。碰到親戚朋友家裏喜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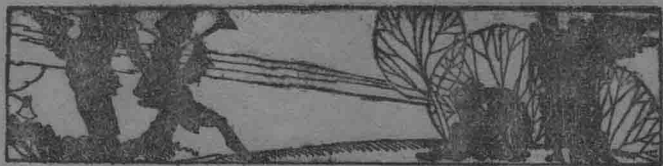


請酒，差不多一定是男子吃的酒，餚比女子吃的尊貴些。以上數端，爲最明顯的事實，也足以證明女子的地位。其餘的事，不勝枚舉。總之，婦女既爲人輕視，同男子地位當然不能夠平等，換句話說，簡直就是男子的附屬品了。

教育

講到婦女的教育，我就要生出絕大的慚愧和憂慮起來，仔細的去和鄰縣——金華——的婦女教育比較一下，真是相差得很遠很遠，我可以說，武義的婦女教育，老是在零度底下，簡直是連幼稚地位都配不上說哩。這可不慚愧嗎？這可不憂慮嗎？

武義地方，連城鄉共有初級小學百餘所，裏面的學生雖是不分性別，查牠的女生人數，卻是寥寥無幾。全縣沒有女子中學，純粹的只有一箇女子完全小學，開辦十幾年了，學生有百多箇——其中也有好幾箇是男學生。女教員五箇，男教員也有四箇；有的是熱心的覺悟者，有的還是十九世紀時期的人物，考究牠的成績，是很難說的，論到教育的功效，實在要嫌太緩了。在一般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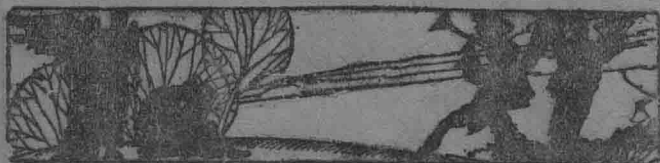
庭方面，民衆的心目中，認定婦女是不用讀書的，『女子無才便是德』，婦女讀書是一種額外的化費。所以不論他們是富有，中產，貧苦的人家，總以爲婦女讀書只是在名譽上好聽些，也以爲是時髦的裝飾而已，就是叫女子去讀，也不過想將來託媒人許起人家來可以多說一句『新娘子是畢業生』。婦女讀書既然於娘家不生關係，遲早終是別家的人，那麼在許多人家方面，對於這些化費，可省就省了；甚至那些不知趣的人家，看做學校是戲場，壞人的地方。近幾年在杭州，上海，南京等處的女中或女大裏讀書的，雖然也有三數武義籍的女學生足跡，可是有的從小就跟父親出外去的，況且這一點區區之數，那裏就可以代表武義全縣婦女教育的成績呢？還有那些紳士們，自稱爲教育界裏的人物，不曉得及早的去提倡和扶助牠，可憐現在一般失學的婦女，雖然也有好些知道求智識是不容緩的，可是叫她們到那裏去求智識呢？縣裏只有孩子們讀的小學，而她們的年齡又大了，只好『望門牆而興嘆！』女子既已被剝奪了受普通教育的機會，又尋不到像鳳毛麟角一樣稀少

的能受到高深學理的先覺的婦女來指導，她們的智識又從那裏去增進呢？
唉！我慚愧不該在這裏談她們的教育！

職業

在這『地位既低』『教育又不注重』的情形之下，她們又尚未完全脫除了纏腳的惡習慣，講到她們的職業，不消說，她們是沒有什麼能力可以做得什麼事的。她們的職業，有寫意的，也有勞苦的；有高尙的，也有低卑的；歸納起來，但終脫不了是附屬性的，機械式的罷了。因爲一般人多抱著『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主義，婦女們就大都做些家庭內部應有的工作——生育子女，洗衣，烹飪，縫紉，灑掃，養家禽及家畜——社會上交際的事，都讓男子去做。現在我把婦女分做上，中，下，其他四種來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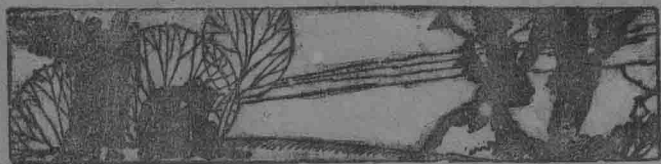
(一) 上等家庭的婦女 婦女是家庭裏的中堅份子，家庭的幸福，全要憑著她們的主持得法。上等家庭的婦女，不消說她們是寫意的，好修飾容貌，好虛榮爭寵，但爲數甚少，而其最大任務，就是生產，養育，是另外雇有『奶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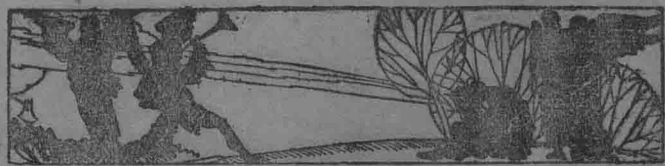
「來擔任的。洗衣、烹飪、縫紉、灑掃、養家禽及家畜，都付託於傭婢——俗叫『襯娘』——她們要什麼就什麼，只要開開口，絕對不要自己去動手動腳。俗語說：『放屁吹得火著。』這正是形容這等人的『金錢萬能』了。在年老的婦女，爲著行善積德的主張，憐憫那些飢寒交迫的窮民，也有的很願出些錢做些修橋砌路，建造廟宇，施粥賑衣等事。沒有兒女牽累的婦女，天天趨向於賭博場上去賭博的也不乏其人；親戚朋友家裏有婚嫁喜事的時候，便是她們聚賭的機會到了。其餘的能夠陶情於花木，遣興於書畫的，可說是絕無僅有。以上統是指城裏說的，鄉村的婦女，就絕少有和這種生活相同的。

(二) 普通家庭的婦女 在武義地方，中產家庭實居多數；她們的職業，又多半種田地的。不種田地的婦女，每天早晨六點鐘起牀，隨即烹茶，煮粥，燒飯，同時灑掃，拭桌，飼過雞，狗，貓，豬之後，才去洗臉，梳頭；八點鐘同兒女用早飯，飯後照料兒女去上學，或浣洗衣服，或做鞋子，縫紉，女紅，有的到街市上去買日常用品和菜類；下午差不多和上午所做的是一樣。育嬰的婦女，更加沒有



空閒的時候。種田地的人家，除了生育兒女，洗衣、烹飪、縫紉、灑掃、養雞、狗、貓、豬、牛、鴨、鵝之外，還要做的別的工作——種菜、拔豆、送飯、曬穀、拍麻、拾棉花、幫助男子去做。每年的夏天，她們就天天拿著麥稈打扇；春暖時節，她們就採桑飼蠶。武義產茶很多，茶味也好，在三四月裏，販茶商客都到鄉村裏去收茶葉，那時鄉村裏的許多婦女，也天天上山去摘茶葉嫩芽，在雨淋日曬之中，她們倒還忍飢耐渴的一聲聲地唱起採茶歌來。這種婦女，雖說也是恃著男子生活，可是她們日常的工作，倒很有裨益於家庭社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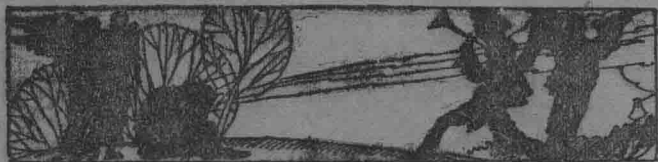
(三) 下等家庭的婦女 這裏所說的下等家庭，大概都是因為家裏沒有財產，男子又是懶惰或有兒女之累的，所以很有人到富家去充當『奶娘』或『襯娘』。她們每天家裏必須的東西，柴、米、油、鹽、醬、醋、茶，沒有一樣不是由她們自己拿血汗換來的。她們所做的除少數人去充當奶娘襯娘外，其大部分都是做戶外的農事，差不多就是男子所做的辛苦的工作，而且還要被人家見了輕視呵！這種婦女，半天足的居多，她們對於生育兒女，洗衣、烹飪、縫



紉灑掃，飼養牲畜之外，每天裏，還加多做砍柴，種菜的苦工，靠著賣柴賣菜的錢來過活，夜間還要做紙錠——祭天地、神佛、祖宗時所用。穿鞋底，打稻藁做草鞋。年來生活程度日高，『米珠薪桂』，只要達到飽腹暖身，已很不容易，所以被飢寒逼迫的婦女，有的去送花會把——花會是賭博的一種，武義鄉僻的地方很盛行，尤其是一般婦女為最喜歡。花會有三十四箇名字。賭的人把一張紙寫著太平、根玉、逢春、拔桂……等的花會名字，在名字頭上註了賭銅錢的數目，送把的人就將這張紙送到掛花會聽筒的家裏去，聽筒的就分給送把的回用錢——或者在家裏開茶館，甚至有操了皮肉生涯的，可嘆亦復可憐呵！

(四) 其他 除了上面所說的以外，其他是迷信的生活，也可算是不正當的職業。

A 如年老的婦女，——四十歲以上的婦女——在家裏塑著佛像或在寺院裏佛像的前面，手持念珠，口誦佛經，日裏夜裏儘都做這一種工作——



念經——念了一篇經，在黃紙上蓋了一箇印；念了百篇千篇，去賣給人家，要人家許多錢。

B 比較年輕點的婦女，專替人家去探問陰世的事。人家問來，她就如嚙語般的信口開河，騙人家的錢，這就叫做『靈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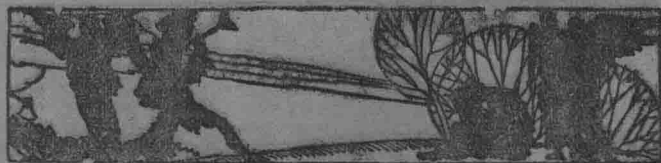
C 替人家買賣妻妾，以及做婚嫁的媒介者，叫做『媒婆』。每年受得人不少的紅包，每箇紅包裏，起碼有二箇銀元，多至六元十元不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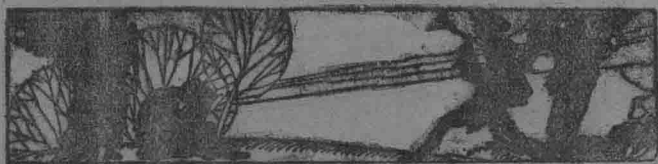
D 縣裏沒有產科人才，所以人家遇到有生產時，都一定是叫了一箇沒有學識的來接生，這種人叫做『洗生媽媽』。她來了，拿著三根香，在屋簷前接著『託生娘娘』，口裏念著：『託生娘娘來，請你快些來；來得早，生得巧；來得快，生得快。』哈哈！『託生娘娘』果然來嗎？宇宙間真的有這箇『託生娘娘』嗎？她的接生本領，我們更可想而知了。

武義婦女的職業，不外乎這些了。雖然也有出外去插足於醫院裏，紗廠裏，教育界裏，政界裏，但是爲數很少，所以我也不再贅述。

裝飾

武義的婦女，對於這一點不很講究，——實在也沒有許多錢來講究；有些就是簡人的清潔衛生都不注意及的。頭髮蓬蓬的，不洗不梳，鞋子是拿來拖的，襪子桶弄到腳背上，襪跟穿在腳趾上去，一套布衫，足要穿了一箇多月，白的穿做黑，黑的還不換，最後就好像豬油皮一樣的生亮光了。還有一種纏腳的餘毒，全縣染著的婦女要占過半數以上——尤其是銅牆鐵壁似的舊社會風俗籠罩著的偏僻的鄉村婦女，她們說：『腳越小越巧越美觀。』角黍腳「受人歡迎，「二尺婆娘」就自己看了也是厭惡；人家定親，那一箇不是捨「二尺婆娘」而取「角黍腳」的嗎？」因此女子一到六七歲的時候，做母親的就要把她的脚用布緊緊地縛牢，使得骨肉不能發育了，並且替她穿上了了一雙頭尖尖的繡花的鞋子，就好像是『三寸金蓮』了，走起路來，搖搖擺擺，大有風吹卽倒之勢。做女子的受了這種痛苦，雖然在叫喊著阿唷，流掉多少的眼淚，但終不敢向母親反對，母親也絕對不依從。一般婦女頭的後面，





都梳起一箇『圓頭髻』，有的梳『螺螄髻』的，她們往往嫌自己的頭髮不夠梳，就裝上一二束假頭髮，外面罩著『頭髻網』，髻上插著翡翠針，兩耳的下端，都穿有孔，垂著一對耳環，手上戴著戒指和一雙手鐲，這些首飾，或用銀的，或用金的，不等。她們的面部，不愛搽脂粉，只是大略擦擦而已。面毛不用刀剃，是用線絞的，大約每一箇月絞一次面。她們穿的衣服，不論冬夏，顏色多是青的，灰的，或黑的，質料用土布做，現在買機器布做的也很多，不過做起來的樣式，是不時新的。平常時候，都不著裙。女子做『新媳婦』時，穿著大紅的古式的衣服，戴著鳳冠，霞珮，頭髻上插戴著許多珠花——用真珠紮成各種花——好像是『城隍廟裏的祭豬』——城隍廟開光，人家把豬縛在架上，扛來祭，這叫做祭豬。豬背上繫著花花綠綠的各種花樣，打扮得很好看——現在幾箇要時髦的年輕婦女，有剪了髮的，放了脚的，一切的裝飾，也都考究些了。若鄉村裏的童養媳，頭上草草的打了一箇辮，赤著腳，穿著一件像老媽媽穿的一樣長的衣裳，除了新婚時做了幾件新衣之外，簡直沒有所謂其餘的。

裝飾了。

婚權

前面已經說過了，在武義地方，因地處偏僻，交通阻滯，婦女教育又不發達，所以社會上的舊風俗舊習慣也隨之牢固不破。「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訓，她們還是沒有打破，那裏談得到「社交公開」「自由戀愛」呢？平日男子與女子，也很少接觸的機會，假如有傾心愛好的異性，而訂婚的主權仍舊操在父母的手裏，女子絕對不能過問。婚姻原是愛情的進階，人生的樂趣，最要緊的也就是婚姻的滿足，若以錢以幣，糜費於無益，真是大悖婚姻的本意了。現在簡單的寫幾句在下面，給那些想改革無意識的舊習慣的婚儀的諸君看看。

(一) 正婚 「男大須娶，女大須嫁。」女子一到了十五六歲左右，就有媒妁出來說合，兩方面先交換「年庚」，請「算命先生」算「八字」，合「生肖」，同時各方面用一種調查的手續，調查家產、公婆、人的智愚和貌的好



歹，若還是狐疑不決，就到廟裏去向神佛求籤，如若籤詞好的，男家就叫媒妁「送日子」到女家來「下求書」了。「求書」就是寫著「恭求金諾」或「雖鳳求凰」的紅帖，並且附著若干禮銀過來。在這箇時節，當事的女子，就日夜忙著用「七子」——蓮子、桂圓、荔枝、胡桃、紅棗、瓜子、花生——做成「百事如意」、「早生貴子」一類的東西。隔半年或一年，媒妁又從男家拿了「龍鳳書」和聘金來「送聘」，女家把聘收下，將帽、鞋、襪、刺繡的片子袋、角子袋及「百事如意」、「早生貴子」等放在盒裏回轉了男家。再過半年或一年，就是買賣式的婚姻交貨的時期了，女子就哭哭啼啼坐在花轎裏，扛到陌生人的家裏去；這時夫妻也才是第一次的會面。

(二) 寡婦 已出嫁的女子，不幸遇到男子死亡，可憐就做了寡婦了。雖在現今社會上也許可寡婦再離，但世俗終以此爲可恥可卑的事。窮苦人家，因爲飢寒所迫，依靠無人，所以是絕少有這種寡婦。在富有及中產人家婦女，心想：「做女子的，「三從四德」應該「一家井水吃到頭，」再嫁人是丟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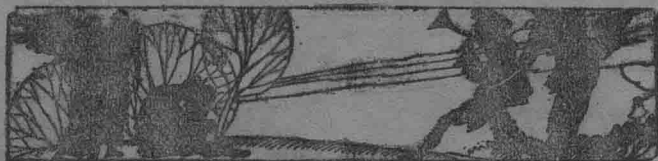


的，不貞節的。」因此無伴侶的寂寞，淒涼，也只得含淚飲泣，忍痛心酸罷了。

(三)再婚 窮苦人家的婦女，男子死了，就要再嫁——俗叫二婚親——不過必須先要徵求公婆，叔伯的同意，要由公婆，叔伯去主持婚配。此外還有夫婦意見不合，或因男子嫖賭破家，或因家境困苦，不能養活其妻，男子就私下把她賣給人家。這類婚禮的儀式，比正婚簡便得多。武義的歌謠中，也有表示譏諷婦女再婚的，現在也寫出來：

頭一嫁，嬉戲不管家；第二嫁，木杓不要拿；第三嫁，衣裳滿衣架；第四嫁，樓梯不要爬，到了第七第八嫁，白玉真珠結八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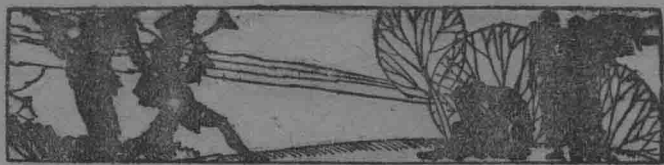
(四)再醮 也叫做『增舍』。富有或中產的人家，男子不幸死了，兒女幼稚，並無叔伯，家務沒人料理，若去嫁人，又不合算，於是就有這再醮了。再醮就是另擇一箇自己心投意合的男子，招他進來做贅壻一樣。這種婚禮的儀式，很是簡單，辦了幾桌酒席，請那些家族親戚的長輩吃酒就算了。至於後來生下了兒子，就跟從前的男子姓什麼算什麼的。



(五)典租 這種婚姻，武義很多。原因是男家貧寒，或男子死了，兒女繞膝，嗷嗷待哺；再嫁沒人承受，或男子不肯，那末只得將身出典或租給獨身的。或有了妻而不能生產的男子做小妾。典租的期限，大約十年或二十年，在此期限中所生的兒女，都屬於典夫或租夫。有些時候，女子在前夫家裏宿夜，連所生的兒女，屬前屬後，血統都弄不清楚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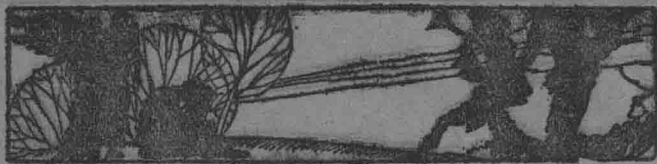
(六)養媳 社會心理，既然拿女子作『賠錢貨』，所以常有產生女子，爲了節省飲食，衣服，養育，迎娶等費用起見，就賠上幾塊錢，送給人家做養媳。收留養媳的人家，又是一定不很豐裕的。你想，不到三四歲的小孩子就要給人家去做媳婦，這種生活的困苦，誰也是可以明白的。幼時受翁姑的虐待，成年受男子的苛責，做著最醜最辛苦的生活，吃著別人吃剩下來，的冷飯殘羹，翁姑的虐待養媳，是和待牛馬一樣的。

(七)大小婆 大小婆的的確確是一種買賣式的婚姻；在武義地方，這種婚姻隨處都可以看到。中產或富有的人家，男子娶了女子，女子如果因爲



有生殖器毛病而不能生育，或因所生的都是女孩時，男子必須再娶了一箇女子；也有不因爲不生產而再娶的，也有再娶尙不能滿足他的獸慾而三娶四娶的。前娶的叫做大婆，後娶的叫做小婆。現在假如我要娶箇小婆，那末娶小婆是沒有什麼禮儀的，只要拿了三四百塊銀元出來給了女家，那女子就屬於我的了，絕不要再做別的花樣；並且連以後和女家都不歸出的——不歸出就是不認爲親戚——有大小婆的人家，家裏大概由大婆作主，爲了男子寵愛小婆，大婆因此不快活，許多吃力的事，都叫小婆去做；小婆既不能討好大婆，又沒有反抗的能力，那末小婆就只有聽大婆的命令，受大婆的虐待。於是家庭裏不睦起來，時常就要吵鬧了，所以俗語說：『家不和，大小婆。』

我寫到這裏，不禁起了無限的憂慮，並且同時沈默著深深地禱祝她們早覺悟！我雖然不是箇女性，我也決然不能坐視婦女們呵！在我們這箇沒有改新過的社會，切不可消極去適應環境，應該要積極的去改造環境。現在我們已處於青天白日之下，做婦女的還是自己來提拔自己的人格，提高自己



的地位吧！這種不知時間性的舊習慣惡風俗，好像是在現在這個時代要採用君主專制主義或主張純粹的資本主義一樣的一定要歸失敗了。婦女所受的痛苦，應該要前進的，不外乎是：

A 要婦女們都能享受到普通教育。

B 解脫舊習慣惡風俗的束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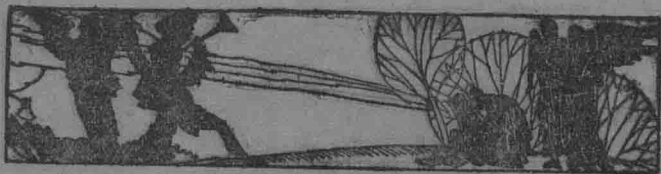
C 要婚姻自由。

D 要和男子立於平等的地位。

親愛的姊妹們！趕快把你們所有的力量團結起來，謀箇澈底的平等，真正的解放！那些已覺悟的男子是要聯合的，使得兩性間有了高尚純潔的生活，去作壯烈的奮鬥，不要再沈淪了！現在我且在這裏張大喉嚨，來代表你們婦女呼救

A 自由神呵！

B 請你開放了牢獄之門讓我們衝到自由的路上去吧！



C 造物者呵！

D 希望你造成一口世界最大的鐘，來警醒愛我們的人們呀！

E 我們應當和男子立在同一的水平線上！

F 走到光明的路上！燦爛的樂園！

十九，一，二〇，滿天飛雪奇寒中。


寫給心於

士·
一·

心於！我所摯愛的心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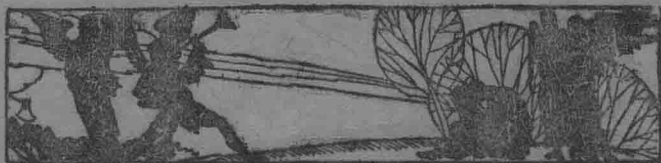
這幾天來，天公總是斷續的下著細雨，炎熱減退了好多！可是我內心的熱度，卻何嘗因她而減少一點！

今晨起牀之後，拿了一本書，想凝聚心神去讀，然而不知怎樣，總按捺不下那馳騁的神思的！確的！確的！這幾天來，我的精神，散漫了好多，我的意志，也頹喪了好多！我想你聽了我這話，也一定要發出同情之感罷！青年人而呈此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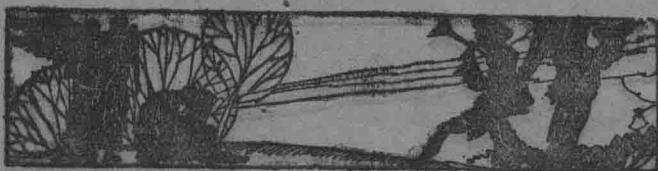
簡直是如何了法？戀愛在人生中，固然重要，但也不可過於爲之顛倒至此好！我現在懺悔了，懺悔沒有別的，不過覺悟到愛之成就決非一日之力，如果雙方不把這濃厚極頂的感情略微看淡薄些，也決不會持久！不過心於我親愛的心於你，切不可因此而懷疑，而誤會！要知我的心如長江的水一樣！儘管經過千萬世之後，長江的水，也或許可以乾涸，可是我對於你的熱情，卻永遠沒有斷絕的時候！

我是覺悟了，精神也勉強的鎮靜下來了！不過——同時又何忍看見對方的人，或許因求覺悟而益加迷離，格外在顛倒著呢？我的心於啊！所以我想來想去，總想不出一箇絕妙的方法，來時時安慰安慰著我倆久放難收的心靈！心於！我有點希望：就是以後來往的信上，不必互相談些頹敗意志的話，也更不必談那些有似低首下心的話！照這樣說法，難道我們還效那些無恥的青年，滿談著自驕自傲的話嗎？可又不是！不過，我總以爲要談些切實的問題才好——關於自身的學術上——親愛的心於！你以爲這箇方法怎樣？如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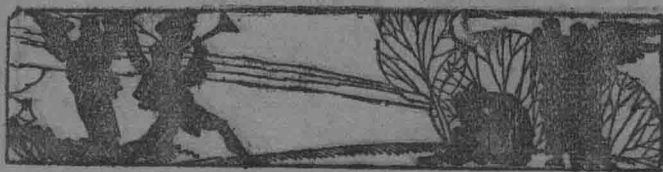
你能夠允許，我還可以談牠的好處，預先告訴你：第一可以增加互相研究的精神，以促學業之進步。第二可以替我倆的心靈，尋點優良的歸宿！並且可以使我倆的愛情，因之而更形堅固……還有其他，我不說了，留給你去替我想罷！親愛的心！於！我要順著我的目的，開始談了，同你作第一次的談了！
靜靜罷！心於！

△談做詩 詩有新舊之分，我說舊詩是死的，是毫無意義的，只要典故用得高明，音韻押得工整，就可稱為好詩。新詩就不同了，牠完全用顯淺而幽雅的字句，來表現人們普遍而熱烈的情感，絲毫不受任何形式的束縛，所以做出來是一種新鮮的，活潑的。並且我們要知道，做新詩的目的：就是要安慰自己，且可因此以感他人！借此種想像與有韻律而音樂化的文字，以慰安一己的精神，而發抒其不能不流露出的熱情，詩人寇克 (S. Cook) 曾經也說過：『詩是立在天然和結合中間的保守，詩的活動在我們中的外部的快樂，與精神上的世界……』



我的性情，頗與新詩相近，不獨喜歡看她，並且自己還喜歡做她！我的心於你是否也這樣？如果你也有想做她的意志，我可以把她的作法說些給你聽！開創世界新詩的惠特曼（Walt Whitman）他是美國人，所以美國稱他叫新詩的始祖，而美國人對於新詩的新精神，的確有了一部分的了解和認識，所以他們對於新詩，曾經立了六箇信條。現在我因為同你討論作法，故抄牠下來，作箇參考——

- （一）用尋常說話中的字句，不用死的僻的古文中的字句；
 - （二）求創造新的韻律，以表新的情感，不死守規定的韻律；
 - （三）選擇題目有絕對的自由；
 - （四）求表現出一箇幻象，不作抽象的話；
 - （五）求作明切了當的詩，不作模糊不明的詩；
 - （六）相信詩的意思，應當集中不同散文裏的意思，可作鬆散的排列。
- 還有我自己做的一篇新詩討論，對於新詩的各方面，都說的比較詳細——



點，因為篇幅太長，一時不能抄給你了！

B 談篆刻 篆刻一事，人說牠是雕蟲小技，我獨說牠猶如大匠造屋。心於我親愛的心於你！你以為我這話何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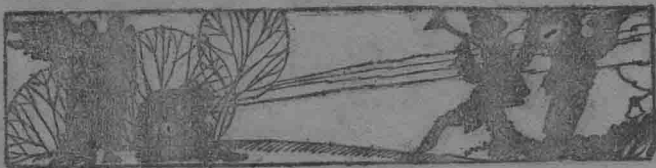
凡篆刻時所必須注意的，大約有四點。

a 章法：布置成文就叫做章法。例如一字有一字的章法，全局有全局的章法，配置苟能合宜，血脈便自然相關了！

b 字法：印以字為文，一印內不可夾雜各種篆文，體式必須統一。程彥明曰：『圓融潔淨，無翹散，無局促，經緯各中其則，此字法也。』

c 筆法：何雪漁曰：『凡筆之害有三。聞見不博，筆無淵源，一害也；偏旁點畫，湊合成字，二害也；經營位置，疏密不稱，三害也。』所以所刻之篆文，能否丰神流動，莊重典雅，就須看筆法之如何了。

d 刀法：刀法有三種：一遊神，二傳神，三象形。至於用刀的方法卻多不可言。如正入正刀，單入正刀，雙入正刀，以及什麼衝刀，澀刀，遲刀……等等的方法。



但是牠簡單的切實的用法，卻不外許實夫先生所說：『凡刻印章，豎宜細，畫宜粗，勾連處宜斷，豎畫交搭處宜白，圈圍周合，須起刀過筆，不可牽連。』

心於心！你想學牠嗎？容易得很！只要把這四種方法看明瞭了，就可以動手刻了！並且我保你不致於刻成四不像。

親愛的心於！我祝你努力！不要再爲我而迷離顛倒了！我更要監視我自己，不要再陷入頹敗的深海裏！關於其他的討論，只好下次再談了！心於——珍重！

一九三〇，六，二四，你的士一。

寒假歸來之一夜

胡觀瓌

——哈哈，總算靠天之福！你們平平安安地放了寒假回來，沒有受了什麼多大驚駭。

——是啊！那邊倒還好，這里怎樣？聽說逃兵搔擾得不堪呢；真的嗎？



——哦，這經過說來很長，等你們晚飯喫好再談罷！
——好！

這是一箇歸家的傍晚：雨兒在浙浙地下著，風兒在呼呼地颳著，夜之幕漸漸兒張了起來，兩大間的一切慢慢地走向黑暗之國，由隱隱約約而至於無影無蹤。並且，這時的寒氣特別利害，什麼都鑽入安樂窩，聽不見，看不見，就是那零零落落的寒鴉底啼聲也不開了。我們因為冬天的日子太短，路程也不近，到這時才走到家。脫了濕透的鞋襪，到廚下洗了腳，便拿著「火爐」（註一）來烘火。媽媽一面端菜上桌，叫我們吃飯，一面含歡帶喜地說著；我也便問家中的受驚情形；媽媽卻不即時就說，叫我們喫飯。嚶，離家半年的我，關於家鄉的新聞，雖於家書中得知了些，但是關於這次受驚的經過，爲了信中不便說，悶在葫蘆裏一直到如今，好不難過呵！

菜飯，端了上桌，熱騰騰的，比校中那兩碗冷不冷熱不熱的菜，固然好得多，味道不消說也要可口一點；可是不知怎的，我肚裏覺得飽的很，勉強咽了半

碗飯，便丟下筷子了。弟弟比我好一點，喫了一碗。

爸爸一壁問著我們校中的狀況，一壁慢吞吞地吃著飯，一碗，二碗，飯量倒好。

——媽！爸爸下半年來，身子倒復原了，飯量增加了好些。——弟弟向著媽
媽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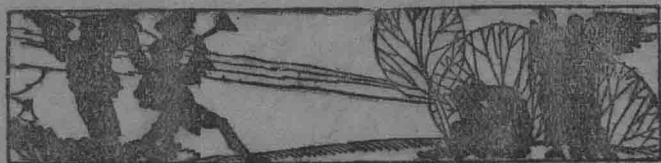
——……——媽媽在竈前做她的事，沒有聽著。

——呀！爸爸是復原了！那天耘圃給家驥的信裏說：「……芷翁精神矍鑠，老當益壯……」我聽了真覺寬懷不少；現在你看：他臉上那黑油油的東西，已經退去；兩塊露著的顴骨也不見了；這不是復原的象徵嗎？——我和弟弟說著。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大家笑了一場。



晚飯都用罷了。我們走到堂前燃起美孚燈，看著新到的眞美善，但是心不在焉，思潮一起一伏地奔湧，眼裏雖然看著書，其實看了篇什麼，連題目都不清楚呢。一忽兒，媽媽從廚下出來了。我們便逼著她老人家述說那回事的經過，媽媽吸了幾筒煙，便開始娓娓地說了。

——那是十一月初四的下午罷，一箇消息傳來：西川到了一批鮑剛部的逃兵，（約有百把人）駐在饋墩庵，開口就是「拜佛」，（註二）招待人怕要受累，馬上潛避，於是他們（兵）馬上到西川村去自由行動了。那時家家緊閉著門兒逃得一空，他們摸不著頭腦，當然不知道誰貧誰富；後來因爲得了某光棍（聽說是綽號叫鱧魚精）的指導，闖入任質甫家裏去搜掠了幾百塊錢，又到黃甲村劫了一家，傍晚開進桐坑，呵，那就不得了了：殺豬呀，殺雞呀……殺得一箇不亦樂乎，打了一夜館，（註三）把人家的東西，吃箇精光。

——第二天（初五）大早，聽說就要開到礪頭，大家不知道他們打那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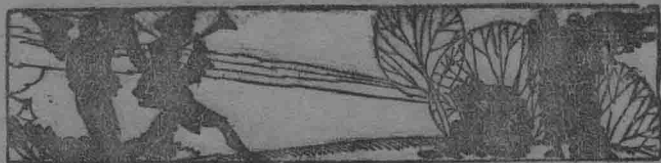
路走，很爲著急。到了中飯時光，哦，一信傳來，我們真駭得非同小可，說是那兵向外莊這邊開來，一定要過我們上村；這們一來，哭的哭，走的走，一時全村走箇一空，只有我跟你爸在家，預備到了再說。

——哦！到這光景，爲什麼還不走？——我插著問。

——噯！自有不能走之苦呵！人家老早把東西搬得精光了，我家一點也沒有搬；假若走出，就是沒給兵精，也要給趁火打劫的人一擄；你想走得麼？——媽媽說著，很有些「世道人心皆不古」之慨。

——是的；後來呢？——我同情媽媽的主見，一壁又問。

——後來？後來倒還好，聽說那帶路的是魚龍山人，他在黃甲村給兵捉住，叫他帶路，他一時駭得不明，只願向外莊這邊帶來。到了外莊，他忽然明白了：唔！這可去得這裏上去，就是上村；過了上村，就是我們魚龍山；呵，那糟糕了！不能去！不能去！他這麼想了一會，腳兒便不知不覺地停住了。那兵見他不走，動了氣，把槍屁股狠狠地撞他，喊道：「怎麼？莫怪咱老子槍彈無情！——快走！快走！快



走！」他駭得冷汗涔涔，沒法子想，當時轉了一箇槍花兒說：「你看，前面已是山路了，不能走！」「怎麼不能走，你瞎帶，你討死不成？」——還有路沒有？」兵喝著：「有……有……只有那一條小路，」他更駭了：「好！就望那邊走！」於是那些如狼似虎的兵，由竹柯下而牛欄塢，而上門，而胡村，而下水村，而礮頭了。我們好比虎口逃生，萬幸！萬幸！……

——真的，萬幸！——我說。

——那夜上村怎樣？——弟弟問。

——那夜上村人家宿在山上，不敢來家。呵！一天到晚只聽得通通通的礮聲，從遠處傳來，也不知是叢山關，也不知是疊嶺，聽說那邊都正在開火。大家更加駭了，恐怕末日到了，好像戰場上的兵士一樣。

——開火是放大礮的，相隔幾十里，當然可以聽見。——我說。

噹噹噹……九點鐘了。爸爸跟妹妹向來有早眠習慣，我們剛才談著這一篇席話，他倆毫未參加。爸爸躺在藤椅上，吱唔吱唔地打呼；妹妹靠著桌子打瞌

盹，只發出斷斷續續的透氣的聲息。媽媽見時候不早了，馬上叫醒了他們，同他們進房去睡。

半晌，媽媽出。

——媽！那些兵到了礮頭以後怎樣行動？——弟弟又開口問了。

——初到礮頭因爲有人招待，沒有什麼行動；但是不一會硬開口借餉，（說得何等客氣）一千元，招待人把地方窮苦情形告訴他們，懇求改口；後來三百元答應下來，預備第二天（初六）開拔，一時人心稍安。不料第二天清早又變卦了，說什麼區區三百元不夠他們的費用，喝著招待人加幾百塊錢添，不則自由行動；招待人沒法，只得向他們哀求；因此開拔之說就打消了。

——聽說那兵一到礮頭，四出巡哨，陽和嶺過路的人，有的摸去洋錢；有的剝去衣服；上村有位姓高的剛做新郎，到那裏去看，一身標緻衣裳剝得只留著一褲一衫回來。你想凍不凍？

——他也該死，爲什麼要去，「丘八」豈是好玩的，——我說。



——是的，他也該死。

媽媽有點疲倦了，歇住了嘴，拿著煙筒吸煙，室內的空氣，漸漸沈寂下來。潺潺的屋漏聲，嗚嗚的吸煙聲，滴滴答答的鐘擺聲，幾樣合成一片，好似在奏淒涼的樂歌。我底心弦不由地緊張起來，許多的問題，齊集心頭，起了無數亂想：爲什麼他們要反抗中央？爲什麼敗了便蹂躪人民？爲什麼人民見了他們便逃？爲什麼這箇？爲什麼那箇？一時不能得到相當的答案，心內的納悶，著實難以言喻啊！

——媽！請你繼續講下去吧！我亂想得不耐煩了！我打破了沈寂向媽媽說，——講下去？我們危險的時候到臨了。媽媽伸一伸腰再說：——那天供應他們的柴米真把招待人忙煞了；但是他們這些沒良心的兵，我們好好的招待他們，他們還是不懷好意；一會兒要留在此地當人民自衛團；一會兒要說開拔，變卦無端，把我們老百姓駭死。那天晚上大家不知道他們怎樣行動，不敢安心睡覺！咳！急煞人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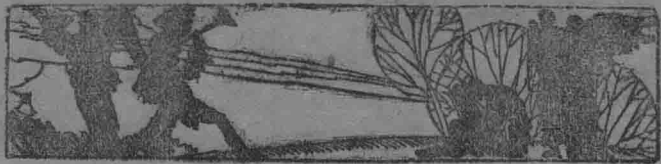
——第二天（初七）一大早來了一箇信：駐在縣裏的中央軍寫信來招撫，那些兵也答應了。我們都裏兩箇辦事人當時同一箇張排長（不是真正的排長，不過是小兵推舉的）坐了轎到縣裏去接洽。大家都高興極了。呵，惡虎一般的兵要開去改編了，我們這裏可保無事，不致於糟蹋了。

——是呀，開去改編是再好沒有了！——我插著說。

——不過，該死！他們（辦事人和那張排長）到了嶺下地方，撞著兩箇小兵，（沒有槍械的）說是縣裏差來接洽招撫事情的，他倆和張排長見了，兩下切切地私語一番，忽而張排長要轉回了。他們（辦事人）沒法只好跟著他回來。唉！誰箇曉得這張排長的居心，——媽媽說罷，長嘆了一聲。

——什麼？——我問。

——張排長到了西川，態度便不同了，但是還沒有什麼行動。到了胡村，打聽著牛欄塢胡周祥家有錢，帶了那兩箇小兵轉入牛欄塢到他家去敲錢，把他吊了起來。



——啊！吊了起來？——弟弟驚異著。

——真的吊了起來？

——吊了起來以後怎樣？

——以後拿出一百塊錢了事。

——那張排長拿了一百塊錢以後又怎樣？

——唉！那張排長真不知足！在牛欄塢敲了一百塊錢，回來胡村，又到胡有法家去敲；不過想來，這回敲錢，還是算敲得好！

——怎的？——我問。

——唉！假使他不到牛欄塢去敲詐耽延時間，那麼我們危險了，也許十五都要糟得一團糕哩！

——哦！又是什麼一回事？——我愕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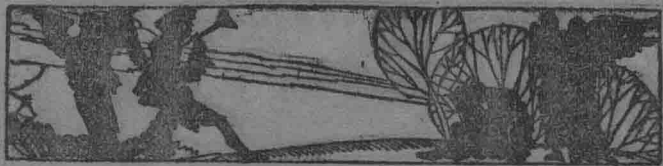
——你可知道縣裏來了的那兩箇兵是什麼東西？那兩箇原來是張排長的同黨；自從嶺下遇見之後，一路進來，打起他們的土話商量行動，決定打死

李營長槍斃辦事人，把十五都搶箇一空……

——他們說土話，誰箇懂得？誰箇曉得他們這麼商量？——我問。

——這倒是老王轎夫聽著，他們辦事人當然不懂。（老王轎夫是湖北人，和張排長同鄉）他聽見他們這麼商量，到了胡村乘間一五一十地告訴給他們兩箇辦事人啊！這多危險！他們兩箇辦事人當時聽見駭得哭了起來：這了得！我們的性命都危險了！如何是好？他們正在焦急的時候，恰巧張排長轉入牛欄塢去敲錢，他們就用了一計，暗叫胡某家不容易拿錢出來，耽延他的時間。他們馬上轎也不坐，亡命地奔回礪頭，同大家商量辦法，暗地裏招集鄉人連夜動手，把張排長「做掉」。（註四）但是誰箇敢去，他是一箇「兵」，同時手上工夫很好，誰箇敵得他過，到了天晚，還是沒人敢去。後來一位暮霞人，他手力還好，膽子也大，叫了一箇伴拿著馬燈，二箇人只顧向前去，因此一同去了幾十人，伏在叢龍橋山邊，伺候著張排長的來到。

——呵，這可做得？做掉張排長，他們小兵不要作閩，把我十五都一殺一燒，



再怎麼弄他們辦事人好大的膽子！——我突然地站了起來，否認他們這種辦法。

——這箇從中有原因：他們曉得張排長向來是做強盜，鬼計多端，小兵都是由他使喚；把他做掉，可免後患。並且他們早已想大行搶劫，李營長不准；因此張排長可惡。李營長屢次要槍斃他，自然李營長也恨張排長。他們趁這機會把張排長在路上所說的話告訴了李營長；李營長登時駭極了，連忙叫他們替他想法子，讓他逃走，呵！給他逃走，更不得了了！他們也連忙把做掉張排長的辦法告訴他，他很贊成；他們恐怕他要變卦，叫他立下一據，免得後患；

——不錯！不錯！他們的手續倒周到！——我又贊成地說。

——冒險雖是冒險的事，可是總算天佑，我們得到了勝利。

——那段經過怎樣？

——據說張排長在牛欄塢胡某家拿去一百塊錢之後，又到胡村有法家去敲了四十塊添，當他從胡村動身的時候，已是半夜過了。他拿了燈同那兩



箇小兵走，過了叢龍橋，啊！他的末日到了！他們（伺伏山邊的人）看見他走來，躲在山邊，一聲也不響，（其實有點害怕，不敢出來）暮霞人慢慢地從遠處迎著張排長走來，當作過路的樣子撞見了，打了招呼，并且給張排長一根香煙，乘他的不備，一轉轉到他背後，一把將他手和身箍做一團，叫大家去打；於是大家一齊湧出。但是沒人敢近身，哦！張排長的力量多大，一掙掙到地上，險些兒給他逃脫，虧得暮霞人箍得緊。暮霞人因為沒人進身去打，著急了，大聲喊著，你們不來，我放了！我放了！這麼一來，大家才向前去打：你一拳，我一腳，他一鐵尺，打得鮮血淋漓，那手裏攜著洋錢的手巾包早已給人奪去了。

「撲通」一聲，響自樓上，頓把媽媽的話兒打斷了。我們三人面面相覷地發怔，不知什麼響動了，心兒蹦蹦拍拍地在跳。

「一會兒，「撲達！撲達！」的樓梯聲一響，貓兒下來，我們的心弦才始寧靜，牠走到地上，「一尤！一尤！」的叫著，我們以往昔的經驗，聽了牠這樣的叫聲，知道牠已經捕到老鼠了，馬上拿著燈兒一照，牠已經站到桌下，啣著血淋淋的



鼠兒，豎著白晃晃的鬍子，眼兒電光般的四射，爪兒鐵鈎般的張開，不住地「一尤，一尤」的向人叫，鬚髯表示牠的勝利。

貓兒呵，你好忍心啊！老鼠無害於你，你爲什麼把牠活活地弄死……我看以後，不由的責備貓了。

可是過了一刻鐘的光景，「骨吱！骨吱！」的聲音，又從桌下傳入了我們的耳鼓，我知道牠已經囓嚙了，把燈一照，地上只餘得一箇短得不到二寸長的鼠尾巴跟一堆鮮紅的血，什麼也沒有了。牠用腳在拭著面，嘴兒不住地咀嚼著，好像回味著剛才的鮮美之食。

啊！天演界的現象原來如此：世界上的弱小民族壓迫於帝國主義者的鐵蹄之下，呻吟展轉，痛苦備嘗，等到帝國主義者要宰割他們的時候，他們只有俯首帖耳，任其宰割，一點沒有反抗的可能；而帝國主義者反張牙舞爪，露其勝利的獠笑，毫無憐恤的表示；這不是和貓捕鼠同一例嗎？咳！弱肉強食，天演公例，我何必獨責貓呢……我又是嘆息著。



——唉！
……

——唉！
……

媽媽和弟弟也是嘆息著。

——媽！那兩箇小兵呢？他們打張排長，他倆不動手？——弟弟又開始問了。

——那兩箇小兵是在後走，當著暮霞人籠著張排長的時候，大家就把他

倆綁起，怪容易，像縛雞一樣。

——那張排長打了以後怎樣？

——奇怪！張排長雖打得鮮血淋漓，腦蓋破碎，但是不叫痛，口裏說著：「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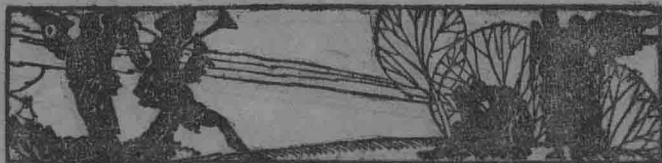
……我爬都爬到你們十五都去呀！」

——噢！他這東西的骨頭多硬！

——是的，他們這種人沒有這硬的骨頭，也不致於幹這種勾當了。他後來

乘著他們放手的當兒，一骨轆兒滾到田塍下，放著走走，到底打得這麼樣，走

也不快了，沒有走去幾丈路，便給他們趕住，鐵尺，石子，拳頭，又打了一頓，這才



不能動彈。他們馬上叫了轎夫把他扛到寧國龍塢山裏去埋掉；但是當時還是說扛他出胡樂司，他高興極了，這箇好的！我的老娘在那邊，我有生命了。扛到龍塢之後，掘了窟窿，他這才明白呵！不好了！我沒有性命回家了！簇簇地淌下淚來，哀求轎夫救他；轎夫說我是吃你的苦，還來救你！馬上推他下窟；但是還沒有死，窟兒又淺，一滾滾將起來；後來轎夫用索兒把他絞死。埋葬完畢，天有點亮了，唉！說起來又可憐啦！

——殺人本來是殘忍的，不過殺掉這箇害物，倒覺痛快！——我說。

——可是我有點不解：他們當兵的人隨身不帶傢伙；假使他帶了手槍或者盒子礮，那麼他們雖然人多，也敵不過呵！咳！他該死！他該死！——弟弟說。

——他沒有帶手槍，是中人之計：原來李營長派他和我們都裏辦事人到縣裏去接洽招撫事情的時候，他們辦事人怕他帶了傢伙路上危險得很，請李營長叫他不要帶傢伙；李營長早已可惡他的強橫，（他常常要槍斃李營長）此地就存了心，勸他不要帶傢伙，并且鼓他幾句：你有這麼本領，幾十人

都敵不過，況且他們同去的又是手無縛雞之力的讀書人，你怕他們甚麼？他才空手而行。

——空手好！空手好！假使他帶了傢伙，誰箇敢近身？——弟弟說。

——是的，他們曉得他身邊沒有傢伙才敢去打呢。

——不過，媽還有那兩箇小兵綁住之後怎樣處置？——我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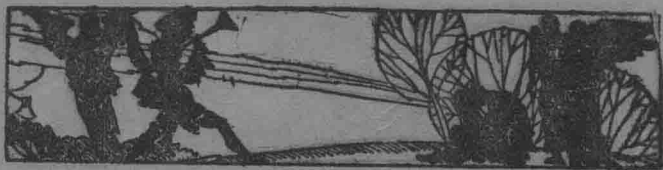
——綁住之後就由胡村牽到梅圩塢來了。

——這一回事，真正僥倖，假使在沒打之前，或者既打之後給礪頭那些兵士知道，一定作閔險呀！真正險呀！——我說著，心爲之悸。

——還好！第二天（初八）下午中央軍來了，五路並進，困住礪頭，叫他們繳械，幸而兩下沒有衝突，李營長情願繳械，馬上同中央軍開拔，到下水村，天已晚了，就在那裏駐宿。第二天（初九）就開到縣裏去了。

——媽還有牽到梅圩塢去的那兩箇小兵呢？——我問。

——那兩箇小兵牽到梅圩塢之後，起先主張要殺，二十塊錢一箇的「刀



手」(註五)已經有人承攬；後來有的反對，所以沒殺，等到大兵開去，派人送出去。據說那些兵(改編的兵)見了他倆硬問「張排長」他倆說是給老百姓殺掉了，大家哭了起來，要槍斃這里出去的人；還是他倆申說不是他們的罪過，才放掉他們哩。

——啊啊！危險！危險！那晚我們人家怎樣？——弟弟問。

——那晚除掉我們，大家都是躲在山上，駭得不亦樂乎，真的自有生以來，沒有這回的危險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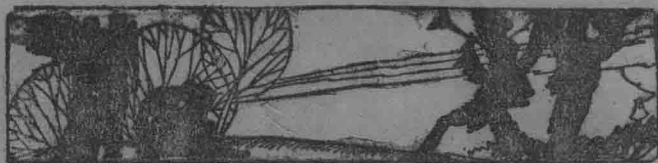
——危險！

——危險！

話兒終止了。雨聲也漸漸地住了。喧譁的空氣，又沈默了下來。大家睡覺之後，聽見弟弟在夢境朦朧中還不住地微喊着：

哦！恐怖之夜！

哦！恐怖之夜！



註一：績溪竹製的火爐叫「火爐」。

註二：軍隊敲錢的美稱，我們叫「拜佛」。

註三：績溪人稱軍隊駐宿爲「打館」，不過是指無紀律者而言。

註四：績溪私下把人殺掉叫「做掉」。

註五：屠夫宰物的工錢，績溪叫「刀手」。

十八年歲暮寫於上村



文

追遠錄序

釋·蟻·農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苟其人行誼著於一鄉。則里巷之謳思。每低徊而不能置。故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其令人之歎慕。或以詩。或以文。或以駢聯。情動於中。而見乎詞。詞之所不可少者。固情之所不容已。而不以生死異也。然非有纂其詞者。必不能歷久而勿失。是以摩峴山之碑。至使後人墮淚。刊瀧岡之表。因知百世流芳。傳其事。卽想見其人。豈能與風雲月露之詞。同以弁髦視之。而覆瓿棄之乎。海陵解生吉昌。追述其先代已往之陳迹。皆彼都人士相與倡和之。嗷及考終後。哀挽之作。哀集成帙。滿紙琳琅。閱之勝讀異書。其人文之盛。於此略

見一斑而亦足以知解生之能追遠也。或謂鄰人之笛。聞者猶傷。賢士之慮。過者必式。矧在其子孫乎。然而數典忘祖。亦滋愧已。吾又聞之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及今無以誌之。亦終湮沒而弗傳矣。此解生之微意也。卽是編之所以成也。繕既就。囑予爲之序。因綴數語。用列簡端。蟻山程金銘識。

追遠錄跋

程蟻農

丁卯秋。予讀海陵遺墨。復喟然歎曰。哀樂者。人之情也。人情莫不樂其生而哀其死。卽莫不樂人之樂而哀人之哀。哀樂之情。每託諸語言文字間。以抒其底蘊。則樂其所樂。與哀其所哀。用情不同。而詞亦互異。惟樂之至而無可名者。則蹶然而已矣。哀之深而無可狀者。則嗥然而已矣。童子先號咷而後笑。生之性也。哀與樂根乎性。而發於情。復爲詞以文之。文特其餘事耳。然散見於簡帙者。比事屬詞。班班然明若觀火。故歌廣自唐虞。詩始於雅頌。辭播於莊騷。其用儷語作爲楹聯。至近代始有之。作者同此寫生之筆。而無檢韻之煩。或如絕句。或



爲長排。皆取諸言簡意賅。不失風人之旨。雖近時文體變更。而社會之交際。往來贈答。及徵文之士。尙需華藻鴻詞。以覘精采。於此可見斯文之猶未喪也。今觀解生所編遺錄。盡海陵老斲輪。非比雕蟲小技。淺根人安得望其肩背。其間題詠凡三百餘首。駢聯凡二百十餘。足徵解生念祖之忱。用以誌之。則其人其事。其詞。殆可謂三不朽云。程金銘跋。

范仲淹嚴先生祠堂記書後

袁肖枚遺作

昔范仲淹稱嚴子陵與漢光武相尙以道。且謂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予竊過之。夫光武之使先生爲諫議大夫也。彼竟不屈而去。人以先生之去。遂高其名。不知先生之來。正欲高其名也。先生挾必去之志而來。寧若不來之爲愈也。謂其相尙以道。何如相忘於道乎。不能相忘而有相尙之心。其心烏得出乎日月之上耶。昔唐時有高士王宏者。太宗之故人也。及太宗卽位。彼竟隱遯而去。徵召不出。是誠高士也。彼子陵。羊裘垂釣。非爲名。而何。昔隨園主人以詩嘲之。

曰。當。時。若。著。簔。衣。去。煙。水。茫。茫。何。處。尋。得。其。隱。矣。

破除迷信說

叢其柢

中人心如膠漆。限衆生於迷途者。其惟迷信乎。明明陰陽電相觸。而發光成聲也。則曰此雷公電母所以懲惡也。明明衛生不講。而得疾病也。則曰此殆敬神不周而動神怒也。有因善而得福者。則以爲鬼神所以勸善也。有因惡而獲禍者。則以爲鬼神所以罰不善也。於是朝名山。拜偶像。以媚於神。求冥冥中之福音。噫。何愚若是。

夫偶像者。不過土木所爲耳。謂偶像能予人禍福。則土木亦能予人禍福。奈何獨拜偶像。而不拜土木哉。况士君子立身行事。求其不愧良心而已矣。別事之善惡而已矣。善者雖得禍。君子不敢避禍。而不爲惡者。雖得福。君子不敢趨福。而冒不韙禍福。尙不計何迷信鬼神爲哉。

嗚呼。迷信之風。由來久矣。太古以神道設教。強悍者有所忌。而不謀亂。奸惡者



文

有所畏而不敢爲其有功於風化固足多者但迷信深中心數千年終成牢不可破之勢每有罄其所有以事鬼神者計各地之敬神費約超過小學教育費數倍我國各地教育經費既窘迫若此何不根彼而注此也且迷信者既以禍福秉之於神於是不勤其業不致其力不施其智而惟天命之是聽何怪事之不成計之不遂則是阻吾人之進步者實迷信也試問青天白日之下得容此捕風捉影不明真理有百害而無一利之舉乎

破除之方首重開導民智一宜組織宣傳隊以喚醒鄉愚一宜多設民衆學校而貫輸以科學知識則迷信之破除其庶幾乎至若破廟宇毀佛像未嘗非破除之方但係治標方法有時亦易發生誤會人民頭腦中之鬼神如故也故治標之法不若治本之法倘二法並用則破除迷信更易如反掌

雖然迷信亦多矣法拿破崙之失敗與我國近年吳氏之被放皆迷信於武力統一他若迷信於利祿者則以利祿而失敗迷信於虛名者則以虛名而失敗嗚呼吾又安能盡破除天下之迷信哉

五



讀蘇洵管仲論書後

六

賴達五

老泉之論管仲也。謂齊之治。功不在仲。齊之亂。罪實在仲。甚至以不能薦賢。自代責之。噫。過矣。夫桓公聲不絕於耳。色不絕於目。非三子無以遂其欲。仲之所知也。一旦欲去之。勢有不能。故但言非人情不可近而已。使桓公聽其言。而誅此三人。國之福也。民之幸也。非然者。言吾職也。聽非吾職也。何罪之有。且仲天下才也。自古迄今。曾有幾人。武侯相蜀。死後安得一武侯。以繼之。厥後蜀亡。亦未聞以不能薦賢。自代爲武侯。罪者無他才難故也。而蘇氏於仲。獨噴有煩言。不亦過乎。不亦過乎。

寓兵於農說

徐德文

兵者所以保國衛民者也。國家苟一日無兵。卽不能一日存在。關係至爲重要。雖然。兵賴農民以供給者也。欲供給不致匱乏。非講求農業不可。欲兼籌並顧。



非行寓兵於農之制尤不可。何則。軍餉一項。爲養兵之要素。如兵農分途。則兵無保衛農民之實。農有供給兵士之苦。終至兵民交困。而紛亂以起。國以危弱。吾國今日之現象。實類是也。設行寓兵於農之法。使全國之兵。從事墾邊。兵農合一。農時則竭力田疇。農隙則講求武事。庶國家之軍費減少。農產之收穫增多。軍費既減。收穫既多。國家自然富強。承平之日。兵卽是農。一旦有事。農卽是兵。既無不能應戰之兵。復無供給匱乏之虞。行見以戰則克。以攻則取。又何貧弱之足患哉。我國當局其細審之。

官塘學校記

曾廣祿

官塘。馬平之一村也。地處四區之南。與來賓接壤。中有兩等小學校在焉。其國民班成立於民國六年。序列第三。高等班成立於民國八年。序列第八。校舍三座。係地方父老捐費建築。生徒百餘。附近子弟就學爲多。以校址位於官塘。故卽名之曰官塘學校。顧環校皆山。頗饒風致。龍頭昂於西野。直欲飛騰筆架。排



列東郊。居然聳拔。青獅嶺。蜿蜒於北。白鷺溪。迴繞於南。更有碧峯。擢秀作南天。一柱之擎。白象橫來。鎖西路。一關之固。有池焉。似半月。環擁校後。池畔蒼松翠柏。四季欣榮。池水澄清。樓臺倒影。影動波搖。游魚驚躍。弦誦於斯。洵可樂也。予斯校之畢業生也。雖已升學郡城。而回憶舊游。恍然如昨。故追而記之。

季弟吉先壙誌

解吉昌

季弟吉先之殤。已十有二載矣。葬焦港之東原。戎池先塋之西北。蓋民國六年五月也。季弟生而穎異。襁褓中日者奇之。四歲誦衣銘。秋風辭聲。喃喃可辨也。予幼嘗捕蠅戲引蟻鬪。弟張臂相助。予母見兩稚子。鬻鬻風日中。將加譴責。予懼而泣。弟視母。指予以爲笑。目眇冉冉。動可親也。回思是境。儼然昨日。其聲其貌。予猶能狀之。胡天奪吾愛。如斯其速也。烏乎傷已。

浴佛記

郭長溥



文

有佛焉。紺宇琳宮。珠纓寶璐。瞻法相之莊嚴。仰神光之煥發。內心自屬空明。外物不嫌。憧擾。或居古刹。輕落梁塵。或寓枯僧。微薰芋火。或斯人急難。抱佛脚。而留痕。或有鳥高飛。過佛頭。而著糞。此垢之不能無。而浴之不容已也。孟夏八日。聖誕良辰。環集闍黎。紛來檀越。大開千佛之場。妙製五香之水。既刮垢而磨光。復潔身而澡德。蓮花坐上。須教氣象。生春楊柳。枝頭宛爾。醍醐灌頂。於是六根俱清。一塵不染。金剛努目。而目際生光。菩薩低眉。而眉端煥彩。看善才之拜手。白玉無雙。望天女之垂鬟。綠雲如蓋。無稍障翳。游來世界。大千放大。光明現出。金身丈六。浴事告終。佛光遍照。齋飯鋪陳。香花羅列。游人日暮。而偕歸。盛事風傳。而遠到。從此日新月。盛咸供養。以虔心。會看信女。善男。亦皈依而稽首矣。

讀左傳隨筆

顧逢濟

魯隱公讓國之事。左氏公穀言之詳矣。夫讓美德也。何隱公行之不以得名。而反以得禍哉。蓋隱之失。不在於讓。其處讓之道。有未善也。昔成王幼弱。周公抱



負以臨羣臣。聽國政。七年致政於成王。使隱公而能效周公故事。雖有百小人亦安能離間於其中耶。乃隱名爲攝政。奄然居位者十有一年。及羽父請殺之時。桓公年已寔長矣。猶不亟於去位。反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夫曰將者。且然而未必之辭。此所以起桓公之疑。來羽父之譖。而終於殺其身耳。吾故曰隱之失不在於讓。其處讓之道有未善也。

華督之弑殤公。魯桓卽不明討其罪。亦不當受其賂而立之。臧哀伯前日之力諫者。以諸國共平其亂。齊陳鄭皆有賂。故隱忍而勿言也。至以賂鼎納於太廟。是明明以賂當受。督當立矣。豈君人者所宜出此哉。乃桓公納之而不諱者。蓋弑逆之人。本視弑逆爲常事耳。殊不知太廟爲周公之廟。子孫所世守。百官所觀瞻者也。若見賂器於太廟。皆以爲君可弑。罪可賂矣。豈君人者之利乎。哀伯之諫桓公。先言昭德塞違之善。終言滅德立違之非。縷陳條晰。惓惓不忘。誠可謂善於進言者。其如桓公之終不聽何。

衛宣公昏縱悖亂。見刺新臺。其惡稔矣。天生宣姜以報之。使讒譖交作。致彼壽



於死。又致惠公之逐。固禍福倚伏之恆。不足道也。所惜者。二子守區區之介。舍生捐軀。而反成君父殺子之惡名耳。然則爲二子者。將奈何。曰。相率而逃。出奔異國可也。若二子之爭相爲死。孝而近於愚者。奚可哉。魯桓篡弑其兄。天子不征。諸侯不討。魯人奉之爲君者。十有八年。彼亦忘其爲篡久矣。孰知亂自內作。身死疆鄰。爲天下笑。此天殆假手於齊人。以正篡弑之罪。而以文姜爲之媒耳。申繻之諫不行。亦天奪其魄。非人所能爲也。語曰。天道好還。其應不爽。吾於魯桓亦云。

書賣菜傭

楊同蘇

賣菜傭。鄉曲野人也。生不識詩書。家貧。恃賣菜爲業。事親以孝聞。母卒。不能殮。或告以施槨者。泣曰。吾母安能殮。他人棺。願告貸於遠近。識者他日以菜償之。卒如其言。以殮。父亦衰病。食必甘。寢必溫。皆竭力奉之。無使乏而已。日啖粗糲。夜臥敝絮。終不敢稍違親志也。傭如臬人。名大扣。不詳其里居。如臬舊志載其

事如此云。

楊伯子曰。予讀賣菜傭事。輒嘉其貧而能孝。而孝有異於衆人也。方之古董。永江革二子。其孝爲何如耶。夫世之富者。日致肥甘。槃案駢列。以奉其親。自以爲孝之道盡矣。殊不知此孔子所謂犬馬之養。人皆能之。豈得謂爲孝乎。若賣菜傭。以一赤貧。尤能竭力奉親。其孝顧不難於衆人耶。惟其難。乃其所以異也。今者道德淪胥。風俗日薄。甚有倡破家族之說者。幾欲并五倫而廢之。嗚乎。犬馬之養。或猶有闕矣。聞賣菜傭之行。可以思矣。

風木興悲記

周兆烜

吾母以多病之身。生余。余六七歲時。嘗見牀頭藥具。經月不去。稍長。知侍湯藥。每含淚牽母衣。予於牀前。余十歲時。先大母逝世。閱一載。先外祖母又棄養。吾母柔弱。屢經憂患。亦於是年隨外祖母而逝。時余年僅十二耳。今隻身遊學。他方非寒暑。不得親故土。不能覩家人。燈施更深。迴腸盪氣。每以熱淚濕透枕。





文

衾而已。某年舊曆元旦後，邑有觀燈之俗。市燈者絡繹於道。一日，吾父購一燈歸。余兄見而奪之。余見兄有而已無有也，索之於父。父不余應。余乃伺兄出，私匿其燈。兄歸，不見燈，責余。余不能隱，趨而哭訴於母。母允。余晚間購一較好者，余乃喜。及晚，果如母所言。旋兄燈毀於火。余乃持己燈嬉笑於其前。兄怒而逐余。余隱身母懷中，而高舉余燈。蓋明，余兄無燈，而余有之也。中秋夕，余每集鄰兒，聚碎瓦，堆塔爲戲。往來搬運，備極辛苦。將成其半，余誤以足倒之。鄰兒疑爲故意，詬詈交集。余大哭。母聞聲出，叱鄰兒攜余歸。問余曾否受驚，并親爲余疊一小塔，置火其中，光灼灼然。當是時也，余微弱之心田中，充滿慈祥和藹之氣，不禁失聲而笑。吾姊立母側，睨余，曰：「淚珠尙留眼頭，又呵呵笑矣。蓋當時余心目中，惟予母一人足使余樂也。今不幸，余母舍余而去，已五載餘。余不得吾母之愛護者，亦五載餘矣。憶昔日之樂，益痛今後之不可再得也。余八九歲時，隨兄於附近學校，朝出夕歸。母必遣人送接，恐途中有不安也。今者天涯遊子，凡經半載，隻身歸來，欲吾母一問寒暖，而不可復得矣。根觸前情，渾然如夢悠。

悠○蒼○天○其○何○阨○我○之○至○於○斯○耶○

方藥爭功

釋○普○濟○

藥○謂○方○曰○世○人○疾○病○之○愈○也○皆○我○投○身○沸○水○千○滾○百○煉○而○後○人○服○之○乃○霍○然○以○瘳○論○予○之○功○何○啻○殺○身○以○成○仁○論○予○之○志○不○異○墨○子○之○兼○愛○汝○不○過○一○紙○空○文○煎○之○無○汁○嗅○之○無○味○而○世○人○不○諒○病○之○愈○也○動○稱○汝○之○功○尊○曰○良○方○頌○曰○千○金○不○易○何○名○實○不○符○之○甚○也○方○曰○汝○誠○能○治○病○然○非○我○則○人○不○知○用○汝○汝○不○過○一○兵○耳○我○乃○將○也○醫○生○聞○之○曰○汝○之○方○非○自○成○之○乃○吾○所○書○也○是○吾○實○居○操○縱○指○使○之○列○汝○等○不○過○功○狗○耳○病○之○愈○也○吾○實○首○功○一○病○人○曰○病○之○愈○也○汝○等○乃○互○相○爭○功○藥○而○死○者○汝○等○亦○應○爭○負○其○責○請○誰○先○償○藥○死○者○之○命○來○於○是○皆○默○然○

戲擬蒼髯叟與癯仙訂交書

劉○鎮○

僕○譚○德○無○文○賦○性○愚○拙○不○能○與○世○合○是○以○英○華○之○士○不○欲○與○僕○交○僕○亦○不○能○爲○



媚悅以求合子焉。獨處有年矣。然僕雖甘與草木同朽。亦非無意於世者。特所謂人之知心者。爲難遇耳。昔嘗一至篔簹谷。謁瀟灑侯。睹其清風勁節。令人忘俗。與之訂交。今稱莫逆。吾子英華。雖覺少露。然能以豔陽桃李之姿。勵冰霜耿介之操。亦僕之所心折者。瀟灑侯嘗爲僕言之。僕恐老死而不得與子相見也。以吾子之孤芳自賞。固不逐一時之聲華。然吾子視僕。豈求知於人者哉。願臭味之合。亦有不能自已於中者。遂忘鄙野。願訂石交。

中國選手在第九屆遠東運動會慘敗感言

李善道

盛傳東亞轟動全日之第九屆遠東運動大會。已於五月三十一日在歡呼聲中閉幕矣。此次結果。日得冠軍。中得亞軍。菲列第三。印則屈爲殿軍。茲有感於吾國本屆之失敗而略言之。

當吾國選手之首途參與也。國中民衆以此次之勝敗。有關於民族之榮辱。故



送行者不下數千人而默祝其勝利者其數尤萬倍於是希望之熱烈如此而運動之結果如彼其失望爲何如耶。

日本年來提倡體育不遺餘力加以政府人民能通力合作不如吾國之僅能言而不能行故於八種錦標比賽中竟得田徑全能游泳棒球網球五種（足球尚不在內）且其田徑與游泳竟能出入於世界運動之成績其平日之訓練與進步之神速固吾國之所望塵莫及而當嘆服者其總錦標之獲得亦意中事也。惟日人好大喜功氣量褊狹既有優勝之把握而裁判者猶時作不道德之偏袒致有裁判不公之譏是亦此次大會中莫大之污點也。回觀吾國於上屆大會籃球以一分之差而敗於菲間接失去其總錦標之良機日人對此清夜自思能無愧慙。

印度之加入此會爲第一次且出席者僅四人其目的固不在勝利而在表現其民族獨立之精神而已。觀其爭旗一事可以知之。古人云雖敗猶榮其此次印度人之謂乎。



菲列濱此次之失敗。固在排球一項。然其職員辦事之熱心認真。選手之精神及重視道德。皆值得吾人之稱賞。且在日人手中奪得籃球錦標。保持其第八次之勝利。使不致全軍覆沒。猶爲不幸中之幸也。惟報載其選手與日本女學生發生不正當之行爲。實爲白璧之玷。可慨也。

吾國選手之赴日。因適在全國運動大會閉幕之後。故意氣洋洋。大有總錦標舍我莫屬之概。而對於足籃球三項球類比賽。尤具有莫大之希望。乃抵日之後。除排球一項獲得最後勝利而達到吾人之目的外。他如籃球之迭遭慘敗。足球之均勢局面。豈吾人初意所及。夫自恃以爲無慮者。猶如此。尙忍言不足恃者乎。

更有一痛心之事。則代表團之軟弱無能。一任日人之支配。而不敢抗議是也。夫田徑賽之與其他各項運動。本無輕重可言也。日人欲分田徑賽爲兩箇錦標。寢假而分爲兩箇錦標矣。日人欲採用世界規則。寢假而採用世界規則矣。凡此種種。皆發諸日人之口。而吾國無如之何者也。其有我啓其議如足球錦



標之解決於本屆運動會者。終以日人之反對。此議遂如曇花一現而歸於消滅矣。夫田徑賽是否嚮為兩箇錦標。又是否嚮係採用世界規則。足球錦標是否應當保存之以待解決於下屆運動會。章程具在。吾國何不據理力爭。豈日人於運動亦帶帝國主義色彩耶。故此次失敗。無論其在精神上物質上。在在足以予吾人一莫大之刺激。今後痛定思痛。深願吾國之職員與選手。刻苦訓練。則四年後菲島首都馬拉尼舉行第十屆大會之勝利。庶幾有厚望焉。茲再就各箇錦標之結果而略論之。

(一) 排球 此次吾國選手。在苦戰之中。敗菲列濱之強敵。而奪得錦標。造成吾國第五次之勝利。此功此績。不得不歸之於選手之勞苦堅忍也。惟願各選手。弗自暴自棄。弗輕敵自滿。克苦訓練。則下屆大會。菲人雖得地理上之便宜。而吾國仍有莫大之希望。稱霸遠東。此其時矣。

(二) 足球 此次與日本戰成和局。錦標不能解決。實吾國足球史上空前之奇恥。雖云裁判欠公。然日人進步之速。與夫吾人之依然故我。亦未始非失



文

敗之一因也。吾國選手其勉之哉。

(三) 田徑 田徑賽爲各種運動中之最重要者。亦卽吾國運動員之最弱點也。上屆大會。吾國以無分而貽笑萬邦。此次大會。三級跳遠。司徒光册內有名。奪得一分。非獨司君一人之榮也。其餘各項。實無若何成績。然與國內之成績相較。已進步多多。惟尙不能與日菲並肩齊驅。故仍不得不自認爲失敗也。又有一可記之事。卽當司徒光君得分之時。在場有一日人笑謂一華人曰：「南部忠平（日人善跳）曾在大會中得跳遠第一。開遠東新紀錄者。」自認棄權。讓華人一分。稍顧場面耳。吾國田徑選手。對此日人之言。不知作何感想。

(四) 全能 吾國全軍覆沒。與田徑相同。雖然王季淮在五項中雖名列第八。然成績爲二四八六分。標鎗爲四六米八一。皆吾國之新紀錄也。人事已盡。奈實力之不足何。

(五) 游泳 全軍覆沒。已有三屆。此項運動。吾國素稱幼稚。成績遠落人後。



加之提倡者更如鳳毛麟角。故本屆之失敗。意中事也。

(六) 棒球 此項運動亦極幼稚。遠東會中從未得過此項錦標。惟近年由華僑回國參加。雖未奪得冠軍。然戰敗菲人。奪得亞軍。有足紀念者。

(七) 網球 上屆吾國林寶華邱飛海二人。出席參加。奪得錦標。本屆日人誓雪此恥。果也。吾國以零對五大敗。然邱君且與日人布井爭至十八局之久。雖敗。人事已盡矣。惟林君則日人譏為表演者。而非比賽者。林君其亦有動於中乎。

(八) 籃球 本屆吾國竟至一敗塗地。奇恥大辱。莫過於此。雖曰裁判不公。惟日人進步之速。菲人技術之高。與吾國選手在場之聯絡欠佳。平時之各闢意氣。適成一反比例。而今而後。惟望吾國選手採他人之長。補自己之短。消除意見。切實練習。則下屆大會。庶幾能與他人一較長短。以雪此恥也。

總之。吾國運動。雖有可取及進步之點。惟較之日菲。實相形見拙。此後如政府與人民。能合作提倡。不重空談。而重實際。注意平時之訓練。則他日之勝利。或

猶有希望。國人其勉之。

故園小記

汪承經

(一) 九如橋畔

九如橋在村南盡處。鄰於五福都天諸廟。橋首有亭。其左樹木參天。蔭蔽天日。右昔爲荒地。雜草交錯。遊獵之所也。而今則阡陌相望。麥秀油油矣。蓋俞守信所開墾者。余曾有詩紀之。憶昔偕友遊其中。傍河息憩。水澈見底。陽光溫柔。微風習習。指游魚欲盡數之。今乃友朋離隔。故地頻遷。瞻念舊遊。愴然涕下。西哲盧騷所謂人文愈盛。自然愈渺。其斯之謂歟。以詩紀之。

荒草淒淒落葉飛。枯枝亂幹蔭殘碑。

而今只剩斜陽在。換得農歌滿綠陂。

(二) 雨粟菴前

余村北盡處。有雨粟菴者。背山面水。頗擅清秀。其右有處士吳野馬墓。又有小



池一傳產四足魚。菴之對岸爲玉麟峯。兀然而立。山之蒼蒼翠翠者。盡樹木也。下臨深潭。水色澄碧。幽靜清爽。令人忘俗。余每履其地。輒有出塵之想。噫。流水高山。視彼繁華之城市。誠所謂清濁判然者矣。爲賦詩曰。

幽人常臥伴青峯。看盡繁華千萬重。

流水更彈鳴咽曲。深山遙應晚來鐘。

(三) 月良園內

月良某氏之故園也。昔曾藏書於此。今則片紙無存矣。園已頽廢。北隅供雷祖。東祀觀音。其西則有亭一。旁植梅柳數株。已著花含苞矣。亭前臨小河。河中游魚。噶然逐樂。不知世間有悲苦事。而對岸峯巒相接。樹林間隱隱見屋宇數間。蓋遠村也。仰視天空。則飛禽往還。風趣幽然。微風陣陣吹來。更感輕快。詩興沸然。因成俚句。

小園昨夜又東風。喚醒梅花一樹紅。

往事不堪回首憶。箇心還寄野雲中。



語
體
詩

□ 幽玄的人生

周兆烜

我也曾披荆斬棘，

越過叢山峻嶺，

登着山之嶺；

去瞭望我不幸的命運。

我也曾篋衣箬帽，

跋涉着深淵大澤，

臨着水之涯；

語體詩

去探討我幽玄的人生。

但是啊！

黑暗彌漫了前進的坦途，

濃霧障礙了深遠的試探。

唉！

可憐的人們啊！

夢一般地在茫茫人海裏遨遊罷！

□ 你可不哭了

周兆烜

啊！你可不哭了，

命運之神圍繞在你身旁；

快樂！

煩惱！

歡愉和憂愁！！

將隨着你渺茫的人生而轉移。

啊！你可不哭了，

煩惱之神已離開你的身旁了。

牠遺留下的種子，

將毀滅在人們的唾罵和踐踏中。

啊！你可不哭了，

愛之神已臨到你的面前了。

雖然，

在昏黑的夜裏。

在一株老樹根下，

你把愛情埋了；

但是啊！

麗日薰蒸着牠微弱的靈魂；

甘露浸潤着牠柔嫩的幼芽；

牠將欣欣地發出微弱之音，

柔和地奏着自然之歌！

八，十六，脫稿於曉塘。

□ 清晨

周兆烜

神祕和幽沈佈滿着寂寥得夢一般的宇宙裏，

清涼的露滴洗染着大地上一切皎潔而絢

麗！

一聲聲雞唱透過曉露的蒼茫點破大地寂

寞；





可愛的嚴肅而偉大的清晨便這樣地消失了。

悄悄地推開葱鬱而深邃的籬門走到大道上，

穿過了樹林的深處綠溪的盡頭到了板橋畔；

只有橋面上的露跡映滿了行人行蹤的殘象，

不幸的板橋呵！祇有受着人們踐踏和蹂躪！

散佈在空際一朵朵白色的浮雲浮在碧幕

上，

微風吹過山頂旁悠悠地怪響像高歌而低

吟！

沈靜的山容莊嚴地柔和地受着朝露的洗禮；

牠將把牠幽沈的面龐迎着朝陽供獻給人間。

遠處的樹木沈沈的立在溟濛的朝靄之中，

睡眠惺忪的小鳥探出頭來認識了新的宇

宙。

呵！無知的小鳥！你祇曉得要脫離了巢

籠；

你知否吱吱的叫聲已打破了宇宙幽靜之

美？

蔚藍的天空中披滿着一片片絢麗的舞衣

裳，

輕脆的鳥語透過叢林傳到詩人的耳鼓裏

。 遠處雞鳴聲近處犬吠聲形成了嘈雜的人

寰；

祇有光明的朝陽底一線加增了詩人的悵

惘！

八，十七，一九三〇，於碧霞山下。

□ 別了

別了，

在嶙嶙車聲中別了。

朝陽越過了地平線，

遙照着歸途的人影；

—— 冉冉地——

沈滅在朝靄之中。

長橋的欄杆上，

碧波的明照裏，

深映着一雙人影；

玲瓏的山石下，

絢爛的牡丹旁，



時聞着啾啾的語聲；

景在人去，

此情何堪！

一聲聲悽慘的汽笛聲，

打破了我回憶的癡想夢。

一箇月明的夜裏，

在巍巍的塔影下；

高歌而徘徊！

遙見澄碧的柔波中，

一葉扁舟，

漁火炯然。

呵！清幽的夜景！

語體詩

夜氣深了，

寒露溼着衣襟；

一雙人影，

悠悠地——

走進樹林的深處。

現在呢？

失羣的孤雁，

心田中祇充滿着離別的悲哀！

八，十八，晨於曉塘。

□ 病中

周兆烜

涼月透過了窗簾，

投射到白色的帳幔上。

五



空氣死一般的沈靜；

祇有輕微的呼吸聲，

破除了斗室的幽沈。

我要詛咒萬惡的病魔，

牠唯一的，降臨——

無力的人們；

呵！無力的人們呵！

你呻吟的勇氣呢？

病魔的權力，

確能及到世界上一般的人們呵！

但是，

牠那裏聽到無力者的呻吟呢？

八，十三，病後。

□ 我的母親

錢阜虞

我年逾花甲的母親！

在她額上的皺紋間，

不知蘊藏多少悽酸？

當年青氣壯的時候，

哺育兒女敬侍翁姑，

受盡了無限的苦痛！

在悲哀苦痛的奮鬪中，

畢竟把兒女撫育成入，

爲了做賢妻良母而受苦，



爲了兒女的婚嫁而忙碌。

誰知道？

前半生經了不少艱難困苦，

後半生仍享不到清閒之福！

到如今，

祇留我這弱小孩子，

安慰她內心的悲痛。

□ 失眠

夜深人靜，

月白風清！

室中的同學們，

早已在黑甜鄉中，

錢阜虞

追尋美滿的夢境。

這時候，

菜畦裏的蛙鳴，

馬路上的車聲，

添增失眠人的煩悶！

我有可愛的家園，

我有可愛的故鄉。

可是終年躑躅滬濱，

那有餘暇回家省親？

我祇能在月白風清的晚上，

禱祝我的老父母身體康強！

□ 煩惱

煩惱！煩惱！

你是我健康的阻礙者，

你是我消極的引誘者，

我小小的心坎裏，

沒有你佔居的時候，

多麼地自然！

多麼地愉快！

煩惱！煩惱！

我爲了你，

圓肥的臉兒，

變成了瘦削和枯萎！

饒阜虞

天真的心靈，

充滿苦痛和悲感！

煩惱！煩惱！

我畢竟不是一箇弱者，

我有勇氣要和你爭戰！

□ 贈別

想不到半載的同硯，

遠成了莫逆的知己；

可是時光如流水般地過去，

轉瞬之間，

便將嘗到別離的滋味！

饒阜虞



在貴族式的人羣中，

我倆卻保收着敦樸之風，

奢侈是我們的敵人，

我們千萬不可去歡迎！

知識是我們的益友，

我們應當奮力去追求！

朋友！

願我們始終持着這種精神，

向着光明的道路進行進行！！

□ 生路

朋友！看！

那是什麼，前面隱約着的？

啊！一叢荆棘，一羣猛獸！

李建勛

後面呢？

啊！一片荒郊，一堆骷髏！

朋友，我們更遠遠地看！

那荆棘的絕處，那猛獸的盡頭！

啊！那不是我們所渴望的故鄉嗎？

朋友！走，奮勇地走！

操着你的戈矛，

拿起你的斧鋸；

趁着這破曉的時候，

來達到我們渴望着的故鄉。

□ 殘荷

幾枝殘荷的斷梗，

低頭在歎命運，

看水面飄搖的落瓣；

一箇墨藍的蝶兒，

伏在這小舟，

深深作最後

決別的一吻！

生命的海，

已是翻波，

怎能再經秋風顛簸！

飄在這海裏的船兒，

沒梳沒舵！

蝶呵！

你的目的在那兒，

這海裏豎着的，

都是毀折的燈塔，

你還能到那兒去婆娑？

墨蝶已是無心了；

雨點打在枯葉上，

還唆使垂淚的她，

喊「哥哥」！

一九二九，八，六。

□ 黑夜

靜穆的黑夜處子，

漫雄



把她情的綯，

密密的裹在我的周圍。

燈兒熄了，

伊更其緊緊地把我擁抱，

使我做着柔美的夢。

如今異地重臨，

你也不似前番那麼多情了！

你教着風兒，

在窗外冷笑；

唆着樹影，

在我腳下挪揄。

昔日的濃情密意。

那兒去了！？

語體詩

□ 充滿着歉意的面孔

徐文光

在一所人羣擁擠而窄狹的街坊，

充滿着一片行人和車馬的雜聲。

爲着經濟時間我，

不顧一切地向前衝去，

無意地撞着一位弱質的女郎，

她幾乎跌了！

似乎帶着無限的怒意，

急快地回轉來身；

看見我那樣充滿着歉意的面孔，

也就不置一言地走了！

□ 給失戀的朋友

徐文光

朋友呵！你再不要這樣了！

詛咒人生，原是失戀者底一般悲鳴。

可是你要知道：

生乎今之世的我們，

除去戀愛之外還有更切要的工作哩。

朋友呵！你樂觀些吧，

再不要這樣了！

□ 逸哥的玫瑰

這束玫瑰花：

很香豔新鮮，

是他在園摘來給我玩；

他親手替我插入瓶裏。

把牠放在書檯伴着我讀書寫字。

靜芳

吮吸這玫瑰的香氣，

這清香怕不是花兒所有？

這清香怕吐自他的心意？

我愛他的一顆心，

像這花瓣的潔清不染一塵。

我很愛惜這束玫瑰，

似惜我的愛人。

他知我很愛玩花，

我也知他的心意，

他給我這束玫瑰花兒，

是花呀，還是他自己？



□ 自慰小詩

江 源

啊！請把胸襟放開，把一箍攏的悲哀，
裝束在一個口袋裏，緊緊縛着。再把它送
到黃浦江頭，付與水神，永遠，永遠的
任牠浮沉！

喂！請把胸襟放開，把一箍攏的痛苦，
包裹在一張紙裏，密密貼着。再把它送
到火爐旁邊，付與丙丁，永遠，永遠的
成爲灰燼！

一九三〇，七，一七，於研基村

□ 行程

佚 名

跑，儘向前跑，

語體詩

前邊雖有着刺足的荆棘，

但也有著美麗馨香的玫瑰。

你要徜徉遍植玫瑰的樂園嗎？

你當儘向荆棘之途跑去。

喂！朋友們，知道麼？

不經過困難的，決沒有安樂。

□ 小詩

A

青年們；

再不要站在歧路上觀望了，

快快決定目的地向前奮闖去。

B

月兒啊！

羅寶麒

任你清光如水一般的瑩瑩可愛，
可曾照見我心靈深處的隱痛？

C

我惱筆兒，又愛筆兒；
惱它——所寫着的盡是些血淚的痕跡！
愛它——是心靈的最相知，最忠實的朋
友！

D

朋友！
吾覺悟了——
覺悟了人生是痛苦的！
但我要在痛苦中間揩乾眼淚，
對你微笑啊！

我希望你沈默着吧，

沈默中：

有絕美麗絕完善和絕真的真理。

E

濃濃的雨絲，

可曾能給我心靈深處加以愛之洗禮吧！

F

青年們！

你應該像朝日一般地上昇，

切不要像秋天的江水泛泛地低了下去。

G

努力！奮鬥！

奮鬥！努力！



拿起來你手中的長鏟利劍，刺傷一切惡魔於道旁。

H

報曉的晨鐘，
把青年人一聲一聲地從夢中喊醒。

作於雙十節日

□ 沈思

蔡儒英

我獨自一人沈思——

雖然嘗痛飲過醇厚而清澈的溫酒一卮，

顛狂風絮，

依舊撩人離思，

小鳥盡情的悲啼，

萬頃情懷將訴與誰知！

語體詩

一味深情的春風，

很和藹地吻着大自然中的一切；

靜悄悄的庭中，

雙雙燕子，

蹴下了樹頭的殘紅，

輕撲着人們的衣袖，

清風也顧不了牠可憐的遭逢。

潺湲潑漣的江水，

滔滔的向着天際急流；

黯淡的遠山露出那蒼茫排立的樹梢，

白雲繞住悠悠；

一五

闌干倚遍，
卻惹起離愁。

彤雲片片騰飛，
歸鴉點點，
三兩漁燈對岸，

帆影依稀；
湘橋冷落夕照微，
年來作事意多違！

是雨後之一夜，
雪白的梨花倚着玉闌弔淚，
咚咚的鼓角，

幾乎割斷我的心腸；

無限悲傷，

羅幃寂，

雙星映空牀，

淒涼！淒涼！

一十七年事，

忽忽再去回想！

枕邊滴滿了傷心的酸淚，

羅巾不知濕透了幾重？

相逢何處？

夢裏迷濛！

音信斷，



東風動；
又過了殘冬！

柔和絢爛的月光，
輕浸着綠之波痕；
涸溪塔影，
在韓江底下沈淪；
沖刷的流水狂奔，
最銷魂，
浮雲把疏星吐了又吞！

流鶯在樹上悲鳴，
把我甜蜜美滿的欣夢驚醒；

語體詩

晨曦從窗櫺上的紗幕的隙處射進，
曉風正清，
朝露未凝，
已聽得砧杵聲聲！

往事那堪回首，
獨自在宇宙間徘徊；
斑斑屐齒印蒼苔，
波動的心弦頻催；
幾度花容哭損，
忍聽那小樓玉笛聲哀！

白茫茫的世界，

一七

語體詩

極目無限愁，

願傾杯中酒，

不願萬戶侯，

明月野花容我醉，

莫空留！

飄蕩幾時休？

一九三〇，春於T P病院

詩

● 登黃鶴樓

經眉生

我同王粲賦登樓。大地山河眼底收。天際白雲飛渺渺。江邊黃鶴去悠悠。沈沙折戟當年事。彈雨槍林此日愁。多少興亡多少恨。神州逐鹿幾時休。

● 贈王金吾同志返寧

經眉生

不堪折取長亭柳。三疊陽關忍送君。終是懷才能創業。慚非壯士亦從軍。遠離故土人千里。辜負揚州月二分。自愧貧交無酒餞。卻教臨別悵離羣。

● 送別諸同學

振庭

振庭對於詩學。素乏研究。不敢率爾操觚。貽笑大方。茲篇經張老先生改正之處甚多。特誌數語。以明真相。兼表謝忱。

勸哉諸同學。教學歷星霜。所趨有定向。耐苦亦何妨。樂羣而敬業。謙尊以爲光。君子器不器。男兒強自強。無求心易足。能忍身斯康。高深勉而企。進取分所當。

竿頭百尺耳。前途未可量。

● 攝影美人

金友石

亭亭麗質幾生修。一現曇花豔影留。鏡裏容光饒媚媚。畫中愛寵遜溫柔。離魂倩女曾相識。落魄蕭郎感舊遊。交換當時欣有約。駐顏仙術不須求。月貌花容鏡裏身。眼前人欲喚真真。是空是色終成幻。如笑如嗔半帶嗔。電火光中留倩影。石榴裙底署香名。年來恐被東風誤。自攝芳容妙入神。

● 自題二十五歲小影

金友石

百年已過四分之。大好頭顱負此君。合向庸中稱佼佼。敢誇鐵裏是錚錚。性情與我真同調。面目如卿迥出羣。皮裏陽秋誰省識。輪囷意氣盪層雲。

● 題枕劍圖

金友石

黯淡風雲海國秋。男兒豈屑快恩仇。夜深忽作蛟龍吼。報國終須斬佞頭。摩娑舞罷罄千觴。收斂寒芒萬道光。我自臥薪君枕劍。頻年國恥詎能忘。

● 大雪看梅

金友石





天公玉戲降玉龍。飛騰天矯舞長空。朝來布衾冷似鐵。貪眠欲眠眠未得。披衣出戶體似僵。銀海光搖膚起粟。忽覩老梅已著花。數枝蟠曲影橫斜。小園百卉齊就萎。獨此鐵骨撐杈桠。折取歸來供膽瓶。幽齋數日散清芬。廣平作賦有風韻。和靖能詩多性情。君不見鄧尉山頭千萬樹。欲尋雪滿山中路。

● 春暮卽景

金友石

把酒對東風。默默將春送。蝶戀一瓣香。栩栩莊周夢。流水帶離聲。楊花團亂絮。天半一美人。列子乘風御。曉起燕爐煙。開牖納清爽。紫燕啄香泥。翩然自來往。春草碧無邊。天然鋪錦褥。攜酒聽黃鸝。黃鸝聲已澀。

● 感憤

金友石

拈毫萬感集雲箋。轉瞬駒光廿五年。一事未成仍故我。牢騷便欲問蒼天。閉門鎮日擁書城。懶向崎嶇問不平。極目中原還逐鹿。風塵何地置儒生。高歌擊筑意難宣。磊落豪情氣萬千。鐵硯磨穿孤憤在。胸中奇氣化雲煙。



少年慷慨氣凌雲。百尺樓臺恨夕曛。便欲騎鯨天際去。手揮寶劍斬妖氛。

四

● 采蓮曲

金友石

采蓮采蓮。橫塘之西。其人如玉。芳年及笄。(一解)采蓮采蓮。蓮葉田田。葉中承露。露比珠圓。(二解)采蓮采蓮。就淺就深。蓮花儂貌。蓮子儂心。(三解)采蓮采蓮。偷唱蓮歌。歌聲嫋嫋。不見翠螺。(四解)采蓮采蓮。小艇瓜皮。柔荑如玉。贈我一枝。(五解)采蓮采蓮。實繫想思。願如花露。莫作藕絲。(六解)采蓮采蓮。中有鴛鴦。雙飛雙宿。阿儂斷腸。(七解)采蓮采蓮。折取並頭。回頭顧影。微露含羞。(八解)采蓮采蓮。蕩破煙波。波平如鏡。照見雙蛾。(九解)采蓮采蓮。自朝至暮。結伴歸來。滿衣香露。(十解)

● 春日閒居

高德權

柳陰移綠上窗紗。小閣爐煙一縷斜。極目憑欄人意倦。小園悄落碧桃花。

● 章江舟次

劉鈺熊

一室圍爐處。孤身作客時。風霜千里遠。章貢片帆遲。榻執虛徐孺。人誰說項斯。

雞鳴頻起舞。按劍欲何之。

● 登鬱孤臺

劉敘熊

昔聞章貢水。今上鬱孤臺。五嶺西南列。雙江左右迴。親朋空自廣。貧賤有誰哀。羨煞前林鳥。猶知結伴回。

● 懷友

劉修己

數載同窗友。悠悠告別離。最難忘舊事。風雨對牀時。

● 送別

劉修己

送君江上別。相會更何期。綠樹山居處。來春怨子規。

● 歲寒偶成

劉修己

一夜一村雪。今朝猶亂飄。白描誰妙手。畫我過西橋。

● 山溪晚霽

陳以德

小橋新漲桃花浪。短艇嬌娃戲水來。半樹綠陰遮不住。晚霞一抹上香顛。

● 寄人

陳以德

欲寄相思雲路寬。愁懷寫出倍心酸。毫端半是眶中淚。莫作尋常墨蹟看。

● 看蘭

祝 劬

高山流水知音少。明月清風古意長。最可流連推幽谷。蘭花看罷一身香。

● 重登祝融峯

郭飛宇

數年不陟祝融峯。此日登臨感舊蹤。世界滄桑多變幻。山中廟貌獨葱蘢。香煙繚繞萬民祈。七二高峯繞四圍。石險樹稀鳴鳥少。一輪紅日挾雲飛。

● 新年雜詠

李宗浩

人人競說賀新年。爆竹桃符鬧沸然。去歲今朝如轉瞬。親朋咸集又開筵。盤承穀核杯承酒。我到新年樂事多。堪歎韶光容易逝。手揮恨乏魯陽戈。自恨兒時好嬉遊。未曾力學誤春秋。詩書成績今何在。數載光陰如水流。漫道新春好出遊。須知時日去難留。少年時節驚將過。屈指韶華又一周。

● 大觀樓

徐 敏

昆明城外大觀樓。氣象巍巍俯碧流。四面峯巒窗外入。一湖雲物鏡中收。旌旗





白日迷遊目。鼓角青天壯曉秋。志士欲來麟閣上。范公憂樂在心頭。

●落花

騶翠雲

看他將受泥塗辱。轉逐東流江水清。滾滾猶存冰玉質。風姨雖妒卻關情。

●端午竹枝

騶翠雲

節屆天中宿雨收。隄前隄後戲龍舟。時髦衣服斜陽照。紈扇團團半掩羞。高底皮鞋逐隊來。貪看故事共徘徊。小娃隨母流連甚。不近黃昏不肯回。

●春日雜詠三十首

嚴潛

小立園林嫩綠叢。柔絲裊裊淡煙籠。知他一夜春風暖。吹得桃脣分外紅。擁衾兀坐意猶慵。清夢乍回惱曉鐘。窗啓忽驚春滿眼。花光柳色兩相溶。梅花開遍惜餘香。柳色如煙綠上窗。惱煞春光撩綺思。一庭晴日蝶雙雙。柳塘風暖日遲遲。天氣困人倦不支。正是百無聊賴候。杏花紅過隔牆枝。薄寒天氣雨霏霏。坐擁殘書百事違。桃李無言春寂寞。捲簾初見燕雙飛。風和春嫩正晴初。添得新紅綠又舒。偶向花陰深處立。俗懷滌盡意徐徐。



鶯簧聲裏酒重沾。瀟灑平生興不孤。奚況風光春九十。維摩縱病有花扶。
閒尋春色到春隄。芳草郊原綠漸迷。苦被柔絲牽縮住。日斜猶自伴鶯啼。
休云瀟灑淡忘懷。惆悵東風願又乖。小燕何知人意緒。呢喃鎮日總雙諧。
鐘煙出戶畫簾垂。佳句覓來且覆杯。小立花間觀燕舞。倦游正是踏青回。
如絲雨脚綠增新。杏蕾含丹剛破春。倦倚欄干慵覓句。東風何事助騷人。
多愁祇爲被香薰。春色惱人意似焚。無雨淡晴陰亦好。護花心緒愛輕雲。
初回午夢酒猶溫。雨細如煙靜掩門。簾鎖鱸香垂永日。釀花天氣怕黃昏。
賣錫聲裏曉微寒。宿雨乍晴看綠漫。燕子不來春寂寂。小桃無語倚欄干。
爲愛晴明曉倚欄。錫簫吹去復吹還。連朝最惱摧花雨。辜負春光逝等閒。
乍晴乍雨困人天。漸覺春紅瘦可憐。偶檢舊篇懷往事。無聊慣作睡中仙。
一年好處在花朝。底事今年寒未消。惝澀春光花正睡。裁搖覓句總無聊。
任他豪氣被愁消。肯負春光吟事拋。一字推敲忘晝永。日斜不覺燕歸巢。
翠舞紅飛燕雀嘈。日長無事寫離騷。恩恩花事清明近。折柳攀桃意總豪。



無計挽春寒。食過浪遊日日得春多。縱饒雅興終潦倒。踏遍春城。奈恨何。
長郊獨步愛煙霞。紅淺翠深一徑斜。小立溪邊春杖揆。波光映日碧無加。
翩翩燕影舞幽窗。鬪奔功深日正長。愛煞春陰花可護。東風吹雨黯垂楊。
養花天氣曉寒輕。隱約市聲喚賣錫。被角餘溫春意暖。破人清夢惱流鶯。
曉寒惻惻雨冥冥。詩思迷離夢半醒。最惱梁間雙燕語。呢喃相訴太丁寧。
自入春來懶似僧。謀杼抱負亦何曾。而今不作凌雲想。倦對天桃憶武陵。
驚心嫩綠黯凝眸。忍看飛紅逐水流。笑我壯懷成太息。閒情空自爲花愁。
幽緒何妨付苦吟。霏霏紅紫又春深。日斜風暖燕歸候。怕看飛花出綠陰。
惱人春色碧毵毵。排遣憂煩詩味甘。花徑風酣閒立處。愁絲自縛比春蠶。
晝永無聊不捲簾。乍晴乍雨倍慚慚。轉風颭蝶當窗舞。花落閒庭綠又添。
流鶯喚醒與尤酣。旭日曉窗萬碧函。無可奈何花又落。一庭紅雨濕青衫。

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痛史

唐守常著
一冊四角

帝國主義挾了他政治·軍事·經濟三大勢力·來侵略中國。我們處於這種嚴重的環境下，應當採什麼方法來抵抗他？這是值得研究的。本書把他種種侵略的方法·侵略的時期·侵略的手腕·侵略的步驟·侵略的計劃·詳細揭出。可作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國民一當頭棒喝。

中國 土地喪失史

唐守常著
一冊
三角五分

這部書是唐先生最精心最有系統的傑作·把帝國主義的假面具·揭露絲毫不贖·內容共分八章·有失地前版圖的統計·失地後版圖的統計·失地的幾箇時期·失地的幾種原因·所失的地與國防上有何關係·逐章細寫·議論警動·任何人看了·腦海裏都有一段慘痛的國恥印象·深深地留住不忘·在不知不覺間自能激起愛國天良了。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小
說



小

說

賭呪

俞愚樵

火燙般的太陽，用著它那極強烈地光輝，照在一排黃土砌的牆上一分一分地進行。拐角裏的一株桐樹下面坐著一箇精神矍鑠，衣衫襤褸底老婦家——萬家婆婆，戴了副腰圓形的老花眼鏡，低下了頭，在矚著補她兒子的。一件藍布短褂，她底右邊蹲著一箇牧童，正在呼呼的打餵。牧童的身旁眠著一頭水牛，偶然爬了起來，不料將曬著的一筐箕番薯粉子，打箇乾乾淨淨。

對面的一幢矮茅屋裏，當時，走出一箇手扶竹杖，頭戴破黃氈帽的五十多歲底老男人，口裏噤哩咕噥的罵箇不休：「該死格短命鬼……一天到夜打瞌睡……不上田做事……懶鬼……少年亡……」隨即提起了他手中所



持的竹杖，追著打他的兒子，那牛也被他駭得一同跑到了對面田莊上去。牛在半途跑的時候，一箇不小心，把那路旁尋食的花豬囤，骨碌一聲撞進塘裏去了。

夕陽西垂，將近黃昏底時候，萬家婆婆把衣裳縫好了之後，便執著一根竹鞭條，口裏嘯嘯……的呼豬進欄，然後，照著每天關豬的老例，點一點原來的數目。萬家婆婆忽然驚訝的嚷道：「一雙二雙，還少一售花豬囤！」她口裏還是一面嘯嘯……的呼著，一面卻急得無頭雞子似的四下亂闖亂找。

她費了許久的工夫去尋，畢竟還是無影無蹤，末了只是氣得她指手劃足的一頓亂罵：「捉得我格豬去了的，就會絕子滅孫！天火燒……發瘟死……」

這一叫罵非同小可，片刻底光景，集攏了一大團人，簇圍著萬家婆婆，聽她惡言惡語的詛咒，離她稍遠的一羣人，卻紛紛地議論著——有的說是：「在樹蔭裏咽交，」——有的說是：「豺狗敲了，」——有的還神乎其神的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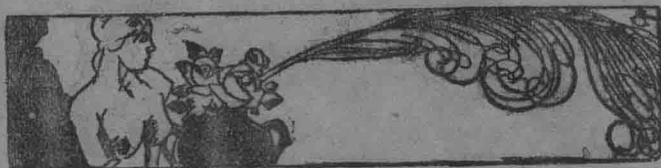


是「等副爺（註）的刺刀刺死了」一時七張八嘴，各搜話法來形容到那失掉的花豬团的身上去。

還沒有講完的時候，祇見前面田塍上的柳樹叢裏走出來一箇白衣藍袴，頭戴青麥桿帽的中年男子，他肩上荷著犁鉞，左手提著一大篾籃的馬屎，也一箭步的跑了過來，擠進那一黑團的人羣中，還沒有摸清頭腦接嘴便問：「萬家婆婆！妳老人家同那箇罵架，氣得這樣！」

萬家婆婆聽到他這樣一問，立即撇開了他事不講，忽然地答道：「佬呀！你曉得啲？我家一隻花豬团子不見了！你在田上做事，總怕看在那塊些子？」接著把手去掀開了欄門，指著算給他聽：「一雙二雙老豬，是不是還差一隻花豬团子？」

那中年的男子斗然記起來了似的說：「我喫了飯上田去做事，也好像看到一隻花豬团在前頭過去幾畝田塍路上，敲茅草喫，來格時候，我就沒介意，不曉得還在不！」



萬家婆婆被他這麼一說，便強笑著臉，向他謝了一句：「佬呀！難爲你呵！」即刻拏起了一根竹鞭條，三步併作了兩步，風馳電掣地跑到他所話的地去了，但他一路還載著驚疑的，慰安的，祈禱的心懷。

她走到了那裏，便在一路的茅草裏亂翻，急得大汗泄流。後來，尋來尋去，竟在一箇稻草蓋的穀困旁邊的塘裏，發現了她那隻花豬困，鋼硬壁直地浮蕩在水面，卻好像一隻大豬。她立刻便把她先那懷抱的一切完全消滅，換上了一副悲怒的面容，將那雞腳般的手，去拖豬上岸來驗傷。

斯時，那箇牧童，跨在牛的背上，口裏唱著山歌，在水裏划了過來。萬家婆婆兇頭霜腦的向著牧童一頓痛罵：「該死格短命鬼……你家大小死得精光格……踏死了我格豬，還丟下塘去……」那牧童見她亂罵，到很覺得詫異，紅著一箇臉兒說：「婆婆！妳老人家莫開口亂罵人哈！我剛在田裏做事來，的確沒踏死妳格豬……」話還沒說完，萬家婆婆更加呪罵得厲害，狠命拉著牧童要他賠錢。這副神氣，到不禁使人想像到那彈詞曲本中的黃婆婆罵



雞來了。

這樣一鬧，於是村盤上的人又統統圍繞了一大團兒，在那夜幕籠罩裏，隱約可以看到——那一時人多嘴衆，硬把那牧童和死豬，一同帶到了他的家裏，要他的爺一五一十的償價。說是：「我的豬有一百八十斤重，人家還了十四塊花邊也沒賣！那知她雖這般說，但他還是一箇不肯賠，後來簡直急得萬家婆婆一把眼淚，一把鼻涕，說是：「你要真箇不肯賠，我也沒得法子想，祇有明日趕早到城隍廟去宰雞頭，發誓願，見天爺判箇公正！」牧童的爺，馬上直硬爽爽地答應：「做得！我們沒踏死人家格豬，還怕進城隍廟賭呢，妳怕天沒有眼睛格不？」萬家婆婆一邊走，一邊揮著手話：「擡頭三尺有神明囉！你欺侮我吃齋唸素幾十年格老太婆，我就拿箇孤寡兒子同你拚，怕天老爺不有眼睛來收你！怕天老爺不有眼睛來收你……！」

到了第二天晨光熹微的時節，萬家婆婆趕忙翻身起來，沸了開水洗箇澡，然後梳頭，洗臉，換潔衣。再拏起了紙馬，香燭，雄雞，走出家門，一徑來到那村



左的牧童家裏，逼了他的爺一同去進城隍廟。

在那可憎底早晨，雞頭也宰了，賭呢也賭了。萬家婆婆從此便是眼巴巴的候望著他家——天火燒，——全家死得不過初一。

有一日正是天花聖姆的誕辰，下午的時候，許多人都趕到打穀場上去等着看迎會。只聽見那側面一幢破而矮的屋子裏傳出一片悲哀聒耳的哭聲，那些人的心也亂了一齊跑了過去看，那裏曉得是萬家婆婆作田的兒子，一起子工夫得了急症死了。

這箇消息傳了出去以後，一時村盤上的左鄰右舍，又集攏了一大堆人，擠進那滿佈灰色狀態的屋中的一具剛纔斷氣的男屍身邊——但他們卻都懷著一顆又憐憫而又譏諷底心哩！

在這時，萬家婆婆把眼淚揩乾了，只是低下了頭，一聲不作地好像是在埋怨她自己冤枉了別人，同時，她老得黃而瘦的臉龐上卻漸漸地加上了一道淺薄地紅暈。



註：副爺是南昌人稱呼軍人的口吻。

民十九，初夏，寫於大中國南昌市。

學校裏的一幕

徐覺

「爲什麼今天先生學生都來的這樣早呢？」

天真爛漫的學生王希昶，因爲昨天請假，今晨吃完粥一放碗就跑到學校裏來，進了校門，看了看時鐘，方才六點鐘敲過，進到裏面，只見先生和學生已經非常鬧熱了，於是他不得不發生這箇疑問：

「你以爲今天時候還早嗎？快進去！呆子！」老是十一點多鐘起牀的徐校長，今天很難得也在階簷前漱口了，看見希昶這樣慢著步的走，似像奇怪的，並且在形工陳列所的前面站住了——從來就關着不開的形工陳列所，今天忽然開了，裏面布置得整整齊齊，形形色色，非常好看；這的確也足以鈎引住感覺靈敏的希昶的眼睛。但是徐校長又這樣的罵着：「有什麼好看，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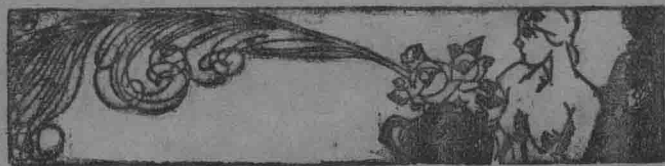
來是你們自己做的。」

希起受了校長的罵，不覺面色都變紅了，他連忙轉身向裏面進去，一轉灣就是文級的教室裏，不消說學生差不多已經來齊了，但是他心裏益發奇怪，不論那箇同學，就是那最懶惰的綠蕉和最頑皮的德明，也在那裏手忙腳亂的工作。「究竟是爲的什麼事呢？」他簡直弄得莫明其土地堂，但他又沒有勇氣敢去問箇明白，級任馬先生，雙手放在西裝袴袋裏，胸挺挺的立在那裏管督着。

「愛華！快把畚箕拿來！」壽仁同壽仙各執着一把掃帚，從各方面掃攏來一堆污穢，在那裏叫要畚箕。

「我在這裏拾紙屑哩。」愛華伸了伸腰，不慌不忙的答道。

「別去吧。」萍兒站住一條長櫬上，在洋房教室右面第二箇窗前，左手捧着一碗麥粉糊，右手拿了一箇糊刷，重新糊那些紙窗，把舊有破碎的紙扯下，愛華就在這裏幫萍兒的忙，深深地灣着腰拾着紙屑，萍兒對愛華說：「我



們還有一箇窗子的紙沒有糊好，我絕不准你到那邊去的。」

心寶是最勤力不過的，她一箇人把二面大黑板拭得乾乾淨淨，又拿着雞毛帚在那裏刷桌，最後她捧着痰盂去換水，走過教室右面的走廊。

「噢！」愛華站起身的時候，一眼見了心寶捧着這不講究衛生的痰盂，急忙捏着鼻子。

「哈！足足有二箇星期沒有換過清水啦。」萍兒不禁笑了起來。

思平、瑞雲、常卿、仲康、德元……十幾箇孩子一齊圍蹲在文級教室前面的一箇小花園裏，有的尋着小石子，有的拔着枯萎的草，有的在梧桐樹下拾着黃葉，有的……『披一毛而利天下不爲也』的常卿，他從小花園裏跑過來告訴馬先生說：

「今天我掛過黨國旗，貼過孫總理的遺像，我所以疲倦得很，我要休息一下了！你看他……」

馬先生點了點頭，似乎也贊許他的作事，轉眼看見了希昶呆呆的站着，

一事不做，於是就叫他到小花園去幫忙，希昶聽了馬先生的吩咐，急忙跑去，在同桌坐的同學思平旁邊蹲下拔草。但是他的腦海裏，早就想解決的一箇問題，到現在還沒有明瞭。在這時大家不留意到他的當兒，他就用低微的聲音問思平道：

『今天可有什麼要緊的事嗎？』

『哈哈！』思平看了他一眼，只是笑着不答。

希昶最害羞的，思平沒有明白的答覆他，還給他一箇冷笑，他恐怕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力，馬上就紅着臉低下了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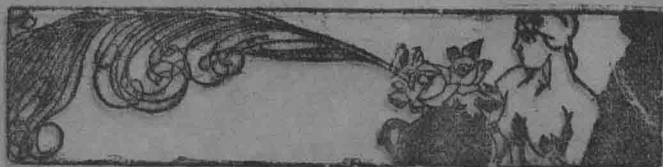
『吉零……吉零……』上班鈴響了，一班班的學生，爭先恐後的都跑進了他們的教室，在先生沒有來上課之前，幾箇學生在切切的細語着。

『不曉得要來沒有？』德明向着後面的桌問。

『恐怕沒有這樣早吧！』瑞雲答着。

『今天我們都吃力呢！』仲康對德元說。





『真的，今天破天荒了，這樣的成績，我們一定能得到……』德元沒有說完，心寶忽然叫道：

『來了！』

『什麼，省視學嗎？』

『……』

馬先生挾着點名簿和教授書，手裏拿了幾種教具，好像是『大水牛過大橋』一樣響的從前面走近文級教室來，比平日格外的有精神；於是教室裏的空氣，頓時沈寂下去了。

到校的初夜

洪德燾

志剛由M鎮小學，升入R城中學去；——他從那狹小的，習慣的，生活圈子跳出來，闖進這擴大的，陌生的，新環境裏，處處都覺着兩樣：從前的校舍，不過是幾間瓦屋，前面裝着半截玻璃窗子，這在鄉間，已是很值得誇示的了；但

是現在，這巍巍的樓房，寬整的操場，校長室門口的那株大冬青樹，校園裏的石榴，櫻桃，滿綴着綻着笑意的果實，一切都使他驚異！使他嘆賞！使他迷醉！

他跟着表兄毅如，先到會計處，繳完一學期應納的一切校費；接着去謁見校長，校長撫着他的頭，很和氣的問了他幾句話；他們這纔走出來，到齋務處那裏，查閱寄宿生住址分配的號數表；最使志剛失望的，是他的宿舍，和毅如分做兩下；他起初的意思，本打算和毅如住在一塊，就是母親也曾這樣的向他說過；現在竟拆做兩下去了，使他感着一種莫明的悵惘；出齋務處的時候，他悄悄的對毅如說：『怎麼把我們分成兩下呢！你和齋務長通融通融，我倆住在一塊，好不好？』『哈，我在高級部，你在初級部，是不能編在一箇宿舍的；——反正都在一校裏，有我呢，別人不會欺侮你！』他聽毅如這一番話，纔把住在一塊的希望打消了。

因爲明天行開學禮，後天就要上課的，所以這時候，同學差不多都到齊了；開過晚飯，有在院子裏賽球的，有伏在案上寫信的，也有上街買應用物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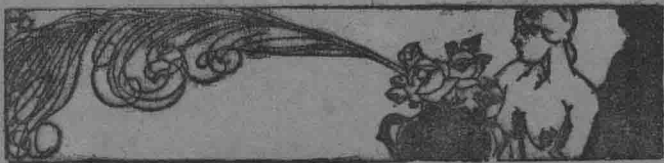
毅如把志剛的行李安頓好了，領他在校內遊覽了一週，『這是理科室，是……的；這是音樂室，是……的；這是雨天操場，是……的；那一邊是游藝室，那一邊是圖書館，』每到一處，都誠懇的指導了他；志剛看見設備得這樣的完善，心裏覺着高興，把方才的悵惘，漸漸的擠走了。

晚間，他和毅如分手，來到那第八號的宿舍裏；在一屋二十幾箇同學中，他的歲數最小，身量也屬他矮，別的同学，差不多比他高了一箇腦袋；他的行李緊挨着室長，室長是一箇高鼻梁，推平頭，穿皮鞋的，好修飾而喜談諧的人；『哈，你貴姓？』『張，您先生呢？』『程，你叫什麼名字？』『我叫志剛，』『哈，志剛，你今年幾歲了？』『十四歲了，你呢？』『十八，比你長四歲，你就叫我老大哥，我叫你小弟弟吧；』志剛羞澀的笑了一笑，『你家裏有什麼人？』『祖母，父親，母親，還有一箇姐姐；』『你姐姐叫什麼名？』『志乾，』『她讀過書麼？』『已經在高小畢業了；』『她多大年紀？』『十七，』『哈，十七，比我小一歲，她的模樣也像你這樣的好看麼？』志剛覺着他的問話，含着輕薄的意

味，臉兒紅了一紅，沒有說什麼：『我不過和你閒話家常而已，並沒有別的用意，——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同學也跟着笑了一陣，使他更覺得難以爲情，幾乎哭了出來。

志剛躺在被窩裏，只覺著異樣的空洞，熄燈已經一點多鐘了，他怎麼也睡不著，那別離的况味，錐子似的一陣陣刺著他的心！

照著志剛祖母母親的意見，讓他在小學補習幾年，纔肯把他放出來，他們的理由是歲數太小了，從小沒有出過門，到外邊免不了受人家的欺負；獨有父親因爲他的成績好，補習恐怕灰了他的心，一定要叫他升學，關於他升學的問題，贊成與反對兩派，還開了幾回劇烈的舌戰：『志剛才十幾歲的孩兒，就叫他離開我們，到百十多里路遠的地方去，怎能叫我放心呢！』『你真是婦人之見！十四歲還算小麼？前街的王禿子不是十二歲就進城學手藝了麼？——你要知道：我是叫他趕前程，並不是送他去吃苦，用不著你耽心！』『那可不成，萬一他想法，想壞了身子怎麼辦！』『什麼話！像你這樣的溺愛，適



足以養成他的退縮性，人若有了退縮性，一切的希望都完了！——豈不是害了他的一生！」「我偏不放他出去！」「他是我的兒子，你敢不放他出去！」「也是我的兒子呢，也有我的一半呢，他是我的心肝，我捨不得他！」母親眼睛含著淚水，聲音有些顫抖了，「哈哈，哈哈！」父親勉強的笑了幾聲，痛陳利害，翻來覆去的，容易把母親勸動了心，但是祖母進來，聽說她的寶貝孫子要出門，氣憤憤的說：「他是你們的兒子，也是我的孫子呢，是我唯一的孫子呢，你們忍心放他出去，我可不放他出去，除非我斷了這口氣！」父親又和顏悅色的，開導了許多話，她老人家纔出了一道教旨：「由你們擺佈他罷！」拄著拐杖，悻悻的出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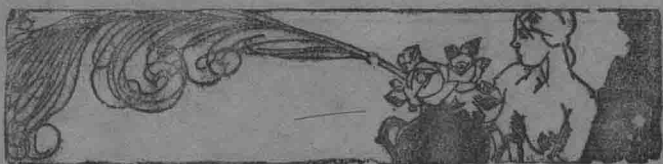
起身的前一天，志剛的姑母，請他到她的家裏喫麪，他胡亂的喫了一碗，回到家裏，母親正忙著收拾東西：「這是夾袍子，這是衛生衫，還有你的手套，……都放在這一箇網籃裏，這是兩塊錢，是我活計包裏積下來的，留你肚子餓了買零食喫，你上下火車，千萬要小心，不要和他們擁擠，你力氣小，一擁擠



就要吃人家的虧，在火車裏，不要打開玻璃窗子，伸著腦袋往外望，萬一煤煙子迷了你的眼睛，那可怎麼辦；你到學校，好好的念書，但不必用功過度，以免累壞了身子；有工夫多寫信回家；同學要欺負你，告訴你表兄，叫先生打他們，替你出氣；你……」她絮絮叨叨的，說了一大堆，志剛神志朦朧朧的，也聽不清母親說的是什麼，心裏只感著異樣的難受，躺在牀上，蒙著被子裝睡。

「么么么！」廚室裏思春貓一陣的怪叫，把志剛的思潮截斷，帳棚頂上又起了一陣「吱吱吱！」老鼠打架的聲音，他心頭拍拍的跳動，頭上浸著淫淫的冷汗，他力推室長，「啊，什麼聲音？你聽！」「還沒睡著麼？——耗子，」室長說了這一句，又呼呼的睡去了。

志剛把心神定一定，那由家中臨動身時候的滋味，又湧上他的心頭了。早晨起來，他就怔怔的，站在院子裏出神，姐姐喚他喫飯，他勉強喫了幾口；打過八點鐘，門外車聲鱗鱗的，來了一輛轎車，他的表兄毅如，很高興的從車裏跳下來，志剛知道這是快要分別的時候了，心裏起了一陣莫明的悵惘；



小說

毅如拿著行李，姐姐提著包裹，放在車子上；大家擾亂了一陣，父親恐怕耽誤了開車的鐘點，催著他走，志剛硬著心腸，「再會吧！給他們鞠了幾箇躬，『你……』母親只說了這一箇字，哽住了；祖母也顫抖抖的踱了出來，『這有五箇大雞蛋，留你們在車子裏喫，』他暗想：怎麼沒有看見姐姐呢，好狠心，難道不出來送一送你這遠別的弟弟？趕到登車的當兒，眼睛向院子裏掃了一下，姐姐卻立在階沿上，用袖子擦眼淚呢；他心頭一股酸氣，登時衝上了鼻尖，趕緊把頭扭過來；車走遠了，回過頭去，祖母，母親，還站在門口沒動，一直到了轉過灣去，那座關帝廟遮住了她們的視線的時候。

他越想越難受，眼睛已經滄著辛酸的淚水；同學們的駢聲，雷一般的搗著他的耳鼓，更弄得他思潮起伏的，睡不下去；壁鐘敲過了一下，才馬馬虎虎的到了夢境。

*
 『滾呀！……滾呀！……母親！……母親！……』
 *
 *
 *
 *
 *

一七



起來小便的室長，把電燈振亮，用手搖著他的腦袋：

「怎麼啦？怎麼啦？」——志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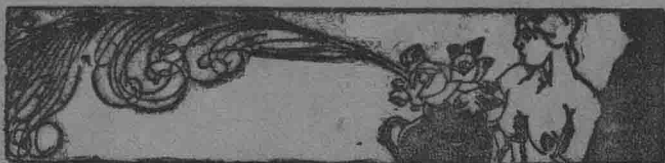
「沒甚麼，沒甚麼，」他含糊的答應，面上已經鮮明的，掛上了兩條晶瑩的淚溝！

□ 完了！完了！

錢·阜·虞

一箇初夏的晚上，馬路上的嘈雜聲漸漸地沈靜了，祇有那天空中的皓月照耀得大地分外光明，馬路兩旁的幾棵高大的柳樹跟著微風的方向輕輕地飄拂，使那倒在地上的黑影也不停地動搖。這時候假如我是一箇藝術家，那我一定要用藝術的手腕把那幅絕妙的晚景寫生出來，倘若我是一箇詩人，這種可愛的夜色定會引起我的詩興。

同房的C提議到月下散步，結果是通過了，大家便蓋上了書本準備著動身，我就急急地跑進隔壁房間，想邀我的朋友K同去，那知平時總是埋



首書案工作得很夜深的K，這時卻已上牀了，正在驚疑著的當兒，和她同房的同學低聲告訴我，說她今天下午上課回來，就愁眉不展，好像有了甚麼心事似地，連晚飯也沒有吃哩。於是我就知照C說：「我散步不去了，你們去吧！因為我有些事要和K談談哩。」我走近K的牀前，喊了她幾聲，但她卻不答應我，我於是揭開她的帳幕，很驚惶地發見她在流淚，我就俯首問她：「啊，K，什麼？你怎的會哭泣起來？有什麼心事不妨說出來，大家商量商量！」那時K就擦乾了眼淚，拉著我的手低聲說道：「T，你是我最欽佩的朋友，我敬愛你的忠誠，我佩服你的天真，你一定能為你不幸的朋友指示出一條光明之道吧！」那時我就坐在她的牀沿上，很鎮靜地聽她繼續說下去。「好友，我蘊藏了好久沒有告訴你的一件事，到今天卻不能不向你吐露了。T，我的一切你都知道，可是我從未向你提起過我不幸的身世，告訴你吧，朋友，我的家庭是很守舊的，父親是一箇舊禮教的信徒，祖母只知道燒香念佛，母親的責任是敬侍祖母，父親以及治理家事。我在九歲的時候，父親就把我許給他一位朋



友的兒子。那時我完全不知道什麼是「訂婚」，我祇覺得一天家裏賓客很多，熱鬧異常，我和表姊妹們捉迷藏，踢毽子，玩得不亦樂乎。誰知道這就是像賣豬般地人家來付定頭錢的日子，從此我前途的幸福是埋葬了！這時候既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把戲，當然不知道有反對的必要。至於我的名義上的未婚夫呢，因為是獨生子的緣故，父母一意溺愛，從小就不肯好好讀書，三天要有兩天逃學，以致讀了好幾年書，小學也沒有畢業，後來就一直在家中間蕩。天天和那些市井之間花天酒地的朋友相周旋，如今呢，年紀輕輕，可是已染到了不少惡劣的習氣，吃酒，打牌，吸煙，逛窯子，沒有一樣不學會，聽說他父親遺留給他的田產已被他賣去不少。說來真傷心，據說他去年因為向他母親索錢不遂而打他的母親，你想這種沒心腸的人連生他的母親也敢動武，將來對待他的妻子更不必說了。自從我知道這件事之後，我就不承認這種不合理的婚姻，後來又不斷地傳來了關於他的種種壞消息，於是我更決心反對了。我曾幾次三番同我父母吵過，說他們不應該把女兒送進火坑去。母



親皺著眉說道：「誰知道呢？這孩子會變到這樣壞，他小的時候不是一箇很乖巧的孩子嗎？而且他是獨生子，家裏又有錢，我想你嫁了過去，一生可不憂吃不愁穿，這樣我做娘的總算也可安心了。所以當張家婆婆來做媒的時候，我們就答應了下來。唉！誰料想得到呢？」父親我已說過，是一箇舊禮教的信徒，他當然是主張履行婚約的，他說：「事已成事，木已成舟，有什麼辦法呢？況且他的父親是我的譜友，倘使反對這件親事，叫我怎樣啓口呢！叫我怎對得起我的亡友呢？所以我允許你出外求學，就爲他不爭氣的緣故。萬一他永不回頭，把家產蕩盡了，那你也稍稍有自立的能力。」我因此心裏常常充滿著愁悶，想你也一定看得出吧？在快樂活潑的同學們中，我總是沉默著，在旁人嘻嘻哈哈的笑聲中，我不過勉強地苦笑著。我祇有在上課自修以及和你們閒談的時候才稍稍忘記我內中的苦悶。誰知道今天收到家裏的來信囑我……」她又嗚咽起來了，她隨後伸手到枕邊拿出一封信遞給我，說道：「你……你拿去看吧！」於是我就從一箇中國式的信封裏面抽出一張八行箋

來，見上面寫著：

靜女覽吳姓遺媒來說親事已有三次之多據云今秋即將成婚刻下吉期已擇就我以為既已允婚遲早總須過門况「男大當娶女大當嫁」古有明訓而為父母者亦可早了向平之願現爾母為汝辦理粧奩甚形忙碌望見字後從速歸家準備一切為要

父字

我看完了信就問她：「那你怎麼樣？究竟回不回去呢？」她說：「我想不回去，又怕父親惱怒我，從此斷絕我的生活費，但回去又怎樣辦呢？這種難題我實在不知道怎樣解決。」你能告訴我一箇妥善的辦法嗎？」我深深地考慮了一下後，對她說：「不，我以為你還是回去的好，因為這件婚事你既然極不贊成，那還是早早解決的好，不可這樣一年一年地拖延下去。」她聽了我的話，彷彿很感動似地說道：「不錯，我決定回家，決意回去，向家人表示堅決的態度，我寧願死，決不願屈服好，我明天就動身。」我於是安慰她一番後，就回到自己的寢室裏睡覺。那時同房的同學們散步早已回來了，室中的電燈





也熄了。而那位樂觀的C君還正在唱著「乳娘曲」哩。我卻爲了K的遭遇而心中發愁。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K的時候，她已把行李整理好了，我暗想「她定是整夜沒有睡熟，所以今天老早就起來行李了。」我就陪她到教務處去請了一星期假，出來就送她到車站，臨行時，她流著淚，對我說：「T，不知那天才能重見你！」我聽了心中十分難過，但我不得不苦笑著安慰她幾句：「K，不要說這種話吧！我們不是一星期後就可以碰著的嗎？祝你勝利！願你幸福！」火車快要開了，我站在月臺上目送她上了火車，汽笛一聲，火車開始蠕動了，我祇得垂頭喪氣地回到校裏。

一星期過去了，但是仍不見K的影蹤；第二箇星期又過去了，K的消息仍是杳然，直到第三箇星期的最後一天，忽然收到K寄來的一封信。我那時的快樂真非筆墨所能形容，於是就急急地拆開來看。當我發現了信紙上的淚痕，我就料想得到這是一封沈痛的血書，上面寫著：

我欽佩的朋友T：

我早就知道那天在車站上和你握別是我倆最後的見面了，不過那時我還有一線希望，我想也許我仍得安然回到校裏和你一同切磋一同談笑。但現在這僅僅是過去的夢境了。把過去的學生生活和現在的處境相比較簡直使我發狂！你一定想像得到你可憐的朋友的遭遇吧！上次我回家向家人很堅決地反抗這件親事時，你再也不會想到父親會說出這種話來。他說：『豈有此理！我國數千年來的婚姻制度一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虧你說得出不是自主而訂下的婚約不承認。嫁雞從雞，嫁狗從狗，既已定親，怎可輕易毀約？大戶人家的女兒應當「從一而終」。你現在這樣地強硬，難道你自己又私下許了婚姻嗎？我原來囑你出去求學的，決不是叫你去交男朋友。唉！早知如此，悔當初爲什麼允許你出外讀書？』平時百事不聞不問，只管燒香念佛的老祖母，這時卻也慢慢地走近我的身邊，半似安慰半似責罵我地說道：『靜兒，不要哭吧！做父母的總是寶貝兒女的，這也不能怪你爺





娘不好，卻要怪你自己的命運不濟。當你爸爸把你許婚給吳姓的時候，他的孩子的確是很不差的。現在生米已煮成了熟飯，有什麼辦法呢？還不如好好地聽從爸媽的話吧！好孩子，假如你的命運會轉好，那將來我的孫女婿一定會改過自新，你仍可把一家將敗的人家振興起來。古語說得好：「不聽老人言，吃盡苦黃連。」好孩子，聽了你爸爸的話吧！『媽媽見我哭得很傷心，她緊鎖着雙眉對我說：「靜兒，我很想幫助你，但是你應該知道，我是做不到的，因為家中一切權柄都操在你爸爸手裏的呀！」好友，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我自知再堅持下去再不會得好果的了。但我始終不甘屈服，我的態度是仍舊一般地堅決，我的精神始終仍是百折不撓。人們認為人生最快樂最幸福的結婚，我卻認為是一箇罪犯得悉將處死刑的消息，我知道我的刑期——婚期——是在上月廿八日，於是我就在廿五那天，趁家人都已熟睡的一箇萬籟無聲的晚上，離開了我依戀了二十年的家庭。披星戴月，路上不知經過了多少周折，好容易來到這裏。我的不別而行我想或許會引起他們的疑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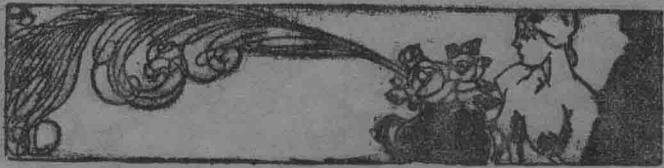


以爲我真的同了情人私奔了。可是那吃人的舊禮教層層地壓迫著我，使我不得不走上這條路，旁人的議論我是顧不得什麼了，好在我現在已與世長隔，塵世間的一切再也不聞不問了。所幸我那顆天真純潔的心靈絲毫不曾受著污穢的薰染。這種空門生活的清靜，倒把我心中的苦痛都趕跑了。T，我現在已改變了樣子，倘你見了我，一定不會認得。我的通信處不便告訴你，這封信也許是我最後一次給你的信了。T君，我們來世再見吧！祝你幸福！

你從前的朋友K上

「啊！我可憐的朋友K竟被舊家庭的桎梏而削髮爲尼了，從此再也不得見他面的了。」我看完了信不禁深深地歎息著；但我因不知她的詳細地址，所以終於不能寫回信給她。

大約兩箇月以後，K的家裏遣人來取行李，原來以前K動身的時候，祇帶了一些小行李，其餘衣箱鋪蓋等物都在校裏。那時我故意跑去問那箇僕人：「你家小姐爲什麼不來了？」他很猶豫著回答：「小姐現在病勢很重，所



以不能來校。」我裝著沒有聽聞他的話繼續問著：「小姐到那裏去了？」他很驚惶似地反問我：「先生，你怎麼會知道我家小姐出走的消息？」「我怎麼不知道？她有信給我的。」於是那年老的僕人嘆息著說道：「先生，告訴你吧！我家小姐是在她出嫁的前三天失蹤的，她的粧奩那時完全辦好了，太太爲了這事，氣出了一場大病，你可知道小姐是獨生女呀！難怪太太要這樣地傷心了。老太太也氣憤得沒有心緒念阿陀彌佛了，老爺卻怒髮沖冠地固執著小姐一定跟人走了。他並叮嚀我們千萬不要把這件事宣揚出去，因爲他認爲小姐的不別而行是有辱門楣的。至於吳家方面祇好佯說小姐在上海患急病死了，因此就退還了茶禮。」我聽了他的話很憤怒地告訴他：「你家老爺真是信口雌黃，小姐那裏是跟人出走的呢？她是因爲不願嫁給那浪子而被迫走入空門了。你去告訴他們吧！說小姐已削髮爲尼了。至於在那裏我卻也不知道。」那時這莊嚴的老頭兒睜大了兩隻老花眼望著我，我忽然想到偷單叫他去告訴她家裏，說K已出世的消息，他們一定不會相信，也許反



而會引起誤會，不如把她給我的那封信託他帶回家去，於是我就從衣袋裏拿出這封信（這封信我常常帶在身邊，無聊的時候就拿出來看一遍，因此差不多內中一字一句都已背熟了。）遞給那老人家，對他說：「這是你家小姐給我的信，你帶給你家老爺去看吧！」他一手捏著信，笑容滿面地對我說：「先生，多謝你！我一定要請太太設法去找尋小姐回來哩。」

如今這件事已過去了兩三年了，可是K的消息仍是杳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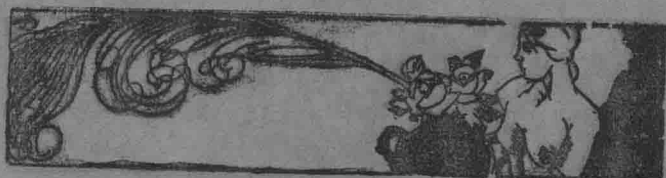
一九三〇夏脫稿於青浦

國文教師

李·建·助

靜過了一夜的教室裏，在平日早晨，總佈滿著朗朗的書聲的，但是今天，卻突然地失其常態了：一大羣的學生，都離開了各人的坐位，密密層層地圍在一起，手指腳劃，高談闊論，好像是在計劃軍國大事。

「唷！真不要面孔，昨天我扳了他的錯處，他就到校長那面去報告，說我



在上課時不守規則，吃花生米，擲紙團，和他無意取鬧。」M放下了書包，這樣引喉地喊著。

「學生對於功課上，有不領會的地方，理當提問，怎麼叫無意取鬧。」

「學與問是相輔而行的，學而不問，等於不學。」

「……………」

他說了之後，大家都興奮起來，你一句，我一語地擁戴他，替他抱不平，真似怒潮般地吼叫。

接著，他又說下去：

「在我昨天課餘之後，X先生叫我到教員室去，說X先生對於我上課時候的行爲，不大滿意，有要辭職的意思，所以叫我寫封道歉信，來顧全大局，免得妨礙大家的功課。當時我就問X先生，如果寫了之後，再怎樣呢？他說一切都可由他負責，我經了再三的考慮，才依著他的話做了，一面可以保全X先生的臉面，於我也可以了事。」他說著懷裏拿出這樣一封道歉書：



「……生於昨日上史記時，冒昧問難，措辭狂妄，實生學識淺薄，涵養無素，有以致之，尚乞 先生恕我初次無心之過……」

「臭不要臉的先生，倒是難得碰著的，就是寫了一封道歉信，還有什麼面子來教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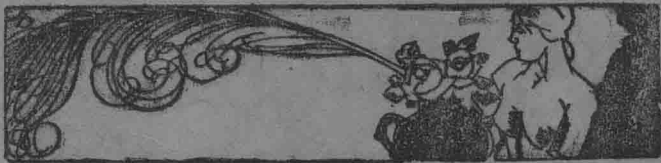
「無論怎樣，要是有學問的先生，總不會被學生扳倒的。」

「是，這種先生，完全是爲飯碗問題，有什麼學問。」

他們讀完了這封信，又紛紛攘攘地議論起來。雖然是上課敲鐘了，教員來了，也無心聽講，只是浸在亂思之中。

* * * * *

本來國文這門功課，比較別的來得煩難解釋，而尤其是他們初中三年級的史記，詞句簡賅，含意深奧，往往易於誤解。X先生雖不是古文家，國學家，但於史記，卻很有研究，並且自執教鞭以來，已有十多年，當然有充分的經驗；不過他的教授法，稍有欠缺，詞不達意——這大概是學生不服他的原因。



昨天的史記，是教商君列傳。

亂嘈嘈地點了名，他就打開書本，低聲地說：

「諸位先把上次教的看一遍，有不懂的地方來問我。」

大約是過了十幾分鐘，他才開始講書，並且說：「二十八頁，商君列傳。」

「先生，請你響一點，我們坐在後面的聽不見。」

「先生講書，是講給自己聽的。」

「再高一些，難道嘴上貼膏藥嗎？」

嘈雜的聲音，愈來愈粗莽了。這時的他，好像失去了知覺一般，將自己兩眼的柔光，射在學生的身上，呆了好久，不得已地又重行開口了。

「商君者，衛之庶孽公子也，名鞅，姓公孫氏，其祖本姬姓也……」

儂倖地這樣沉默了幾分鐘，講了幾頁書，他的心弦，又起了悲哀的顫動

了。

「先生，我們對於字面上的解釋，都已理會了，不過意義方面，終究不十



分明瞭，請問「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是怎樣不同禮的王法，不同法的霸法？」M站了起來，態度很是從容，聲音很是宏亮。

這時，他的恐懼畏意，給了他不少的膽量，鼓勇地說：

「諸位要知道，我們讀史記，是讀牠文章的結構，並不能當做歷史看待；要是追根求源地講起來，就是這兩句，恐怕也要一學期，才得講完呢！」

「那麼，可以簡略地講。」坐在前面的一箇學生說。

「先生，我們讀史記，最好從頭讀起，那麼前後貫澈，免得多感困難。」M在同學對他表同情後似乎是進一層地興奮。

「不錯，我早就曉得諸位對我不滿，我也主張感情教育，假使師生間的感情不融洽，就是怎樣地盡心教授，諸位怎樣地用功，也是徒然的。因此我屢次到校長那面去說過，要求他另請教員，來替代我的位置，只因一時無從聘請，以此從緩；如今諸位可以自行到校長處去請求，免得耽誤諸位光明的前途。」他的臉上，增加了悲哀的表情，兩眼瞪着，簡直變成了木偶。



噹噹的鐘聲，報告退課了，他又重復地說了一句：「現在請諸位到校長那面去要求要求……」語氣很低頓，嗚嗚咽咽地，好像有什麼東西梗在喉頭裏似的；同時枯凹的兩眼，也潤濕起來，眼珠幾幾乎從眼眶內迸湧出來。

此後，初中三年級的教室裏，再沒有王先生的影蹤了。

十八，十一，十七於南中。

香袋

周兆炬

在滿堆著棉衣服的網籃裏，在零亂的雜件中，偶然地發現了一隻顏色暗淡的香袋。香袋是桃子式，從牠暗淡的顏色裏，還可以辨別出紅的綢子和綠的綢子連接處的一條縫痕。

牠暗淡的顏色，使我不能不有著幼年的回憶和追求；牠一絲絲輕微的幽香，祇有增加我無限的覺感和悵惘。呵！原來牠是我爛漫的兒時的一箇紀

念。

天空中一片浮雲也沒有；大地上一切，沈醉在火一般的陽光下；活潑的小鳥，在深林的濃蔭裏輕微的叫著；三五箇疲倦的農夫揮著汗坐在樹蔭下閒談。——大地是這樣的清寂和沈靜；祇有從叢密的蘆草裏發出的雜亂的蟲聲，撩破了行人的寂寞。這是一箇端陽節前一天的下午，我從家裏到一箇親戚家去途中的經過。額上的汗珠，不絕地淌下，濕透了胸前的輕衫。小小的身體，很慢地向前移動著。一雙緊閉著的柴扉旁，和我同情地癡立著的，祇有矮桐上一隻烏鴉。我這樣的想：愛我的S姊你曉得我今天爲了什麼在火一般的陽光下跑來的麼？也許正做著未完的香袋罷！也許正把做好的香袋掛在一起和弟妹等微笑著罷！說不定你也許正拿著可愛的香袋代牠尋新主人呢！但是靜悄悄的一片廣場上，爲什麼一箇人影都沒有？想到這裏，我不禁高高地喊著：S姊！S姊！忍不住的淚珠簌簌地流下了。

「C弟！什麼時候來的？來了老是站在門口！」S姊出來一看見了，我一



面問著，一面牽著我的手慢慢的跑進門去。

「芬兒！什麼時候來的？爲什麼哭？這樣熱的天，不叫人送你來，怎麼跑法！S 姊的母親微笑著，和藹地這樣的說。

「我一箇人來的，他們不曉得，我來要……S 姊！」

「母親也不曉得麼？」

「不曉得。」

「眼淚洗去罷！人家看了要笑呢！大約在家裏挨打的。」S 姊倚在門旁，微笑的說。

「不會挨打，因爲他們不給我香袋……」一面說，一面儘看著掛在 S 姊襟前的一箇香袋。

「九歲的孩子不小了，什麼事值得這樣的不要哭，今天就住在這裏罷，明晨送你回去。」S 姊的母親揩去了我額上的汗，柔和的說著並不會留意我正在凝望著掛在 S 姊襟上的香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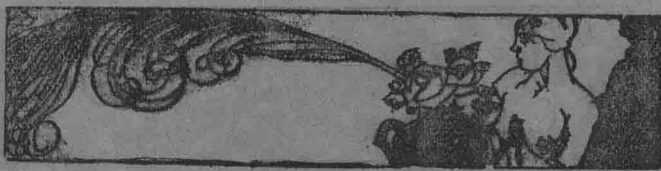
前。

「不，我要回去，我回去要香袋……」我的眼睛依舊注視在S姊的襟前。

「你要香袋麼？你要，我這箇送你罷！不過做得不好。」S姊說完了，就把香袋解下，繫在我的身上。

我微弱的心靈，在爛漫的情愛中蕩漾著；我了解什麼是人生？我認識什麼是宇宙？茫茫的宇宙裏，充滿著爛漫的情愛；渺茫的人生中，蘊藏著兒時的天真，襟上不時送來陣陣的香氣，使我不能忘去的，祇有S姊的摯情，天真和溫柔。誰又料到幾年之後這爛漫的情愛的表現，便成了我天真的兒時底紀念！

S姊是我幼年唯一的伴侶，她住在近市的一箇村莊裏，離我家僅有半里之遙。也許是她靜嫻的性情，天真的情愛，同情地認識了我罷，無論在我的家裏或是她的家裏，成羣的弟妹同遊著，假如沒有她，我便頓時感覺得無上的寂寞；她呢？也是這樣，弟妹的遊羣中，一沒有我，她便坐在屋裏再也不出來。



了。母親們的談笑，弟妹們的諧語，有時會也足以使我和她感覺得莫名的羞澀，但是我沈醉在天真裏的一顆微弱的心，除了同情地奏著心弦上的情調外，什麼，漫笑和諧語，什麼也不停留在我的腦海中。

大約是一箇初冬的將晚罷，朦朧的暮氣籠罩著大地上一切，點點烏鴉的黑影不絕地在大地迴旋，片片枯黃的落葉，無力地發出輕微的掙扎聲，枯瘦的樹枝裏透出絲絲的寒意，引起草叢裏斷續淒楚的蟲聲，點綴這淒靜幽沈而荒涼的四圍。我呆呆地站在一株矮桐的近旁凝望著，向著數十步外凝望著，向著數十步外徘徊在楓林下的一雙人影凝望著，一直等到懂懂的人影幽沈在暮靄的深處，樹枝上寒鴉一聲淒鳴，打斷了我夢一般的兒時的回憶，歸途的淚珠，新增了心弦上無限的傷痕。離家後第三年的初冬，因了事回家，偶然在近市的村莊裏，徘徊著，癡立著。

可愛的童年，輕煙一般的過去了，爛漫的情愛，天真的摯情，永遠地深刻在我微弱的腦海裏，偶然地發現了這兒時的香袋，回憶的酸淚，不絕地擊著



心弦上的傷痕，怎能使我不有著往事的回憶，天真情愛底溫柔的追求！

六，十一，一九三〇，於崇川。

大學生日記

瑞典紙印七十五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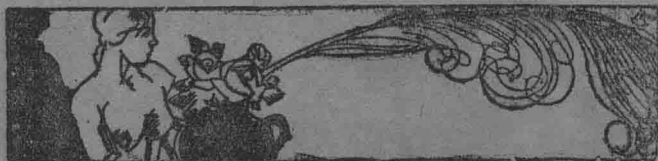
一冊 實價五角 郵費七分

現代的大學生，他的生活是怎麼樣的？這大概是諸位——與大學生不生關係的諸位——急欲知道的啊，這一冊大學生日記，卻就是一般大學生生活描寫的代表作，用極忠實的筆墨把他們所過度的浪漫生涯，像攝影般的記了出來，我們看過了這一冊，就知道大學生的生活，原來是這般這般！

上海東壁書店出版

北新開明光華現代新月華通各書局及外埠各大書局均有出售

特約批發及郵售處 上海及各省大東書局



游 藝

大蟲吃細蟲（家庭間小魔術）

陶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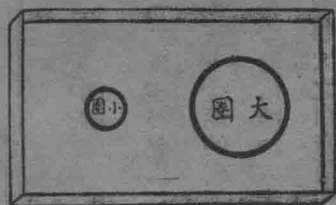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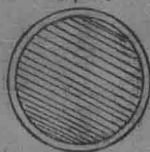
演者手托一金漆之盤示人，盤中置有大小銅圈各一（二圖亦作金色）演者說：「諸位不要看輕了這兩箇銅圈；這兩箇銅圈，卻是天上金龍的幻形，神化不測，諸位不信，看我叫大龍把小龍吞下去，再吐出來，合着俗語『大蟲吃小蟲』的一句話。」說畢，以右手大食二指持一與大圈等大之白紙，蓋住大圈，隨即將大圈連紙移蓋於小圈之上，口中念念有詞，將白紙揭開，而小圈忽不見，盤中祇剩一大圈矣。再以白紙蓋之，演者口呼曰：來，將大圈移開，則小圈忽又出現。殊為神奇！





(過門) 銅圈可至五金店中購之，大小均有。金盤則可以木盤髹以金漆充之。臨時切馬糞紙製盤，以金色紙糊之，亦可用。此幻術之過門，在於大圈預先將與盤色相同之金紙，依照大圈之幅員剪下，用漿糊黏於大圈

貼金紙之大圈



上，置諸盤中，則因金色之相同，人不疑圈上之有紙也。故以大圈蓋於小圈之上，小圈即為金紙所掩而不見，移去大圈，則仍出現於原處。其移動大圈時，必以白紙蓋之者，正恐大圈上之機關敗露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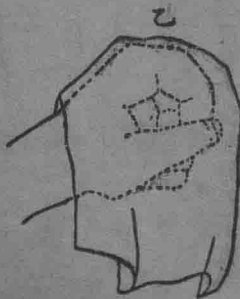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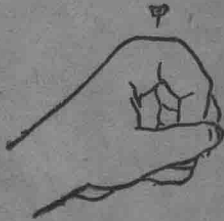
(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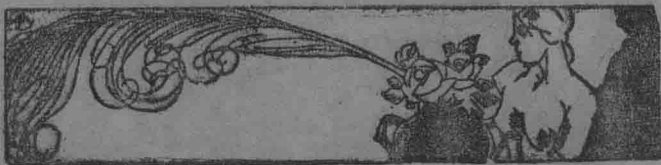
帕飛不見

●陶柳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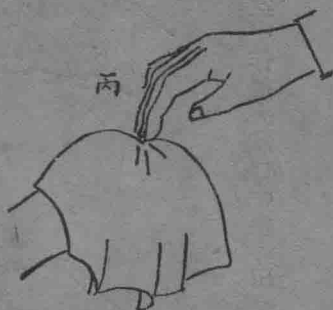
(表演) 演者出一絹帕，反覆示人，以明帕中並無機關。繼以左手握拳，中空而有口如杯，(如甲圖) 隨將手帕覆於拳口之上，(如乙圖) 以右手食指抵巾入拳口，旋抵旋入，(如丙圖) 至巾盡入拳中為止。斯時以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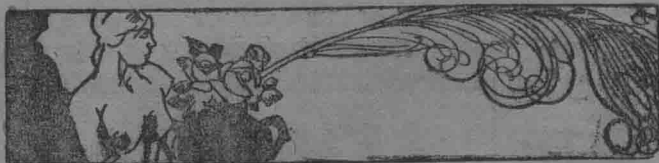


手大食二指向空中作撮去狀，口中疾呼曰去，左拳隨即張開，五指齊伸，而巾已變去。



(過門) 手帕用薄印度綢縫製，以一英尺見方爲度。另外用薄綢做一小袋，(袋長約一英寸半) 袋口縫在小銅圈上，(即窗帘上之銅圈，五金店出售) 袋底繫以一小寬緊線，(可向京廣貨店購之) 長約二英尺左右。(如丁圖)





演時先將袋底寬緊線之一端，縛在貼身汗衫之鈕扣上，使綢袋由衫之內通至左袖中臂肘之際。當右手以綢帕示人時，左手暗將綢袋拉出，握於拳中（拳口即袋口）將拳背向外，則附臂之寬緊線向內，觀者自不覺察也。其納帕時，即將帕納於袋中也。至末後口中疾呼，左手一伸，則袋因寬緊線之作用，已縮至袖內，而手自空矣。

（留）



民族運動

與

殖民政策

◆近代弱小民族

被壓迫史及獨立運動史

胡石明編 本書宣示各箇弱小民族被壓迫的真相，和獨立運動的經過。如亞洲的印度，朝鮮，臺灣，安南，菲律賓，阿剌伯，敘里亞，荷屬東印度；非洲的東非洲，南非洲，摩洛哥，埃及；歐洲的愛爾蘭等，均不厭求詳，分別敘述。為研究近代弱小民族史的唯一巨著，關心世界大勢者不可不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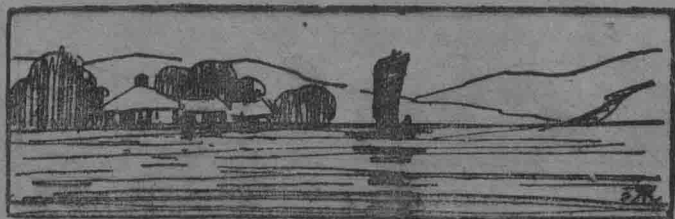
一冊五角

帝國主義殖民政策概要

胡石明編 本書以明白曉暢之語體文，敘述帝國主義殖民政策之概略，取材精要，編制醒目，對於殖民政策之由來，目的，內容，以及實行政策的略史，重要地名等，皆備述無遺，足供一學期二又二分之一學分的講授。

一冊 五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雜
俎

雜

俎



閒話

勵志軒隨筆

丁仲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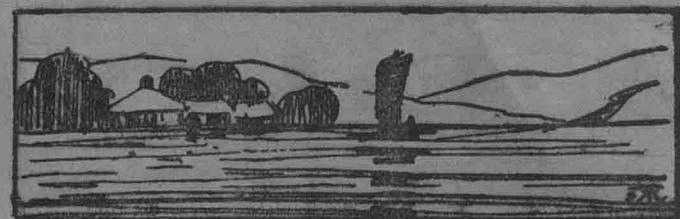
三尺童子不畏虎。非不畏也。實不知畏也。而虎之宅心。亦並非遇人即噬。特恐爲人所害。故不得不出此先發制人之計。至若渺小之幼童。知無搏噬之力。故不至極不得已時。虎絕不戕害其生命。憶不肖生之變色談中。載社會之花。謂湘地鄰山之村。每多虎跡。某晨曉。瞰甫上。某家方聚早餐。忽一虎施施然自外來。家人悉驚悸遁。愬促之際。一幼童忘室內。駭急就罅隙中窺之。虎方舐童碗內之米。童則以竹箸敲其元。家人爲之吾橋不下。欲呼援。又恐驚虎。反致

債事未幾。虎去。童竟無恙。於以見虎之不食幼童矣。曩旅滬時。嘗遊大世界。見柙中之虎。高臥正酣。一頑童戲伸手鐵柙中。捋其鬚。虎夢中微觸其唇。童已朱殷點點。血痕滿手矣。要之虎周身之組織。在在俱利。惜其智不逮人。遂爲人所制。有曰。虎之噬人。有佞鬼爲之導。一聽雨記談。則謂人遇虎。衣帶自解。皆佞所爲。相傳虎齧人死。魂不敢他適。輒隸事虎。名曰佞鬼。故人之事仇者。亦曰佞人之助惡者。曰爲虎作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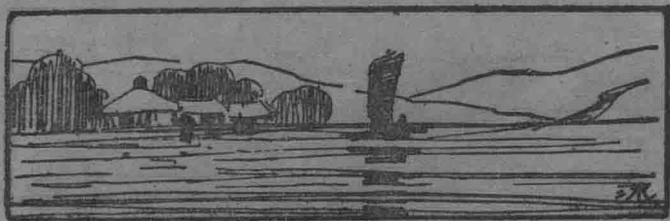
客有談狗肉將軍之姨太太者。亟錄之。狗肉將軍有姨太太凡十八。其中以第十六最爲得寵。第十六本有夫之婦。家貧無以爲生。牛衣對泣。聞將軍徵訪美姬。遂獻於將軍。將軍一見傾心。位之於第十六。自是寵擅專房。復將其夫薦於將軍。僞託爲兄。將軍予以優差。一日。假兄妹晤對於一室。適將軍自外至。瞥見男子背影。疑第十六不貞。遽出手槍擊之。砰然一聲。而此如花似玉之美人。遂倒地畢命矣。將軍復視男子。則其兄也。懊喪無極。撫尸痛哭。厚殮之。復於南方獲一面目彷彿第十六者。彌其缺。仍以第十六呼之。以示不忘焉。



清時翟伯鴻。江蘇泰興縣人也。供職翰林院。詩書門第。閱閱世家。雖切伯道之憂。幸媿嗣宗之美。姪敬之。有女頗豔麗。破瓜期屆。標梅願虛。有千兒者。翟府乳孃之子也。慧黠善伺人意。伯鴻夫人絕鍾愛之。千兒嗜博。喜與無賴遊。一日。敬之。女驅車過街市。諸無賴。德千兒曰。能吻若姑娘者。吾等願釀金爲壽。不能則罰。千兒年少氣盛。噉然報可。突前攫姑娘。薌澤一親。知禍作矣。適赴夫人許。長跼於地。痛哭流涕曰。老夫人救我。夫人曰。何事乃爾。千兒具實告之。夫人嘿然有頃。嘆曰。孽障。又來誤我矣。姑起。吾爲若圖之。遂召敬之。則敬之已往。懇縣令逮千兒矣。幸縣令亦所素識。急乘輿赴縣衙。敬之。詫其不速而來。夫人具道其爲千兒說項事。敬之。面現不豫色。強笑曰。阿嬪。何愛千兒之較孫女爲尤甚也。阿嬪試設身處地。苟吾女而爲若女。其將何以處之歟。夫人性素倔強。聞言拂袖而起曰。惡。是何言歟。千兒在我處。任若輩爲之可也。言已。逕去。千兒居府中數日。風聲稍弛。遂辭夫人曰。小奴承老夫人天高地厚之恩。得以苟全性命。惟常留府中。終非善計。願得一書。至老夫人處。侍奉起居。則恩同再造矣。夫人許。



之。修書致伯鴻。而於其犯科事。則諱莫如深。略未涉及。孰意千兒時乖運塞。方其抵燕之日。正伯鴻赴秦之時。蓋朝廷簡派考官。伯鴻適膺其選。千兒囊金既盡。呼籲無門。遂乞行至秦。伯鴻得書。納之。千兒凡百惟謹。由是大加信任。一夕。與之青蚨三百翼。命往外省採辦貨物。秦中本古名勝地。六街三市。車馬喧闐。千兒覽躡行道中。忽聞院中呼嘯之聲大起。視之。則圍立者皆壓寶之人也。千兒素嫻此道。茲時腰纏充裕。不覺技癢難搔。急解其囊。作孤注之一擲。乃賭運亨通。一舉卽著。再接再勝。達旦已贏至五萬有奇。於是摹仿伯鴻筆跡。致函某吏都尙書。託爲戚友。欲謀一縣丞。懇其設法。費之多寡。在所不計。函末並鈐一僞刻之圖記。果也財可通神。千兒齋書抵京後。三日內。浙江餘杭縣出缺。遂實授餘杭縣矣。赴任之初。迂道秦興。征塵甫定。卽往謁翟夫人。似曾相識。人面依稀。蓋門丁猶識其爲千兒。視其刺。則赫赫然餘杭縣之頭銜也。急往報夫人。夫人驚異曰。果耶。請見。千兒旣入。見禮如儀。備述往事。并懇其向老大人處。緩頰。夫人頷首微哂曰。吾固知蛟龍非池中物也。千兒復請曰。更有懇者。小奴中饋



尙虛。因念孫小姐既爲所辱。字人當亦不易。然小奴未得前程。遽出此言。則有辱翟府門楣。今所願已償。敢請老夫人權充月老。此恩此德。當永矢弗諼矣。狡哉千兒。得隴望蜀。癩蝦蟆妄想天鵝肉。無怪老夫人之一再拒卻也。亟往懇泰興縣。縣令亦以事難。固辭不獲。乃往。幾經磋商。卒以條件而成。卻扇之日。廣延閩縣紳商。筵間由泰興縣聲明。嗣後有聞道及此事者。任憑兩府送案究治。決不寬貸云云。噫。賭博致官。復得豔妻。千兒洵奇遇哉。

瀚軒筆記

華家玉

一字落第

清乾隆朝。有一某生。至京應試。寓古廟中。文方成草。忽一人自外而入。執其卷閱之。良久。指文中一「貞」字。而問生曰。此何字乎。生對曰。此「員」字也。又問曰。然「員」則何字矣。對曰。「貞」「員」通用也。其人笑而復問曰。「貞」與「員」既可通用。敢問「尤」與「兄」及「去」與「吉」等字。豈亦可互相通用耶。生遽默然。其人亦不復問。一笑而去。越日。生往應解。文雖冠於

全場而名卻落地不顯。生大忿恨。莫知其故。歸而思之。方疑廟中問字之人。或即乾隆帝也。因浩嘆曰。功名廢於一字。天乎。命乎。遂隱不出。

一錢落職

南昌某。父爲國子助教。隨任在京。偶過某街。見書肆中一少年數錢買書。適墮一錢於地。某暗以足踐之。俟其去而俯拾之焉。旁坐一翁。凝視良久。忽起叩某姓氏。冷笑而去。後某得捷巍科。偶爲某縣尉。束裝赴任。投刺謁上臺。時潛菴湯公巡撫江蘇。十謁不得一見。巡捕傳湯公命曰。某不必赴任。問所劾何事。曰。貪某自念尙未履任。何得有贓款。其中必有舛錯。急欲面陳。巡捕入稟。復傳湯公命出曰。汝不記昔日書肆中事耶。爲秀才時。尙且一錢如命。今僥倖作地方官。能不探囊拊篋。爲紗帽下之劫賊乎。請即解組去。毋使一路哭也。某始悔悟。前叩姓氏者。即潛菴湯公也。遂覲顏罷官而去。

雲盧隨筆

畢齋雲

據小說考證家言。坊本之西遊記有二種。一爲楊致和所作。一爲吳承恩所改。



作按吳爲吾邑人。著有射陽存藁四卷。續藁一卷。今均亡。現邑志祇載其詩文數首。係由明詩綜轉錄。惟其所改作之西遊記。今則流諸人口。亦云幸矣。據先學阮屠山先生言（見阮著茶餘客話中）書中之俚語方言。多爲吾淮上之鄉音。惜童年閱此。未曾留意。讀先生言。不禁赧然。

唐韓昌黎之祭十二郎文。宋歐陽永叔之瀧岡阡表。清袁簡齋之祭妹文。均爲古今祭文中之有數文字。然吾邑先學潘四農先生所作之告長女文。亦哀痛之至。展卷一閱。誦不知淚之何來。故余曰。潘公此作。可與三作並駕。惜其文甚長。不及備錄。

余友管天然有題韓侯祠一絕云。「韓侯祠在禹王臺（祠在淮陰西城外禹王廟裏禹王臺上）此日登臨展壯懷。話到漢家烹狗事。有才恨不若無才。」余讀至末句。不禁淚落。

某生歲試高列。恐學使惡其老。遂薙鬚而覆試。復被斥。有人寄詩嘲之曰。「老大離家少小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老妻相見不相識。笑問兒從何處來。」真諧

詩也。見自怡軒筆記。

某館師有絕句云。「一錢蹙倒英雄漢。十載寒窗淡若忘。畢竟詩文無我分。半生辛苦爲誰忙。」

有某作嘲鄉人居於城中者。詩頗詼諧。亟錄之。其詩云。「一進門來油漆香。中堂倒掛董其昌。壁間盡是時人款。階下青松幾寸長。」

聯
話

復庵聯話

胡日仁

諸葛武侯廟有一聯云。「收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前。點四十九盞明燈。一心祇爲酬三顧。」取西蜀。定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裏。變金木土革爻卦。水面偏能用火攻。」聯中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對金木水火土東西南北中。運轉自然。惜不知爲誰人之作。

汪笑儂逝世後。某名士挽以聯云。「國破家亡。幾見人來哭祖廟。」時衰世



亂請看我。去罵閻羅。說者謂真能道出汪之心事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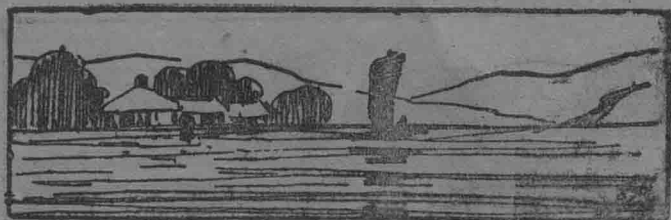
去歲某月間。報載湖北廣濟縣盧庭嘉臨終自輓聯云。上等是人。中等是人。下等也是人。沈迷是死人。覺悟是活人。看誰人是死人。何人是活人。人間人心。人自了。一前生。一今生。一我來生。又一我軀殼。一假我靈魂。一真我暫離。我一假我還我。一真我行我素。我依然。辭意明白。誠佳構也。

戲園聯語極多。而佳者殊少。余向曾見某戲臺有一聯云。一勝則爲王。敗則爲寇。古今不過爾爾。一紅面孔。白面孔。白面孔。出婦孺亦復云云。詞句絕妙。的是戲園聯語中之傑作。

養靜軒聯話

霍桂明

某司馬罷官後。寄居湘上。放誕風流。不矜細行。於彼中土音。皆能操之。有某紳者。與司馬雅故。嘗眷一妓。有割臂盟。既而妓女又與司馬暱。一日司馬過樊西巷。卽妓家也。某紳適先在。司馬坐良久。妓始出見。紳亦隨之。司馬有不豫色。紳遽曰。僕有俚句。公能屬對。當以此娟娟者相讓。遂欣然笑曰。一吃醋。坐冷板。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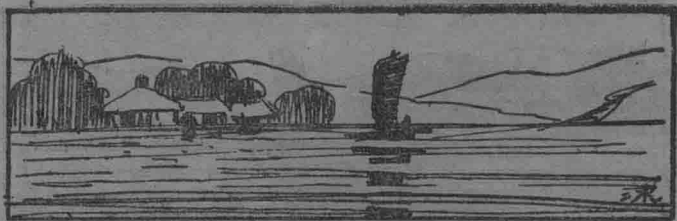
把你當二百五。」司馬應聲曰：「敲鹽趕熟被窩管他仰十三千。」皆湘諺也。對仗工穩，可謂天造地設。

陳懋孫擅詩書畫三絕。名聞士林。晚年娛情翰墨，淡泊自甘。聞其集句書一楹聯云：「青菜白鹽糙米飯。」「瓦壺天水菊花茶。」讀之每覺幽雅天真。想見隱君子安命之樂。

嘗見某詩鐘隨筆，有以寄書驚夢爲題，用分詠格。某士集成句爲五字鐘曰：「忽逢青鳥使。」「打起黃鶯兒。」脫口而出。古人皆我注腳。

秦縣儲杏衫畫家也。雅善集句爲楹聯。聞其庭院之聯，悉集中之。上上乘者。一曰：「春風已綠瀛洲草。」一曰：「看遍長安花。」一曰：「東閣官梅動詩興。」一曰：「南郊佳氣隔城來。」一曰：「近水樓臺先得月。」一曰：「少年心事欲拏雲。」一曰：「聖代卽今多雨露。」語極熟套。而儲君則對以「嗜好與俗異酸鹹。」真出人意表。

桂紹瀛宰秦縣。刑清政簡。輿論翕然。曾於新歲換桃符時，用硃箋自書壁竄大



字十二於儀門曰「凡弊去其太甚」一切率由舊章」想見花落訟庭間之概。張會叔武昌名士也。兩度宰泰。名譽益隆。後升任內務部京官。邑之攀轅臥轍者。指不勝屈。其善政尤在不以長官自居。時微服扶杖。問民痛苦。曲塘鄉鄉約陳湘泉。辦事率真。極爲張宰所愛。張曾贈陳一五字大聯云「斯民三代直」。善士一鄉尊」。款綴以湘泉亭長雅鑒。武昌張會叔題贈云云。在張公可謂眞名士。在陳約亦可謂好人才。洵兩美也。

長沙張偉堂之宰泰縣。會題小教場關帝廟一聯曰「英雄幾見稱夫子」。豪傑於斯仍聖人」。可與舊懸之孔門未見斯剛者」。孟氏難言此浩然」。相頡頏云。

蘇州楓橋寒山寺。以張繼一詩傳。清宣統間。程德全中丞。因日人欲新之。乃聚資重修。有某君撰一聯云「蘭若構重新。閒憑一角樓臺野。衲正迎斜照。影一」。蒲牢聲四徹。靜對滿天霜。月空江應有泊舟人」。亦甚切合。

泰縣尤桴齋。從軍建業。劉銳以痢疾身亡。出喪時。正值大雪。外套之黑色者變。



白馬其弟汝驥在營主喪尤輓一聯云「嗟素車白馬之無多幸來滕六助哀三百鴉軍齊變色」睹黑塞青林而有感痛煞鴿原隕涕一雙雁序不成行
 「觸景生情用筆自如堪稱佳構」

聯之以堂皇勝者如郭鏡清壽其岳翁云「誕先七夕筵敞初秋五福慶千齡處處帶來天上巧」子壻稱觴孫曾祝嘏一堂兼四世團團承得膝前歡
 「不脫不黏恰到好處不徒以華瞻見長」

又如許炳榛壽李英威聯云「大衍添籌月圓人壽」中流砥柱虎踞龍蟠
 「蓋英威誕正在中秋可謂彈丸脫手亦未嘗不局度堂皇」

城隍兩楹聯宜有森嚴威赫氣象嘗聞榕城城隍廟一聯頗得此旨茲錄於下
 「冤債不吃虧借幾分還幾分在此地限定日期按數償來轉眼便消因果簿
 「危途莫駭怕迫一步退一步任憑他安排陷阱從空跳去到頭已過生死關」令人閱之毛髮悚然

山川勝蹟佳句輒留嘗聞馬嵬楊妃墓門有祠額曰月冷環佩楹壁間詩聯甚



多其聯句如「無復霓裳譜天上」。「尙留錦機在人間」。「又「梨花春院遊仙夢」。「桐葉繩階望帝心」。「又「龍虎軍變起倉皇。畢竟娥眉能殉國」。「蠶叢道塵飛散漫。誰將鴛錦賦招魂」。

尤佳者成都東門外薛濤故里有薛濤井亦有聯云「古渡冷斜陽。問幾樹枇杷何處是。校書門巷」。「長江橫曲檻。剩一樓風月。要平分工部祠堂」。

臺灣開山神社。卽明延平郡王鄭成功廟。沈文肅巡臺時。請旨所建者。日本得臺。此廟不廢。改爲今名。且祀之甚謹。嘗以郡王生母爲日人。藉以收服民心。神社東西廡。均從祀明末將士。東廡聯云「逋播老蠻天。是洛邑義民。遼東處士」。「文章傳幕府。聽西臺痛哭。蒿里哀歌」。「西廡聯云「返日共揮戈。滄海樓船拚死戰」。「餘生皆裹骨。秋風甲馬尙來歸」。

神社後殿祀寧靖郡王朱術桂。郡王字天球。明太祖九世孫。遼王後長陽郡王之次支。明亡後隨鄭氏入臺。及清室破臺。乃盡節。又有監國祠。亦在神社後殿。監國者延平郡王之孫。鄭經之子。名克臧。甚賢。祇以側室所出。爲譖臣。媒孽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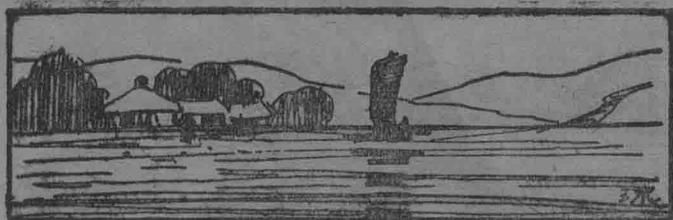
骨肉之變。遂死於非命。其婦亦殉之。沈文肅有聯云。惟君克振祖風。乃使骨肉情中生。許多媒孽。一有婦能完。夫志求之鬚眉隊。裏恐無此從容。張仲青書法秀逸有致。鄉人有號風篋者。以春聯索書。公為寫一聯云。一過門不許題凡鳥。一入室須知有義人。用意新穎。則又為嵌字之變格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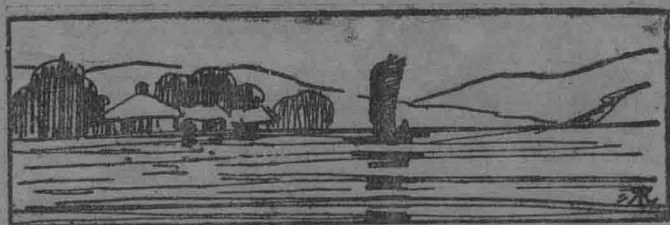
詩話

吉羊詩話

賀麀

衡水亭先生。為我涇知名士。風流蘊藉。清操拔俗。工文善書。過目不忘。而詞令小品。造詣尤深。顧家壇寒素。折節習醫。博觀慎取。而以吳郡葉天士休寧王詒庵兩家為宗。旁及三元九星玄空之學。俱得其奧。才華品格。久為後學所傾慕也。庚午二月杪。出診灣沚。感病遄歸。竟於三月五日作古。享年六十有三。鄉賢隕落。聞者惜之。先生平生著作。隨綴隨軼。不易收輯。檢點詩囊。得其和徐植松中書春興八首。吉光片羽。彌足珍貴。植松中書桂林人。性至孝。夫婦能詩。曾掌





涇篆頗有政聲。解組時。賦春興八首以貽涇人。用杜子美秋興韻。一時和者固衆。終不及先生此詩。工穩妥帖。銖兩悉稱也。照錄於後。記從早歲宴瓊林。仙袂聯班。玉筍森染翰。已濡神柳汁。分甘又種召棠陰。法依湯網三開面。魄濯冰壺一片心。還望陽春來。有腳風和日。暖息寒砧。桂林春送一帆斜。日麗中天色。正華皖水已停名。吏舫桃潭又泛酒。仙槎門無狗盜。休彈鋏。邑有絃歌。靜息笳。我亦時常措老眼。慣從筆底賞江花。驚人傑句謝元暉。高詠春光妙入微。麴粉蝶依香國去。遷喬鶯傍上林飛。樓稱造鳳公何讓。門羨登龍我獨違。一自潘郎初解職。滿城花褪幾分肥。八歲能詩七歲棋。古人不作隱含悲。那知徐孺誕生後。別有融梨肯讓時。玉樹庭前陰密密。芝蘭階下日遲遲。倚欄試聽春雷震。平地一聲動我思。豔陽天氣好河山。盡入樓臺一望閒。燕子雙飛春靄靄。雉鳩對語韻關關。笄珈象服宜偕老。梁孟恩情愧反顏。羨煞繁薇花有福。伴郎直到紫微班。笑看慈顏未白頭。玉林錫嘏祝春秋。長庚星燦先徵夢。愛日堂高不掛愁。矯矯母儀千歲鶴。年年宜况五湖鷗。君恩欲報親恩繼。忠孝聲稱遍九州。夙有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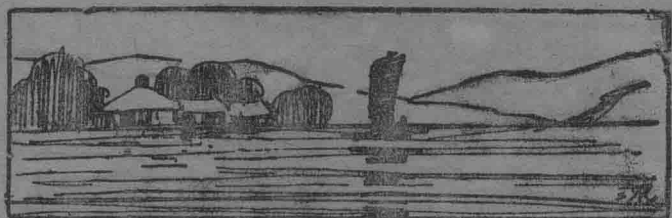


坤○幹○補○功○那○堪○對○此○亂○離○中○探○懷○同○滅○三○年○刺○摩○翮○遙○搏○兩○羽○風○共○澤○行○吟○袍○
 影○綠○唾○壺○擊○缺○劍○光○紅○英○雄○割○據○分○南○北○笑○煞○當○初○塞○上○翁○樹○雲○懸○望○路○透○迤○
 有○美○一○人○彼○澤○陂○拔○幟○已○如○操○左○券○寄○梅○早○爲○折○南○枝○埋○愁○有○地○關○山○老○拯○世○
 無○天○日○月○移○學○得○子○牙○姑○養○晦○渭○濱○訪○處○大○名○垂○
 余○友○唐○珍○席○好○爲○詩○佳○句○甚○多○余○尤○愛○其○秋○葉○詩○詩○云○老○病○秋○風○裏○雄○心○尚○不○
 違○山○林○悲○寂○寞○欲○共○鳥○爭○飛○推○陳○出○新○脫○盡○窠○臼○
 許○普○羣○先○生○少○負○不○羈○側○身○民○黨○近○乃○憤○世○多○邪○退○居○林○泉○從○事○實○業○而○已○其○
 平○生○以○吟○咏○爲○雕○蟲○小○技○不○屑○沾○沾○於○此○偶○一○爲○之○亦○頗○清○麗○可○誦○非○淺○學○所○
 能○道○如○春○遊○水○西○詩○云○水○西○山○繞○郭○幽○遠○隔○鷺○屨○紅○白○花○開○早○晴○陰○客○到○頻○煙○
 團○雙○塔○古○風○蕩○一○溪○新○李○杜○題○詩○處○林○泉○各○自○春○

相韓隨筆錄

錢一琦

爲詩殫極心力。方造能品。至於沛然自胸中流出。所謂不煩繩削而合。乃工能
 之至。非率易語也。子美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潤。甘苦齊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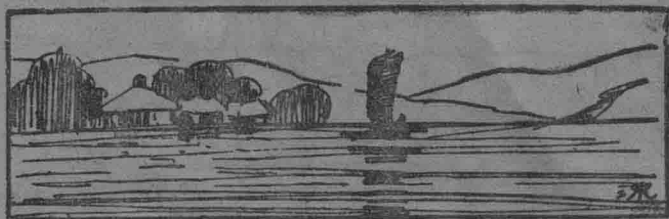


實。』太白曰。『曉月出天山。蒼茫雲海間。長風一萬里。吹度玉門關。』又『沙墩至梁苑。二十五長亭。大舶夾雙櫓。中流鵝鸛鳴。』如此等語。醞釀於胸中。氣象自別。知雕績者不足道矣。

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甚奇。張說『樹坐參猿笑。』杜甫『黃鸞並坐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薛能『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鸞螢火二語。風致較逖遠勝。可謂青出於藍矣。太白詩『我來圮橋上。懷古欽英風。』按史記『子房授書圮上。』註圮音怡。楚人謂橋爲圮。二字不應複用。

韋蘇州詩『綠陰生晝靜。孤花表春餘。』境靜人閒。翛然在目。荆公『鄰雞生午靜。芳草弄秋妍。』語雖出韋。然亦工絕矣。

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莫愁爲南國佳人。此實語也。選詩『公子敬愛客。終宴不知疲。清夜遊西園。飛蓋相追隨。』則西園公子迺子建事。謂名無忌可乎。此詩流利可喜。獨以一語之疵。終損連城之價。



王維書事詩。『輕陰開小雨。深院晝慵開。坐看蒼苔色。欲上人衣來。』又『人家在仙掌。雲氣欲生衣。』俱含不盡之意。甚着人想。集中不載筆之。

蘇味道元夕詩。『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古本是不惜夜。梁銓觀臥美人詩。『落釵猶冒鬢。微汗欲沾裳。』古本是欲消黃。言漢宮黃額粧也。甚妙。俗士無知。妄改可恨。

摩詰詩。『有愛因生病。從貪始覺貧。』又『何津不鼓棹。何路不摧輞。』可想胸中見地。

『聞說邊城苦。如今到方知。好將筵上曲。唱與隴頭兒。』此薛濤在高駢宴上樂府也。有諷諭而不露。得詩人之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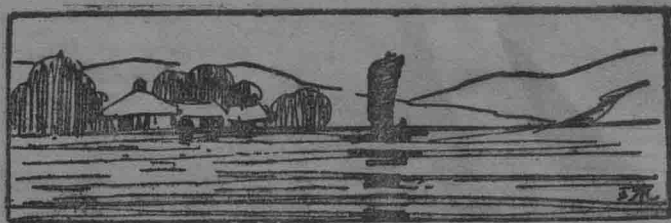
小有正味齋詩話

吳念渠

淮陰漢韓侯封地也。咸同間。漕鹽兩運。盛極一時。自津浦路成。市面驟變。大有江河日下之勢。庚午春。寒假家居。偶於舊書櫥中。檢得淮陰竹枝詞二十二首。概數十年前之作。珍惜之餘。並滯毫錄存。俾撫今而視昔。兼爲釋註。用作考證。



詩云。「載酒尋春得得來。韓亭負郭野花開。遊人不解王孫恨。也把漁竿上釣臺。」「管家湖上踏青莎。爲讀茶經幾度過。寂寞荒陂何處是。雨前猶聽采茶歌。」「燒香嶽廟（東嶽廟）路三叉。幅幅羅裙燦似霞。莫向小橋紅處去。恐教妬殺石榴花。」「枯薺埂畔採菱娃。微雨纖纖溼鬢鴉。一葉輕舟一灣水。豆花紅處是儂家。」「節近中秋月色涼。柳衣園外桂花香。簫聲吹滿淮陰市。引得兒童換彩羊。」（中秋祀月清淮有泥羊出售。裝置頗美。彷彿具體而微之小牢。）「翦紙新裁五色旗。每屆重陽滿街米粉糕小攤。凡購者各贈五彩小紙旗數箇。」每逢餞節競題詩。城中絕少登高處。攜酒尋山到鉢池。（鉢池山去淮城十里。鉢形。袤延周匝。可十里許。環以水故名。唐杜光庭紀海內福地七十二鉢池其一也。輿圖云王子喬燒丹處。傳有丹井。當是時井水日三變。）「杜康橋畔浪粼粼。多少提壺買酒人。聞道村家新釀熟。催租爭敗甕頭春。」「醖得金錢日日增。元宵街鼓鬧冰燈。只愁鑄就玲瓏玉。銀燭無光紅日升。」「落日長河走怒濤。春城百里泊千艘。如何一片帆檣影。更比雲中雉堞高。」



「纔過龍華四五天。小人會（迎神賽會之一。會中多以小兒裝扮各色人物。）上響金鞭。秋千一架新臺閣。臺閣下爲木方座。上置鐵架。高至二三丈。以稚子三五扮劇裝。依法置架上。驟視之。若空中樓閣。靈巧異常。十數人擡之行。頗壯觀也。」不看前頭壽八仙。」「湖濱百里網懸漁。南去江城一夜餘。五月冰船纔泊岸。乾魚巷（巷名。屬今之河下。）內賣鮓魚。」「手挽肩挑萬戶忙。程公橋北掃鹽場。此間衣食無多地。醜切行連捆掣行。」「菊市傳宣貴客游。回頭索辦幾分秋。一宵妝就花千朵。多少濶明坐上頭。」「白培礬石淺培沙。盆景稀疎一例誇。還向三元宮裏買。蠟梅花伴水仙花。」「三城（新城舊城夾城）聯絡水週遭。城外喧闐過萬艘。慣見行人頻指點。城頭不及運隄高。」「新城人入舊城居。今日新城與舊殊。營裏桃花零落盡。半城煙火半城蒲。」「糧船貨盡走風檣。簇簇風穉過女牆。不到端陽船過盡。沿隄放闌好栽秧。」「黃河南徙逼淮干。調劑清軍策治安。不到黃淮交會處。不知今日障河難。」「鮮花壓擔賣斜陽。棐几磁盆鬪豔妝。偏是農談不解事。百花香讓稻花香。」



「射陽湖邊柳弄煙。射陽湖裏水涵天。一篙隨意草深處。郎打魚兒儂採蓮。」
 「南介長江北介河。淮陰市上近如何。舊城新了新城舊。舊日新城蒲葉多。」
 「石邊談孝海沉忠。徐積稱楚州孝子。父名石。以神童出身。知羅城縣事。棄官不知所終。積遇石。必躍過。誤踐則嗚咽流涕不止。海沉忠。卽陸秀夫抱帝昺投海事。二子一忠一孝。皆淮陰人也。」帶劍何人傑。士風猶有文章繼。枚叔。枚乘。字叔。漢淮陰人也。能文章。下筆萬言。倚馬可待。一聲長笛畫樓空。」

中秋詩話

霍桂明

中秋詩最不易作。以詠者多。不能脫前人之窠臼也。茲搜其佳者錄之。鄭雪痕中秋待月云。「更籌數盡夜漫漫。底事嫦娥靚面難。好似禁庭人待漏。廣寒宮外列千官。」首句數盡之盡字。刻畫待字。末句列千官之列字。又刻畫待字。俱捫之有稜。

又嘗見某淚史說部中亦載一中秋待月詩云。「素娥斂彩望徒賒。恨煞浮雲故故遮。惟有羈人偏稱意。轉因無月免思家。」待字從旁面託出。奇創異常。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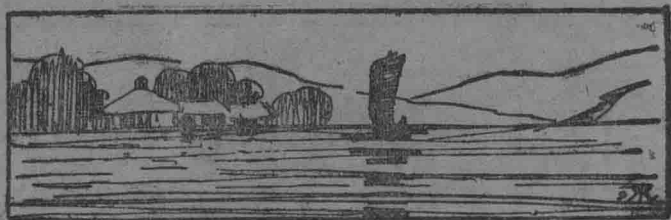
上首有異曲同工之妙。

萬家奇情種也。觀其中秋夜望月詩云：「玉宇澄清照大千。今宵月應故鄉圓。姮娥不解躡人意。偏放團圓到客邊。」姮娥何知。而偏用解人意之解字。月何可放。而偏用放團圓之放字。所謂大智若愚。聰明人故作懵懂語。

秋蟬君。維揚人有揚州中秋竹枝詞八首。曾載某報端。其第四首云：「溶溶月影水光中。嬈娜船娘笑倚風。莫道五亭珠露冷。兒家本住廣寒宮。」清而新。雋而韻。允推香豔詩作手。

昔有某貧士咏中秋對月詩云：「隔籬呼酒來烹芋。又恐鄰家索酒錢。不若與妻商榷定。閉門推出月還天。」題是中秋對月。因無酒而推月還天。真匪夷所思。

嘗聞科舉時代。有八秀才共同赴金陵應試。在客寓中聯句云。試罷文場筆陣收。(甲)客途不覺度春秋。(乙)星輝闥苑三千界。(丙)人醉金陵十二樓。(丁)竹葉酒添名士興。(戊)桂花香插少年頭。(己)今宵且與姮娥



約（庚）明日蟾宮任我遊（辛）蓋言爲心聲。覘幸運者謂此八句詩中句句有獲雋希望。而第六人尤爲金華殿中華貴語。榜發第二人中副車。餘皆掄魁。而桂花香插少年頭之少年已弁冕羣英矣。

藍蘭垞亦有中秋夜出闌詩。語雖不工。而亦非僮父所能做出者。亦錄之以備參考。詩曰：「中秋矮屋倍光輝。燈火紛紛夜出闌。傢具攜來雙槳盪。滿船明月送人歸。」

唐人中秋咏月。佳句多矣。如王建之「夜深盡教家人睡。直到天明不點燈。」何等豪爽。趙嘏之「一千里色中秋月。十萬軍聲半夜潮。」何等雄壯。元稹之「誰人喝得嫦娥下。引向堂前仔細看。」則興致不淺。季朴之「靈槎擬約同攜手。更待銀河澈底清。」則蘊蓄尤深。其他佳句。不勝枚舉。然皆不及杜牧一聯云：「此生此夜不長好。明月明年何處看。」二句含有十層意思。感慨淋漓。允推絕作。吾最喜誦之。

大東書局出版

名家小說

上海春秋

包天笑著

四元八角册

甲子絮譚

包天笑著

一元二角册

如此上海

略無涯著

一元六角册

荒唐夢

略無涯著

四元六角册

賸粉殘脂錄

海上說夢人著

一元六角册

政海

漱六山房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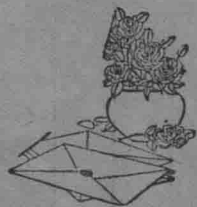
二元八角册

四大特色

佈局 || 緊湊熱鬧戛戛獨造
 描寫 || 如聞其聲如見其人
 事實 || 陸離光怪無所不有
 興味 || 濃厚活潑百讀不厭

備完以
 上六種
 足供一
 年消遣

• 折七書餘折六碼照夢唐荒 •
 • 費郵加另購函埠外 •



通
訊

張君實卿啓事

黃影呆君：

我時讀學生文藝叢刊，知道了先生也是一位同志，所以我拜服你的文字，就更加十二分的誠意了。

申報自由談，新聞報快活林時常也有一位黃影呆投稿，佳作甚多，不知就是先生呢？還是另一人呢？我一天到晚的懷疑著，因此不

通
訊

揣冒昧特地寫了這一封信寄給文藝叢刊社發表，請求閣下結一箇翰墨之緣，不知道可否垂允，我的地址是「泰興黃橋和豐錢莊內」專此敬祝

文安！ 社友張實卿十九，八，十四。

陳君以德啓事

茲徵求○○期文學週報壹冊，如願割愛者，當備相當書物，薄酬雅意，惟後至及破損者璧還。通訊處——安慶，省立高中。

陳以德九，二，一九三〇。

李君溶初啓事

諸同社均鑒：

敝人現欲徵集關於「李」姓之作品——如家譜，家乘，派別等。一切有關係之作品——諸同社如有此項稿件，能繕出寄我，不勝感激之至！備有薄酬，以答雅誼！

通訊處——常熟南門外南河日暉橋。

社員李溶初謹啓一九，八，一。



第十五屆詩鐘揭曉

甲等三人

1

瘦影憐卿常善病

高恆齋

鶻聲催我不如歸

2

瘦竹千竿搖影碧

蔡維濟

2

瘦竹數竿倚水綠

杜十一

鶻花萬朶映山紅

瘦影橫窗梅一樹

饒秉忠

3

瘦於秋菊應憐我

林怡鳳

鶻化春花易感人

4

鶻花晴映一山紅

張楫

以上各贈月痕二冊

乙等七人

5

鶻聲悽切月三更

顧逢濟

瘦影橫斜梅幾樹

6

瘦影橫窗梅得月

王庚奎

鵲聲在樹雨如煙

7

瘦同隱菊胸襟淡

淮山市隱

鵲為名花血淚多

以上各贈歐美名家小說集二冊

丙等六十人

1

瘦損楚腰憐弱質

周劍影

鵲啼蜀道繫愁思

2

瘦骨有誰能傲我

孫家驥

鵲啼無客不思家

3

瘦菊瘦梅高士影

王庚奎

鵲花鵲鳥美人魂

4

瘦影憐儂愁對鏡

伍嶽雲

鵲啼無客不思家

5

瘦影搖殘梅一樹

許竹溪

鵲聲啼徹月三更

6

瘦影自臨春水照

沈水淵(集句)

鵲聲啼與落花聽

7

瘦影斜欹梅一樹

郭蔭昌

鵲聲淒楚月三更

8

瘦梅乍放添詩興

盧縱嵐

鵲鳥頻啼動客愁

9

瘦比黃花何太苦

主月

鵲啼芳草不如歸

10

瘦骨難勝寒料峭

胡珍鐸

鵲花渾染淚斑斕

11

瘦骨峻嶒標勁節

張光復

鵲聲哀怨動鄉思

12

瘦竹數竿詩思澹

黃影齋

鵲花三月淚痕新

13

瘦腰弱比隄邊柳

高悔齋

鵲血染成山上花

14

瘦影分呈千个竹

王一芸

鵲魂化作滿山花

15

瘦比黃花人意淡

張楫

鵲啼綠樹客心驚

16

瘦燕肥環人體美

徐肖符

鵲啼花落客心驚

17

瘦影移時明月上

儲德慶

鵲聲咽住夕陽西

18

瘦影憐卿春恨渺

高之堯

鵲聲惹我夢魂驚

19

瘦菊籬邊秋九日

王志田

鵲花枝上月三更

20

瘦比黃花人影怯

高悔齋

鵲啼綠樹客心驚

21

瘦骨支離綠善病

謝紫峯

鵲聲淒楚渺愁予

22

瘦影臨窗梅數點
鵲聲破夢月三更

薛宗元

23

瘦腰翠舞章華柳
鵲血紅留益部花

王家穎

24

瘦羊落落持臣體
鵲鳥聲聲望帝歸

陶宗瀛

25

瘦憐飛燕呈殊態
鵲本冤禽賸恨聲

陶宗瀛

26

瘦損一分肌更美
鵲啼五夜輿偏長

丁爾強

27

瘦影低昂燈一盞
鵲聲斷續月三更

楊瘦梅

28

瘦肩高聳添吟思
鵲鳥長啼惹客愁

高鳴珂

29

瘦比黃花人意淡
鵲啼綠柳客思酸

謝紫峯

30

瘦損香肌人萬里
鵲啼春夜月三更

曹秀生

31

瘦骨敢同籬畔傲
鵲聲怕在客中聽

徐肖符

32

瘦態驕人唯健步
鵲聲勸我不如歸

徐肖符

33

瘦骨峻嶒高士態
鵲聲幽咽旅人情

魯榮祥

34

瘦比梅花高士骨

黃敦觀

鶻啼芳草美人心

鶻聲偏向客中聞

柳燕詒

35

瘦燕肥環均盡態

李聲遠

鶻啼花落總關情

鶻聲月色動悲思

胡珍鐸

36

瘦骨嶙峋堪傲世

鄧秉撰

鶻聲悽斷爲傷春

鶻聲愁向客中聽

曾穉耘

37

瘦影帶愁鏡裏見

許茂春

鶻聲和雨夢中聽

鶻訴風前字帝愁

錢阜虞

38

瘦石不殊名士骨

丁鴻斌

鶻花疑是美人魂

鶻啼夜月客愁深

吳念渠

39

瘦影自憐騷客相

丁鴻斌

鶻聲欲斷旅人魂

鶻鳴東洛相南人

張仲美

詩鐘揭曉

五

40

瘦骨自憐愁裏老

柳燕詒

41

瘦已肥人欽大度

胡珍鐸

42

瘦影怕臨池畔照

曾穉耘

43

瘦吟月下島仙句

錢阜虞

44

瘦比秋花人意淡

吳念渠

45

瘦愛西湖當北道

張仲美

鶻鳴東洛相南人

張仲美

46

瘦羊不計思甄字
鵲鳥長啼弔蜀王

汪本介

47

瘦影橫窗梅弄月
鵲聲到枕客思鄉

吳志千

48

瘦盡腰肢只自覺
鵲疑血淚有離憐

張仁忠

49

瘦竹萬竿當戶拂
鵲花三月向陽開

江錫祖

50

瘦竹叢中人影翠
鵲花枝上血痕紅

戴輔國

51

瘦影寫來梅數點
鵲聲聽到月三更

江琳

52

瘦腰一搦郎憎否
鵲血千行妾淚同

曾永漢

53

瘦骨未枯猶滿把
鵲聲雖老尙留春

儲德慶

54

瘦比黃花人易老
鵲啼芳草客思歸

楊童紆

55

瘦影愛從燈下寫
鵲聲怕向客中聽

孫剡溪

56

瘦比黃花人不俗
鵲啼綠柳客思歸

李在明

57

瘦竹數莖風作態
鵲花萬樹雨成粧

王志田

58

瘦摹北宋崇寧字

王孟材

鵬化西川杜宇魂

瘦竹瘦梅良好友

高翔

鵬花鵬月苦吟身

60

瘦同陶令菊

張湘楚

鵬是蜀王魂

以上各贈綠窗豔課一冊

詩鐘揭曉



七

十九世紀俄羅斯

文學家的傳略和著作思想

馮瘦菊編 俄國的文學，是他革命成功的原子，所以已引起全世界學者的研究，本書所輯，都十餘人，分作三箇時期，如黎明期內的普希金、顧谷兒，全盛期內海的珊、杜介納夫、陀思妥夫斯基、托爾斯泰，反動期內的柴霍甫、戈喀爾等等，各箇把他的小史和思想的焦點顯露出來，兼及俄國民衆的天性，俄國民衆的精神，俄國民衆的特質，俄國民衆的文字，都有相當的暗示，以供學者的研究。 一册 八角

托爾斯泰及其學說

郎擎霄編 要研究托氏高深的學理和思想，必先對托氏的思想的發軔點和小史有整箇的認識，編者沈浸於托氏學說中有年，信仰既深，認識自切，所以他敘述起來，比較格外有意味。本書分上下兩編：上編四章，把托氏的幼年時代、青年時代、壯年時代、老年時代的歷史，分敘清楚，等於托氏一部詳細而有系統的小傳。下編九章，羅列托氏一生學說，而加以詮釋，如人生哲學、政治概觀、經濟哲學等種種，發揮詳細。研究托氏思想學說者，當以此爲依歸。 一册 八角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